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地學雜誌

中華民國十八年第一期

本誌第十七年第一期

北平中國地學會出版

6505
11

中國地學會雜誌投稿簡章

（一）本雜誌歡迎投稿若有對於地理學人地關係論地理教授法歷史的地理遊記探險記旅行記海程記風土記等無論翻譯創作均所歡迎

（二）文言白話不拘惟須繕寫清楚照加新式標點符號能照本雜誌行格抄錄者更佳翻譯之稿請寄原文或原著人姓名題目篇頁出版時日以便核對

（三）本會對於來稿有拾刪去取之權如不願受他人修改者須預先聲明

（四）本會對於來稿酌給酬每千字自一元至十元不等不受酬者聽

（五）來稿揭載與否本會不能預先聲明不登者原稿恕不退還其必欲退還者請於寄稿時晉告並附相當郵投

（六）來稿請逕寄北平後門外後海北河沿十一號中國地學會編輯部收

（七）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本期目錄

一，同名異域之例……章鴻釗（一—一四）
二，片馬考（一續）……白眉初（一六—二八）
三，亞洲腹地之商路……田嘉績譯（二九—五二）
四，斯文赫定穿行亞洲述要（續）……聶崇岐（五三—六四）
五，蘇聯的領土和人口（續）……祁蘊璞譯（六五—八〇）
六，歐洲土地與人口之研究……陶稚郁（八一—九二）
七，地理學之意義與範圍……張雨峯（九三—一一〇）
八，龍門造像雜記……許同莘（一一一—一一八）
九，安東縣之經濟狀況……鄭林莊（一一九—一三六）
十，蘇萊曼東遊記（續）……劉復譯（一三七—一四二）
十一，亞洲腹部之地理及其在歷史上之影響（續）……孫守先譯（一四三—一五二）

同名異域之例

章鴻釗

水經注卷一云：六合之內，水澤之藏，所苞者廣。于中同名異域，稱謂相亂，亦不爲寡：至如東海方丈，亦有崑崙之稱；西洲銅柱，又有九府之治。攄是地名之轉輾相因者多矣。天工開物云：葱嶺所謂藍田，即葱嶺出玉別地名，而後世誤以爲西安之藍田也。是藍田有二矣。詳石雅上編第三卷藍田美玉左傳昭二十九年，蔡墨曰：少昊有四叔：曰重，曰修，曰該，曰熙，實能金木及火，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杜預注：窮桑地在魯北。案山海經海外西經：軒轅之國在此窮山之際。又曰：窮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軒轅之邱。史記周本紀正義正引作窮桑。又大荒西經：有軒轅之國，江山之南棲爲吉。郭璞曰：即窮山之際。然則江山窮山皆即窮桑。軒轅國又見海外西經大荒西經。軒轅黃帝傳亦云：帝休於冥伯之丘，崑崙之墟，遊華胥國，復往天誨國居之，因名軒轅國。則軒轅國實在西土，窮山在軒轅國北，亦必爲西方地名。杜注謂在魯北，蓋不知古有同名而異域者，故誤耳。水經注：黃帝生於天水，在上邽城東七十里軒轅谷。是軒轅谷與軒轅國亦同名異域之例也。不惟此也，華胥亦疑本西土。竹書統箋云：太昊之母居於華胥之渚。又云：太昊都宛丘。宛丘當即華胥，或華渚之音轉。爾雅釋丘：宛中宛丘。釋名：中央下曰宛丘。詩宛丘傳：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又爾雅釋水：小洲曰渚。廣雅：渚處也。韋昭齊語注：水中可居者曰渚。亦胄低窪地也。是宛丘華渚義亦相近。乃或謂

爾雅「陝有宛丘」即是；又或謂華胥在陝西藍田縣，豈其然乎？（詳三靈解附錄）其餘類此者文獻實繁，雖源流已遠，考證末由，徵諸近例，其道若可通焉。前漢書霍去病傳（卷五十五）：上曰票騎將軍涉鈞耆，濟居延，遂臻小月氏，攻祁連山，揚武乎鱳得。鄭氏曰：鱳音鹿，張掖縣也。師古曰：鄭說非也，此鱳得匈奴中地名，而張掖縣轉取其名耳。然則西安之藍田，晉北之甯桑，以及軒轅谷華胥之類，非猶此例也乎？大抵中國民族其始必導源於西土，此證諸記載，徵諸出土古物，均見其然（詳三靈解附錄漢族起源近說及石雅附錄中國石器考）；更考諸同名異域之例，尤多與西域同名，亦明驗也。隋書食貨志（卷二十四）稱：晉自中原喪亂，元帝寓居江左；百姓之自拔南奔者，並謂之僑人，皆取舊壤之名僑立郡縣。然則後世中國內地且猶然矣。

中國地誌可信者實少；遠者無論矣，即甚近者錯亂亦殊甚。今錄示沈括夢溪筆談（卷四）二則，其餘可以思過半矣。

海州東海縣西北有二古墓，圖志謂之黃兒墓，有一石碑已漫滅不可讀，莫知黃兒者何人。石延年通判海州，因行縣見之，曰：漢二疏東海人，此必其墓也，遂謂之二疏墓，刻碑於其旁。後人又收拾圖經。予按疏廣東海蘭陵人，蘭陵今屬沂州承縣。今東海縣乃漢之贛榆，自屬琅琊郡，非古之東海也。今承縣東四十里自有疏廣墓，其東又二里有疏受墓。延年不訪地誌，但見今謂之東海縣，遂以二疏名之，極爲乖誤。大凡地名如此者最多

，無足紀者。此予初仕爲沭陽主簿日，始見圖經中增此事，後世不知，往往以爲實錄；浸誌於此，以見天下地書皆不可堅信。

天下地名，錯亂乖謬，率難爲信：如楚章華臺，亳州城父縣陳州商水縣荊州江陵長林監利縣皆有之；乾溪亦有數處。據左傳：楚靈王七年成章華之臺，與諸侯落之。杜預注：章華臺在華容城中。華容即今之監利縣，非岳州之華容也；至今有章華故臺在縣郭中，與杜預之說相符。亳州城父縣有乾溪，其側亦有章華臺；故臺基下往往得人骨，云楚靈王戰死於此。商水縣章華之側亦有乾溪。薛綜注張衡東京賦引左氏傳，乃云：楚子成章華之臺於乾溪。皆誤說也。左傳實無此文；章華與乾溪元非一處。

其類此者，永經地誌，往往能詳，不遑枚舉。矧在古昔，華洛嗣桑，淵源實遠，後之人數典忘祖，亦固其宜；乃中土亦有是稱者，其非藍田鰈得之類，亦即疏墓章臺之倫耳，曷足怪哉！

茲復舉同名異域之一例，而爲昔人所未經措意者；美國路島邪爾氏（Berthold Laufer）實初發之。試爲之原其所始，考其所歸，其得失亦略可見焉（詳拙著洛氏中國伊蘭卷金石證一至十九）。

洛島邪爾氏中國伊蘭卷（Sino-Iranica PP. 363-475）略云：中國人所稱波斯，除伊蘭波斯（Iranian Po-Su）外，尚有一同名之國，其地當在南洋，且屬馬來族系中。此二波斯國

中國人淆亂已久，稽諸載籍，亦罕有明說，歐洲人之精通中國文者，亦鮮不誤以爲即西域波斯也。

樊綽蠻書(約西歷紀元後八六年)云：驃國在永昌城南七十五日程，與波斯及婆羅門鄰接，西舍利城二十日程。此明唐人所知之波斯，正界緬甸，在亞洲陸上。

蠻書又云：大銀孔南有婆羅門波斯闍婆勃泥崑崙數種，外通交易之處多諸珍寶。此馬來波斯(Malayan Po-Se)明與伊蘭波斯有別。太平御覽(卷九八一)引南夷志文，亦與蠻書同。明此五族之貿易市場，正在南詔國(今雲南)也。

日本高楠氏(J. Takakusu)錄唐僧鑑眞(僧於西元七四二年從揚州航海赴日本於七四八年遊經廣東)遊記云：廣東珠江有婆羅門波斯及崑崙人之舶無數(Premier Congres International des Etudes d-Extreme-Orient. P. 58 (Hanoi 1903) of G. Ferrand, Textes relatifs a l'Externo Oriont Vol. II-P. 638)。此文亦與蠻書略同。由是知第八世紀初馬來波斯之操航海業者嘗往來廣東與中國人貿易焉。

馬來波斯唐以前或已知之。宋洪芻香譜引廣志(西元五二七以前)云：乳香即南海波斯國松樹脂。此明非伊蘭波斯也，且伊蘭波斯亦非出乳香者(隋書云波斯出薰陸意言香乃輸入品一種)。

第八世紀李珣海藥本草引廣志云：乳頭香生南海，是波斯松樹脂也。紫赤如櫻桃，透明者爲上(見本草綱目卷三十四)。文與洪氏香譜所引小異。寇宗奭本草衍義云：薰陸南印度阿吒釐國

出之，南番者更佳，卽乳香也。此以馬來波斯當南番。陳承本草別說云：乳香西出天竺，南出波斯等國，西者色黃白，南者色紫赤。此明南波斯出一種乳香，如廣志所云然也。

又本草綱目卷三十五柯樹下引廣志云：生廣南山谷，波斯家用木爲船舫者也。此亦指馬來波斯。廣志殆晉時作。是時中國尚未知伊蘭波斯，波斯之名於西元四六一年始見中國載籍，蓋波斯於是年始遣使至魏廷焉（參考 Deveria in Centenaire de l'Ecole Langues Orientales, P. 306）。波斯與中國交通常取道中亞細亞，若馬來波斯則不然，或由陸從雲南入中國，亦或由海至廣東。

宋周去非嶺外代答西元一一七八年二云：西南海上波斯國其人肌理甚黑，鬢髮皆拳，兩手鈐以金串，縈身以金花布。無城郭。其王早朝，以虎皮蒙杌，盤足坐，羣下禮拜。出則乘軟兜，或騎象，從者百餘人執劍呵護。食餅肉飯，盛以磁器，掬而啖之。宋人雖不明言波斯所在，然固當爲馬來種族，抑或爲尼格利脫種族（Negrito）也。

有明一代，史地記錄似均未及馬來波斯，然口碑傳說猶略聞之。如本草綱目卷三十一阿勃勒下，李時珍曰：此卽波斯皂莢，波斯西南夷國名也。

又酉陽雜俎卷十六云：波斯謂牙爲白暗，犀爲黑暗。此亦非波斯語，但甚爲馬來語，因馬

來與其近處方言，語白每與白暗音近，語黑又與黑暗音近也。取證語學，雖嫌疏略，但較與馬來語近似，又似與麻六甲人語有若何淵源者。

吉利尼氏 (G. E. Gerini Researches on Ptolemy's Geography of Eastern Asia, P. 682) 疑此所謂波斯，或即拉姆培西 (Lambesi 拉姆 Lam 即村落之意)，即培西 (Besi) 或拔西 (Basi)，此乃蘇門答剌西海岸一小國，與亞格 (Acheh) 鄰接者。竊謂不然，蓋從語言證之，中國波字不當爲重脣音，乃輕脣音也。

坪谷熊三氏 (Tsuboi Kumazo) 謂波斯似即吧西 (Pasi) 吧塞 (Pasei) 吧柴伊 (Pasay) 吧玆 (Pazze) 或吧塞姆 (Pacem) 之音轉 (Actes du Douzieme Congres des Orientalistes, Rome 1899, Vol. II, P. 92)。此乃北蘇門答剌一商港，昔馬哥孛羅氏 (Marco Polo) 稱爲拔斯瑪 (Basma) 者 (參考 Yule, Marco Polo Vol. II, PP. 284-288)。

婆拉格屯氏 (C. O. Blagden 見 Journal Royal As Soc. 1913, P. 198) 嘗言，或以波斯當東北蘇門答剌之包斯 (Poso 或 Pansas)，然不能證明西元一一七八年已有此地名云。即令有之，似仍不足以當波斯，蓋考之記載，中國人知有波斯，在第七世紀至第九世紀即唐時已然，或前乎唐而已知之。蠻書所紀波斯地望似最可據，後人似當本此以求之。宋時馬來波斯或已由木齊徙居近海他島；然遽以歸諸是時蘇門答剌之殖民地，似尚宜有說以詳之

耳。

洛氏考諸漢籍，知於西域波斯外，尚有一波斯國屬於馬來統系者。惟其地位尚未詳；而中國果於何時始知馬來波斯乎？洛氏所見似猶有所未盡也。洛氏謂蠻書廣志鑑眞遊記及酉陽雜俎等文皆指馬來波斯，疑未盡然。蓋在晉時代正當波斯薩山朝全盛之日，卽聘問偶闕，不應朝野絕無所聞。至唐則延使往來，史不絕書，龍朔初遣使者到西域分置州縣，以疾陵城為波斯都督府；乾元中波斯又從大食襲廣州，焚倉庫廬舍，均詳新舊唐書波斯傳。大唐西域記卷十一謂之波剌斯國，並詳其道里物產風俗宗教。是唐人宜無不知波斯之在西域者，蠻書等所載皆應指此。惟嶺外代答所稱，似舍馬來波斯莫屬，則中國之記載馬來波斯，當始於宋，而非始於唐以前也。以下試稍稍申論之。

唐驃國卽今緬甸。蠻書乃云：驃在永昌城七十五日程。又云：驃國疑東天竺。是樊氏實未洞悉驃國所在地也。唐書稱驃國古未嘗通中國，貞元八年（西元七九二年）乃遣其弟悉利移因南詔重譯來朝。則驃通中國僅先樊氏著書六七十年，故作者未能道其詳耳。樊氏既疑驃為東天竺，而婆羅門六天竺之屬，天竺又鄰波斯（唐書天竺國傳云西天竺罽賓波斯接），則謂驃國與波斯及婆羅門鄰接者，固不得謂非伊蘭波斯也。唐書驃國傳亦云：與波斯婆羅門接。是直截取蠻書語耳；固不得謂唐書之波斯亦為馬來波斯也。鑑眞遊記謂廣東珠江有婆羅門波斯等估舶無數，亦疑為波斯人

之商販於南海中者。新唐書卷二二一下，傳言波斯從大食襲廣州矣；新書驃國傳云：北有市，諸國海舶所湊。此中寧獨無波斯估舶者，又安見其必爲馬來波斯乎。

洪芻香譜與李珣海藥本草俱引廣志，其文稍異。海藥在香譜以前，若海藥爲正，其意當云南海出一種波斯松樹脂，未必謂南海別有一波斯國也。卽曰不然，當時所謂南海，僅別於西海而言；西海卽今地中海，顧氏日知錄卷二十二考之最詳（參看海國圖志卷三十方輿紀要卷六十五）。則凡地中海東南諸海洋昔皆得以南海名之也。宋史天竺國傳云：自南印度南行六月程得南海。此固以印度洋當南海矣。又晉譙國南方草木狀（見漢魏叢書）云：薰陸出大秦國。在海邊有大樹，枝葉如古松，生於沙中，盛夏膠流出沙土方採。

嘉祐本草引南方異物志亦同。（見本草綱目卷三十四）大秦大食均鄰接波斯，且大秦尤在波斯西北，（唐書波斯傳云北鄰拂菻也大唐西域記卷十一云波斯西北接拂懍國拂懍即拂菻亦即大秦）而其產物乃入南方草木狀與南方異物志，愈知所謂南海波斯國猶是伊蘭波斯也。本草衍義與本草別說蓋誤會南海二字之本義而訛其。洛氏所見殆亦猶此。

酉陽雜俎云：波斯謂牙爲白暗，犀爲黑暗。洛氏謂與馬來語白若黑音近，故疑亦指馬來波斯。此尤難信。酉陽雜俎原文如左：

或云：犀角通者是其病。然其理有倒插正插腰鼓插：倒者一半已下通，正者一半已上通，

，腰鼓者中斷不通；故波斯謂牙爲白暗，犀爲黑暗。」此明白暗黑暗二義，乃承上文而申言之，蓋示意，非表音也。本草綱目（卷五十一下）引開寶本草，文與此類而意尤顯，試述之：

或云：犀之通天者乃其病。角文有倒插者一半已下通，有正插者一半以上通，有腰鼓者中斷不通，其類極多；故波斯呼象牙爲白暗，犀角爲黑暗，言難識也。

據此白黑言色，暗言其難明也，與單言白黑自別。宋史（卷四八九）云：闍婆國謂牙爲家囉，謂犀爲低密。闍婆亦在南海中，近人謂即爪哇（參考明史卷三二三及清陳士芑海國輿地釋名卷八）；乃其方言與酉陽雜俎所載波斯語顯異，則知欲以古代方言辨別種族，亦良難耳。

然則唐以前波斯之見於記載者，殆皆指伊蘭波斯，而非指馬來波斯也。其屬於馬來統系而亦稱波斯者，考之當自宋始。嶺外代答雖未詳波斯之所在，然玩其文，非指伊蘭波斯甚明。唐書波斯傳云：其王居有二城，復有大城十餘，猶中國之離宮。而此云「無城郭」，則非伊蘭波斯矣。且曰「其人肌理甚黑，鬢髮皆拳；」伊蘭波斯無此也。曰「食餅肉飯，盛以磁器，掬而啖之，」伊蘭波斯亦無此也。洛氏所謂馬來波斯者，惟此文最顯。然則其地今果安在？不可不進而詳焉。

馬來波斯或稱波斯蘭，宋史眞臘傳云：東南接波斯蘭，西南與登流眉爲鄰。此云波斯蘭

，正猶嶺外代答之言波斯也。眞臘卽今東蒲寨地，然則波斯蘭在東蒲寨東南矣。新唐書眞臘傳云：南瀕海。宋史云：東際海。然則眞臘與波斯蘭之間，必有海以介之矣。

唐書卷一九七眞臘傳云：水眞臘國東至奔陀浪洲，西至墮羅鉢底國。據此，則宋史之波斯蘭，當卽唐書之奔陀浪州也（太平寰宇記卷一七七眞臘國下作奔拖浪洲亦同）。蓋文既略同而音尤近，雖一言東，一言東南，方向略殊，蓋宋史以晚出而加詳耳。然則地果安在？殆卽今稱昆甸者也。昆甸在婆羅洲，一名奔的亞那，一作木地亞納（Pantianak），（見海國輿地釋名卷八）音與波斯蘭或奔陀浪均甚近。昔或其地最著稱，故以此名洲。其地正當眞臘東南，與宋史所載尤合。且那音（Nak）易轉浪若蘭，南人尤如此。今閩人蘭與南音近，浪與鍰音同，稍轉卽爲那音，是其明證。又如般鳥（Borneo）譯婆羅洲，彼南（Penang）譯檳榔嶼，一曰碧瀾，（見海國輿地釋名卷八）印度麻尼亞一作麻爾哇（見魏源海國圖志卷十九注），皆其例。不惟南方爲然，卽北方昔亦有之。水經注卷十四濡水下云：又東北注難河，濡難聲相近，狄俗語訛耳。何焯曰：濡乃官反，後訛爲灤，今曰灤河。從難濡轉灤，正猶從那轉浪或蘭也。（楊炳南海錄云崑甸國在吧薩東南又陳士芑海國輿地釋名婆羅洲下云吧薩一名八三一名南吧哇據是昆甸西北接吧薩吧薩亦在婆羅洲與波斯音尤近但與柳波扮蘭者或猶有別）

又隋書卷八二眞臘傳云：南車渠國，西有珠江國。新唐書南蠻傳云：眞臘東距車渠，西屬驃。車渠疑亦屬今婆羅洲，非以地產車渠得名歟？太平寰宇記卷一六七云：婆利國在林邑東南海中洲上，海中出文螺紫貝。婆利卽今婆羅洲，文螺紫貝亦車渠屬耳。又明史云：婆羅厥貢瑪

瑙車渠等。則婆羅洲正產車渠矣。又唐書南蠻傳云：婆利國其人皆黑色，男子皆拳髮，被古貝布橫幅以繞腰。則正與嶺外代答言「波斯人肌理甚黑，鬢髮皆拳，綬身以靑花布」同矣。明史卷三二三云：文郎馬神酋出乘象，繡女執衣服刀劍以從；男女用五色布纏頭，下體圍以幔；初用蕉葉爲食器，後與華人市，漸用磁器。文郎馬神今亦單稱馬神（Banjormassin），在婆羅洲南海岸。明史所載，又與嶺外代答言「王出乘象從者執劒呵護食餅肉飯盛以磁器」等語適合。故知嶺外代答所稱之波斯，卽宋史稱眞臘東南之波斯蘭，亦卽唐書之奔陀浪州。今婆羅洲之昆甸是也。

抑宋史又有所謂波斯者，意卽指大食也。宋史天竺傳云：太平興國七年，益州僧先遣至自天竺，以其王沒徙曩表來上。上令天竺僧施護譯之。施護者烏塡曩國人。其國屬北印度，西行十二日至乾陀羅國，又西行二十二日至曩哦羅國，又西行十日至嵐婆國，又西行十二日至誐惹曩國，又西行至波斯國。此云波斯國，乃遠在北印度西，則非眞臘東南之波斯蘭矣。本傳又云：雍熙中有波羅門僧永世與波斯外道阿里煙同至京師。阿里煙自云本國王號黑衣，名哩沒。其國東行經六日至婆羅門。據此，婆羅門遠在波斯國東，亦非眞臘傳之波斯蘭矣。宋史大食國傳云：本波斯之別種。其王盆泥末換之前，謂之白衣大食，阿蒲羅拔之後，謂之黑衣大食。又新唐書卷二二一下波斯傳云：波斯滅，波斯東大將不肯臣大食，後爲黑衣大食所滅

。然則阿里煙自云本國王號黑衣者，乃指大食言矣。蓋波斯與大食皆人視爲同種之國；且是時波斯既臣屬大食，故宋史無傳，僅於他傳偶存其名耳。

又洛陽伽藍記卷五載北魏僧惠生使西域記云：神龜二年十一月入波斯國境，土甚狹。七日行過，人居山谷，雪光耀目。十一月中旬入賖彌國，漸出葱嶺。魏源海國圖志卷二十九引此云：此波斯在葱嶺中，非魏書西海上之波斯，亦非佛經之波斯匿王國也。然則魏氏視波斯又有三也。考晉法顯佛國記云：憍薩羅國舍衛城，即波斯匿王所治城也。則波斯匿王乃憍薩羅國王名，非國名也。又魏書波斯傳云：其王姓波名斯。新唐書波斯傳乃云：其先波斯匿王大月氐別裔，王因以姓，又爲國號。是則西域之波斯國，正因波斯匿王而得名也。至云葱嶺中又有波斯國，乃他書所未見。波斯正於魏神龜中通中國者魏書卷一〇二波斯傳，豈入其國者反不知所以辨別乎。意是時波斯正强盛，其版輿或包有大月氏，東乃達於葱嶺。惠生云，「入波斯國境土甚狹，」固知其爲波斯邊境也。然則三者亦祇時代有先後，疆域有廣狹耳，魏氏之論，似或失之。

要之，唐以前漢籍所見者，皆當爲伊蘭波斯；而唐知之尤審，故必無更加馬來種族以波斯之名者，殆可斷言也。至宋而波斯薩山朝失國已久，然以其文物昌盛，加以餘威所積，未易磨滅，故史傳亦時復偶著其名，而其國則幷以大食當之。其在南洋又有波斯蘭之稱，又或

簡稱曰波斯，如嶺外代答是也；或亦改稱波斯離，如島夷誌略是也。（波斯離明為波斯蘭之音譯，然島夷誌略波斯離下敍其風俗物產均略與伊蘭波斯同；沈曾植氏廣證亦云即波斯蘭，蓋元人因名而誤其實耳。）凡此乃由重譯偶合而致訛，蓋亦同名異域之異例也。爰為之考證異同，著其始末於此。

地理雜誌

第二卷第一期

紐約美國地理學會概況……黃國璋
實業計畫之起點……張其昀
山東問題與民族前途……張其昀
雞籠山觀象台故址與建氣象台記……胡煥庸
鍾山地質與南京市井水供給之關係……謝家榮
新六省之成立與河北省之改名……桑　鎬
汕頭廈門遊記……陳訓慈譯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之地理……韋潤珊
書報介紹　地學家小傳　地學消息

南京國立中央大學地學系出版

白眉初各種著圖書一覽表

書名	價目	備考
民國地誌總論之部	一厚册五元	人文地文記載詳盡
京直綏察熱誌	二元五角	凡地文人文教育實業水利路政財政社會狀
滿洲三省誌	三元	况沿革古蹟無不備具
魯豫晉誌	三元四角	
秦隴羌蜀誌	四元	
鄂湘贛誌	五元	
地文之部	四元	專述中國地文
中國人文地理	三元	專述中國人文
寫眞中國地理教本	八元	言簡意賅爲初中最良教本
地理哲學	一元二角	闡發地理奧蘊極有趣味
國都問題	二十枚	闡述南北兩都痛切淋漓
今日之琿春	一角	痛述民九日本佔琿春之慘案
燕趙水利論	角一	說明河北水利幾極詳盡
蒙古詳圖	一元	內外蒙古一覽
中華民國省區全圖	一册二元二角	爲學地理者必備之品
國恥地圖	一幅四角	係全國圖上插入國恥一舉兩得
國民明恥中華民國快覽圖	即日出版	依國誌之大成
建國方略地圖	計畫中	
中國分省教授掛圖	計畫中	

總發行所　北平宣內南閣市口回回營三號電話西局一三一五七

片馬考（續）

白眉初

第四章 片馬未經國際正式劃定之解釋

自光緒二十年滇緬劃界以來，中英兩國對於片馬始終未有國界上雙方承認之確定標準。雖在光緒三十一年時，有石鴻韶與英領事烈敦會同勘界事，然旋經全國反對，政府斥駁，予石以褫職處分。是石鴻韶所勘之界，後縱然中英兩方面各曾有數次發表片馬界劃，或英人乘我內亂，實行佔領，我祇宜視為未曾經過國際完備手續，不足以稱為確定有效之國界。然則英人强佔片馬，實為非法行為，而毫無固定之根據者也。茲一一分述歷次擬定之國界而駁斥者：

第一節 關於中國方面者

（一）前指小江界

（甲）由來 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四日，英兵侵入我片馬境內，燒燬我派賴茨竹等寨，土守備左孝臣及土民百四十名並死焉。總理衙門聞訊，照詰英使云：「茨竹各寨，係中國世襲土弁管理之地，應以滇緬交界處之小江為界，英兵不得過界燒殺。請飭仍守小江之邊為界。」

（乙）界線 自尖高山東行北折，過歪頭山之東，經之非河上流，更過高良工山之東，走九

角塘河河源之西，遂循小江幹流而北，抵於小江入恩梅開江之上而止。

（丙）失地　失去小江下流以西之地。

（丁）無效　此為一種聲明之文，迥異通過合法手續而確切劃定之國界。

（二）石鴻韶誤勘之界

（甲）由來　光緒二十九年冬，英使照會外務部，請由騰越就近派員勘界。外務部當即電達雲南督撫，派員會勘。越一年正月，知府石鴻韶遂以署迤西道奉委，會同英國所派之領事烈敦往勘，至四月竣事。

（乙）界線　從尖高山起，由磨石河頭直上歪頭山，過之非河，經高良工山，至九角塘河往小江之處，遂溯小江東北行，至其發源處之板廠山為止。

（丙）失地　失去小江上流下流及高良工山以西之地。

（丁）無效　石道勘界既畢，經外務部飛函駁斥，並褫奪其迤西道職；而石亦自行聲明：此界係勘而未畫。且烈敦亦有照會云：「請於勘界圖中聲明：雖經畫印，不過明此圖之眞為實不能為議定之據。」

（戊）附誌　石道勘界之種種事迹：

（子）石道勘界前英使照會所稱之界　外務部於光緒二十八年八月致滇督電云：「准英

使照稱：「請以小江即恩買卡河以東之分水嶺作爲定界。」又二十九年十二月致滇督電云：「英使照稱：近三年來，英員查明天然界線係自東流入恩買卡河即小江諸江之分水嶺。」曰「恩買卡河以東」，曰「自東流入恩買卡河」，可見此嶺之西爲恩買卡河即恩梅開江，而恩梅開江以東最近之嶺，北爲他戛甲大山，南爲扒拉大山，山勢綿亙，適在小江恩梅開江之間他戛甲大山諸處，又即小江與恩梅開江合流處。循此自北而南至尖高山，其爲天然界線，毫無疑義。

（丑）石道勘界之實行

光緒三十年九月，外務部准英使照會，請派員會勘北界，由華境前往分水嶺。當即電達滇督，委署迤西道石鴻韶與英國駐騰越領事烈敦前往會勘，並飭查明分水嶺應以何處爲準。旋據石道三十一年二月與英領事烈敦等從尖高山即野人山之馬弄坪起，向北勘查，越高黎共雪山，直抵麗江府應管地界，爲滇緬界諸處。

（寅）烈敦欲租大啞口以外村寨之談片

石道與烈敦勘界，由狼牙山迤北將至大啞口，烈敦欲按恩梅開江即恩買卡河河流分水，以大啞口爲界。石謂大啞口在小江以內，前至小江尚有一百六七十里。其中茨竹派賴等寨，係明光楊左兩撫夷舊治，有道光年間承襲土把總左大雄等兵部札符可憑，該撫夷等因兵亂遷住漢地，各夷寨仍受其撫馭，聲氣相通，牛酒犒賞不絕。惟小江外之夷寨相距太遠，夷性頑梗，往來較疏，查核情形，應以

小江爲界。烈敦飾詞支吾，仍欲由高黎貢山順分水嶺而下，過大啞口河流分水爲界。石則按土司治理，執定以小江爲界。烈敦旋請英政府願仿照前租猛卯三角地成案，所有大啞口以外村寨地方，每年擬出緬洋一千五百元，作爲永租。是已默認爲中國屬地。我正可趁此力駁，使之無辭可遁。計大啞口外共有十八寨，其地甚廣，豈可輕棄，且既認租，則茨竹派賴燒殺一百四十命之案，明是入我國界，正可提議，使之不得諉卸，何以絕不論辨而反照會？是不得不謂石道失策矣。

（卯）烈敦變議以大分水嶺爲界　甲項所述係英人原擬以恩買卡江與小江間之扒拉大山爲界。乃烈敦變議，擬以龍川與恩買卡河之分水嶺爲界。於會印圖中高黎貢山脈旁註明「卽潞江與金沙江之分水嶺」字樣，凡永昌大理以北諸土司地，因此損失殆半。而烈敦意猶未足，更願由明光河頭直上高黎貢山，循山嶺北往西藏，凡水歸龍潞二江者概歸滇，凡水歸金沙江者概歸緬。石道以爲大啞口在小江以南，至小江尙有一百六七十里之遙，若照此劃分，則片馬，崗房，魚硐，茨竹，派賴各寨均歸緬有。因列舉某某土弁應管至某某寨，並調驗明光禓左兩撫夷於清道光年間承襲之兵部劄符以爲證據，抱定世守管理之地爲宗旨，力與辯爭。烈敦僅允願由緬政府出印洋四千元交與華官轉發各土弁，以爲補償。

（辰）石道自行承認小江以外諸地久在化外　小江外如噠戛等寨係騰越屬之茨竹大塘土司所轄；範榜係保山屬之登梗土司所轄：確鑿可據。乃石道與英領照會，承認以上諸地久在化外，實爲咨嗜。又猓速之地，甚爲遼闊，一名猓宋，又稱猓猓。大理府志謂：我昌散處於猓宋曹澗赶馬撒之間。道光十八年准兵部議：以赶馬撒曹澗等寨歸雲龍州管轄。則猓速乃大理府屬境。若如石道所勘至板廠山爲界，則不特噠戛等一十八寨拚諸化外，且將猓速一帶地方，亦概棄之不問矣。

（巳）石道承認英人辦過案件之地　茅貢等寨原係滇灘土司所轄，本中國舊有之地。英兵不過曾經至此，並强收門戶稅而已，並非已佔爲地而中國有允認之明文也。乃石道照會英領，謂：「早經貴國辦過案件，不復管理。」絕不置辨。果如所言，則將外人曾到過何省何地或用强權暫取利益，我中國即舉以讓之，概不過問，有是理乎！使此地將來萬難爭回，亦應力辯，存此一說，以爲預步；而顧先自認定，棄之不問，是殊令人不解也！

（午）石道對外之謙卑遜順　查石道之照會英領事，於其欲以大啞口外作租地也，則曰：貴國輯睦邦交，故此利商。既有成案可援，自能妥商辦法。於其議租一千五百元也，則曰：租價已屬從豐。於其酬給撫夷四千元也，則曰：可謂體恤人情，無微不至。有此盛

情，必爲代答。至其於小江外各寨，則曰：業經聲明，久在化外。於滇灘屬各寨，則曰：久經貴國辦過案件，不復管理。又曰：其小江與分水嶺兩處界線，貴領事指陳一切情形，甚爲明晰。自係爲顧全滇緬利益，永享安靜起見。容即查照函示轉詳辦理。觀其照會，祇有永順之詞，絕少辦難之處。以是種人而辦理是種交涉，又安怪其失敗哉！

（二）滇督飭洋務局所擬之界（沿稱浪速外務部原案界）

（甲）由來　外務部對於石道勘界之謬誤，除嚴加駁斥外，復「詳查地勢，開其節略，咨行到滇。謂此段界務，原係騰越廳與野人山交界，恩買卡河即爲交界之處。又詳敘野人山北爲球夷地，再北爲怒夷地，再北爲吐番蒙番地，始接西藏，均爲大理麗江兩府西邊之地；緬貢中朝，載明圖志。此次勘劃，應循恩買卡河至小江西恩買卡河東之分水嶺扒拉大山爲止。以野人山橫亙其間，使不北通西藏，用意甚善。復由滇督飭洋務局酌擬一公平之綫，以示格外退讓，並繪具五色綫圖，附以節略，請由部磋商，以期就範。」

（乙）界線　滇督飭洋務局所擬之界，即從尖高山起，過狠牙山，渡之非河，沿高良工山、登扒拉大山嶺脊，直至小江流入恩梅開江之處爲止。

（丙）失地　較之下條外部與英使所指分水嶺界已失去高良工山以西，恩梅開江以東之黃鐵黑章數百戶。

〔丁〕無效　英使堅持烈敦私定之高黎貢山爲界，雖迭請派員重勘，亦不允許。

（四）外務部原案擬界

〔甲〕由來　光緒二十八年八月，外務部致滇督電：「英使照稱：近三年來，英員查明天然界線，係自東流入恩買卡河卽小江諸江之分水嶺。」此照會所言已於第二條戊項附錄子款說明，無庸另爲解釋。是乃根據英人原議所訂者。

〔乙〕界線　自尖高山起至石峨獨木二河之間，循恩買卡河至小江西恩買卡河以東之分水嶺爲界。

〔丙〕失地　按中國應以甌脫地之野人山而言，此以扒拉大山爲界，卽失去扒拉大山以西之野人山也。

〔丁〕無效　上條滇督飭洋務局所擬之界，卽係根據此界而退讓者，且歸無效，此不待言。

（五）雲南省會議決邊界

〔甲〕由來　外部主持以扒拉大山分水嶺爲界，雲南省會反對之。謂光緒十八年英外務部曾照覆我薛大臣，有緬甸曾經管理江東之地，直至恩梅開江及邁立開江匯流之處等語；是無佐證，本不足憑。……其說以兩江合流處爲緬甸北端之止境，此外既非緬地，亦不應

隸之緬界。此理甚明。故滇緬已定界，綫斷自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之尖高山，其緯度適距恩梅開邁立開兩江匯流處不遠。當時定約，實有斟酌。故他日定界，應由尖高山起，經獨木石峨二河之間西行，渡恩梅開江，與英人議分兩江中間甌脫地，期不失力爭上游之宗旨。

（乙）界線　　應自尖高山向西行，於石峨獨木二河之間，遂渡恩梅開江而西，即於恩梅開邁立開兩江之間，劃一縱線爲界。

（丙）失地　　尖以西之野人山地

（丁）無效　　自不待言

（六）　本文纂者之意見

按：英外務部謂緬甸曾經管理江東之地，係恩梅開邁立開兩江會口之南，即大金沙江以東，直至梅恩開江及邁立開江匯流之處等語：毫無佐證，自不足憑。考兩江會口之處在密支那府與流拱之間，緬甸轄境，本未至此。但格外遷就，姑謂至此，則密支那府以北，恩梅開邁立開兩江幹流經行之境，絕非緬境，可得斷言。既非緬境，則應收爲國境。

今通行地圖，皆於尖高山以北至西康邊界，注以「未定之界」字樣。假如此處欲定國界，將自定乎？抑與英人定乎？如欲與英人定，無奈恩邁兩江會口以北，絕非滇境，將何從

而與英人定乎？既無從與英人定界，唯自定之可耳。自定之將奚從？曰：劃密支那府以北之野人山地而有之，其界線應自密支那府向東劃一線達尖高山，向西自恩梅開邁立開二江會口之南劃一線至拱孟，更西北走，順邁立開江與雅魯藏布江間之分水嶺而北走，直抵西康之界。是種界劃，義極允當，其理由已述於前。照此界線，係將向不屬緬之野人山圈入界內。既不屬緬，自不屬英，當光緒二十年中英勘劃滇界之先，姚之棟調查至此，野人山民上書陳情，有：「本係漢民，應隸漢土」等語。是其地本為中國領土也。果克恢復，庶無失地之憾矣。

第二節　關於外國方面者

（一）第一期之侵略——含糊以高黎貢山為界

（甲）年月對照　英人揭櫫此界之時在光緒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之間；我總理衙門應付英人，仍指小江為界，

（乙）事實經過

（子）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初十日，英使照會總署文末段云：「上年十二月間有華官帶兵二百名進入恩買卡河北境內，請轉飭該處地方官於恩買卡河與恩江中間之分水嶺（即高黎貢山）西境不得有干預地方官治理之舉。」

按：英使照會文中，一則曰「地方官」，再則曰「地方官」——請者須知此非英人所設之地方官，蓋即我國之地方官也。中國之地方官守中國地方，與英人何涉？乃英人則「請轉飭」，又云「不得干預」，非强在中國領土行使職權而何！

(丑) 同年十月十二日，英使復致函總署，再申明前照會所言，問曾否轉咨滇督。總署覆稱已於六月間據情咨行滇督。

按：英人令我總署轉咨滇督，我總署便云已據情咨行滇督，可謂全無心肝。但總署是否咨滇，滇督是否奉行，仍屬無從索解。並非英人含糊，實係我國人含糊。

(寅) 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四日，英兵燒我茨竹派賴各寨，殺我土守備左孝臣，士兵百四十名。我總署照詰英使，謂茨竹各寨係中國世襲土弁管轄之地；因指定滇緬應以小江為界。英使照覆引二十四年兩次文函，以分水嶺為界。並謂當時若辯駁不允，自無難另定界線。因當時既無異議，是以印度政府視此分水嶺為中國已經允定之界云云。

(丙) 界線　明白宣示以怒江恩買卡河中間之分水嶺為界，非高黎貢山而何？

(丁) 侵佔　係欲侵佔我小江全域之地。

(戊) 無效　並未按照勘界手續，實行分劃含糊照會，當然無效。

(二) 第二期之侵略——指定以扒拉大山為界

（甲）年月對照　英人揭槃此界之時在光緒二十八年至二十九年之間，此爲滇省派石鴻韶劃界之動因．

（乙）事實經過

（子）我外務部於光緒二十八年八月致滇督電云：「准英使照稱：『請以小江即恩買卡河東以之分水嶺（扒拉大山）作爲定界。』」

（丑）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外部致滇督電云：「英使照稱：『近三年來，英員查明天然界線係自東流入恩買卡河即小江諸江之分水嶺。』」

（丙）界線　一則曰「恩買卡河以東之分水嶺」，再則曰「自東流入恩買卡河間之分水嶺」。今按此分水嶺，北爲他戛甲大山，南爲扒拉大山，山勢綿亘，自北而南至尖高山，確爲一天然界線（參看第一節第二條（戊）項（子）款）。

（丁）侵佔　侵入我野人山中，奪我恩梅開邁立開兩江幹流經行之地。

（戊）無效　英人示我以小江以西之分水嶺爲界，石道劃界，烈敦又欲侵佔小山流域——英人再行自相衝突，奚由生效！

（三）第三期侵略——欲以小江與怒江龍川江間之分水嶺爲界

（甲）年月對照　光緒三十一年，英領烈敦會同石道勘界之時．

(乙)事實經過　此次烈敦與石道劃界，不循扒拉大山他戛甲大山而行。石道既引之循小江而進，烈敦則欲以小江與龍川江怒江間之分水嶺爲界，並欲每年出緬洋一千五百元永租大啞口。自烈敦倡儀後，中國方面雖不承認石道所勘之界，而英人亦自食其言，不復表示以扒拉大山爲界，卒堅持烈敦私定之高黎貢山爲界。

(丙)界線　以高黎貢山姊妹山爲界，劃小江全域爲英領。

(丁)侵佔　侵佔我野人山不已，更佔我保山騰衝所屬小江流域土司之地。

(戊)無效　我既不承認，英方亦謂「不能爲議定之憑，當然無效。」(參看第一節第二條(丁)項)

(四)第四期侵略——實行縣我片馬

(甲)年月對照　實行佔地之開端在宣統二年；實行設縣之時期在民國十一年暑期。

(乙)事實經過　宣統二年，登埂土司往片馬各寨征收稅銀，因土目伍嘉源徐麟祥不肯納稅，遂起衝突。首控於永昌府，府官被土司賄買而不庇伍徐二人。伍等竟投稟英政府，謂片馬各寨在高黎貢山分水嶺以西，應歸緬屬。英政府乃遣駐騰衝英領事公然直抵片馬，調查一切。後遂駐營爲久駐之計，是爲佔我片高之開端。民國十一年，北京外交部據駐仰光領事報稱，緬甸政府已將片馬設爲縣治云云。(參看第一章)

（丙）界線　自小江入恩買卡江口之南，向東直至板廠山；更自板廠山循高黎貢山脊而南，過片馬了口，再南走至登梗土司之西南，遂由山脊向西走，循小江與龍川江間分水脊而向西南，經過大河頭，茨竹，了口，大啞口，而至狼牙山上之板瓦了口，遂西抵尖高山而止。

（丁）侵佔　侵佔我野人山不已，更侵佔我保山騰衝所屬小江流域土司轄地。

（戊）無效　祇憑奸民報告，全不遵守國際間正確勘界手續，而強行佔據，不能有效。且當時滇督已飭保山縣將伍徐等緝獲監禁，並電請外部照會英使，謂滇屬土司與土民衝突之事，應由中國地方官管理，英人不得過問。（待續）

本會出版書籍之一

地學叢書　乙編上册　精製華裝一厚册　定價五角

本書爲本會長張蔚西先生選輯，所收均爲近年來國內地學界博大精深之名著。考古證今，尤爲治史地者所不可不備。詳目列下：

一　中國地圖學考原……陶懋立
二　西遊錄今註……張蔚西
三　湛然居士年譜附世系雜考……前人
四　成吉斯汗園寢發見記……前人
五　致中國地學會辨成吉斯汗園寢書……屠敬山
六　成吉斯汗陵寢辨證書……張蔚西
七　答張蔚西成吉斯汗陵寢辨證書……屠敬山
八　再答屠敬山成吉斯汗陵寢辨證書……張蔚西
九　成吉斯汗陵寢之旁證……前人
十　濼口黃河橋古爲雒山游湖說……蔣觀雲

發行所　本會
分售所　景山書社北平景山東街

亞洲腹地之商路

田嘉續譯

（本文原名："Caravan Routes of Inner Asia"，係英人賴提摩爾 Owen Latimore 在英國皇家地學會之講稿，刊於該會地學雜誌七十二卷第六期——一九二八年十二月號。）

余之講題雖係關於蒙古及中國土耳其斯坦之地理，惟余不欲用科學的地理家之方法以論述之。在一九二六年及一九二七年，余曾由北京陸行之印度。此次旅行，余騎駱穿行蒙古約一千六百哩；而所經之路，則係前人尚未加以考查者。迨余抵中國土耳其斯坦時，余妻由西伯利亞乘火車冰橇冒險來會，余等遂偕至喀什米爾。此行全程中，余之目的且最感興趣者，厥爲其商務概況及商路情形。此外，余復欲由其地收集材料，以比較今日商路與吾人所知之古代亞洲腹地商路之關係。余留居中國者七年。在此時期中，余得知內陸貿易大概；而最重要者，則爲中國北省方言之充分預備也。

余將用大部分時間敘述蒙古；因余在其地所經所見者，比之世人較爲熟悉之中國土耳其斯坦商路，實爲特異也。余尚有欲聲明者：余本非淵博地理專家，故所講者、不能完全屬於純粹地理，但於地理亦不無相當關係，即其地土人生活狀況，部族遷徙途徑，與夫商業中心及貿易方向是也。

吾關於亞洲腹地，業有兩次講演；講員又皆中亞考查工作之領袖。司坦因爵士，由其博大精深之研究，使黑暗的中亞史地，大放光明；且已將其心得，詔示吾人。安得思先生亦曾指示

吾人，在蒙古用汽車輸運，集多數專家作大規模之考查，其效力與擇定一小區域從事工作者正同。

此較言之，余之工作實無足輕重。余知余係一時代落伍者，與前輩之尙存者相似—蓋昔時之旅行家，其漫遊之成分實較考査之成分爲多也。惟有特種事物，一人由旅行中研究所得，恒較多數人專心考査之所得爲優越；因人數稍多，互相會談，土人因言語不通，易啟疑慮，殊難與之接近而得其同情心也。設汝在其地掘地測量，或常使用機器，如吼聲似妖怪之汽車等物，則所生之困難，幾無術克服之。旅行其地者，與土人交往，必具「望遠鏡係多數人眼所聚成」之思想；彼等以爲僅有將多數人眼放入機械中，始能望至如是遙遠；又以爲外人能用眼鏡透視地中，以發現金錢，

若謂余之工作稍有價值，則係因余旅行於此亞洲腹地古道時，所經驗者與千百年前初無二致也：煩悶，寒冽，風沙，雪暴，以及盜賊橫行之種種危險，與昔日無異也；商旅負販之情形，亦相差無幾也；各種事物，余所見所聞所感者，除少數例外，與二千年前旅行其地之人所見所聞所感者，亦相同也。每日進程，余並無地圖以資翻閱—然亦無須翻閱地圖，因每日所行之方向與距離，與馬哥孛羅或盧卜盧克之威廉(Marco Polo; William of Rubruk)所經者，亦無異也。惟余較彼二人稍有利便處，即知土人之言語耳。旅行其地本不必喬妝，惟余則力

求與土人相似。所謂相似，非僅語言而已，即日常行動，食品，衣服，亦幾與其人相同也。

講述亞洲腹地之商路，先敍商旅之日常生活及余所遇見之人與所遭逢之困難，或爲較好之方法；蓋如是方能使吾人對此路之了解與日日跋涉漠中以求生者之觀點相近也。在此層清晰後，吾人可再進而討論此多數商路之起源與發展，以知其歷史背景，蓋莫不受地理情形之支配焉。

現時由中國至中亞之二大衢途，亦即古代中西交通之孔道：一由中國中部至沙漠邊際，然後再至中國土耳其斯坦；此路完全不經蒙境。一由中國北部穿蒙古之中北西三部，迨抵西部則又分爲數支；一由烏里雅蘇臺經科布多，塔城，至俄屬西伯利亞；一由古城子至準部。前者通稱「蒙古大道」(Great Mongolian Road)。自古城子可至中國土耳其斯坦盆地腹部，亦可至天山北部，經塔城或伊犂以至西伯利亞。

當余首途時，因內戰方酣，土匪充斥，且排外正烈之際，不能取道於第一路。而第二路又以外蒙受蘇俄誘惑，宣言脫離中國，亦不能由中土入其境內。是種變態情形，使旅客所遇之險阻，較以前任何年爲尤甚。惟因此反使余得到意外之可幸的結果。蓋以種種困難，余不得不繞道而行，東西向橫渡蒙古，取道新路；而此路於考查今古商路則頗爲重要也。此路所經諸地，黃沙瀰漫，設非因環境所迫，導者將不易尋，駝夫亦將否認有此路之存在，而開闢之

困難，亦足使人望而却步也。

此路係往來華北及中國土耳其斯坦之商隊所開闢者。彼等目的乃爲減少外蒙及中國與外蒙交界諸地之干涉。然仍有數處，時遇盜匪之侵害及軍隊之勒索，危險依然未能完全免除。路之東半，沿途井泉相屬。余意是種井泉，古代或爲用甚大；迨後世中國與蒙古民族關係變異，數世紀來，遂被人忽視，西半橫穿人煙絕跡舉世罕知之地。其地頗使人感到特殊興趣，因由地形觀察，在已往歷史過程中，或爲兵爭之地也。

余由北京乘火車，穿蒙古邊地之一部，至歸化遂換駝隊。歸化，蒙人呼爲庫庫和托(Kuku-Khoto)，已有數部紀行書述其情形。余在歸化遲悞約六閱月始克成行。所歷困難，無庸叙述。余隊共有九駝，然實際不需此數。是九駝係在余第一次所僱之駝被軍隊强行牽去後，費多許周折始接洽妥帖者。駝由駝主一人經理，此外余隊中尚有一人，即余僕摩西也。

摩西，中國北部人，性果毅，服役於余者已數年，且曾侍余父。渠非僅自告奮勇，隨余旅行蒙疆，且主張即日啟行。彼時排外風潮正盛，土匪如麻，即費多量金錢以求一可恃之人隨外人至舉世罕知之地旅行，亦殊困難；而摩西獨不憚艱險，是頗屬難得矣。當余遲疑不決時，摩西復力言余絕對需要一可恃之人，以資照料。是矣，設無俠勇機智之指導如渠者，余所遭遇，其困難定將十二倍於今矣。

余等所行之路，因在最近始為人常用，故仍有多數商隊尚不知曉。余之駝夫亦不識此途，所有大部時間，皆係隨他商隊而行；余混居其中，直與彼等無大差異。余等多夜行晝息，因晝行夜宿，夜間放駝於草地，時有跑失之虞；而在晝間，則可間為看視也。

余等每日黎明取茶磚煎煮。茶磚係茶之粗葉嫩枝壓榨而成之塊狀物，頗堅實，煮時則敲下一塊。茶中和以炒熟之麪粉（用麥或稷研成者），攪之成稀粥狀，然後嚥下。約在正午，余等方正式用飯；飯係生麪團做成者。余等携有麪粉。炊時，取水和麪，使成麪團，反復揉之，然後扯成小片，或切成長條。

余等因水質太劣，故每飲必茶。水非煮沸不飲，因土俗相傳，飲冷水能使雙足生水泡也。沿途飲料，完全取給於井。井水皆含鹽及蘇達等質，多少不等；余意或仍含有礦質。水味有時甚鹹，有時甚苦；最劣者則為有檉柳處之水。檉柳係沙漠中所生之灌木，根下伸頗深，以就水泉。近樹處之井，因樹根腐蝕，常使水呈黃色，濃如膠泥，污穢鹹苦，難以言狀。

有時余等每日皆有水飲；惟通常皆隔一二日始遇井泉。余等用平方木桶盛水，一駝可負二桶。井之距離最遠者，係在黑戈壁(Kara Gobi)中；兩井之間，相距約一百哩。余等每日平均路程為十五或十六哩；但在沙漠中則常兼程而為三十哩。

商隊中約十分之一為蒙人；餘為華北及華西人，多係來自山西，甘肅，及中國土耳其斯坦者

。此多數華人，幾皆雜有中亞民族血統；惟年代遠近則不定耳。所謂中亞民族，係指蒙古人或蒙古前身，突厥人或唐古忒人，或其他居無定所之人而言。是數種人，在往昔千百年間，常冠掠中國，有時深入，有時被中國逐出邊界之外。商隊中華人，不論其原始若何，彼等皆係始終一業者。彼等生長戈壁道上；當出發時，即將城市及耕植之糾纏，置諸一旁；卽華人所視爲神聖之組織，如家長及家主之職務，彼等亦不重視。

若謂彼等離開其宗廟百神，則實稍嫌明刻，緣彼等之百神及信條毫無規律且極渺茫也。彼等拋棄一部份習慣禁忌而代以他種俗尙；每曰：「走後地，隨後例，」(Tso hou-ti, sui hou li，後地係指蒙古而言。）彼等以爲，在沙漠中，人類動作，冥冥中皆有神鬼監臨。由實際上言之，彼等已變爲遊牧民族；其悅神儀節及自衛的禁忌，不僅由蒙人學得，且將蒙人之遊牧民族原始的本能，舉皆承襲而有之。彼等皆信，在此荒凉地帶，不論晝夜，猶憑鬼神皆踵隨窺伺；故敬禮供奉，唯恐不謹。

由第一次支搭帳幕起，卽舉行「商隊習俗」；火水皆被視爲要物。每當樹帳於新地時，必先取少許茶水食品投於火內及門外。其所以如此者，乃酬勞火之服務及慰奠本土鬼神之意；蓋彼等深懼不如是則神等將降怒於人之粗心不敬也。商隊中人，對於是種儀式，自無如此之明白剖析；彼等不過隨「例」行之而已。

其他習俗已爲禁忌性質。凡屬商隊之人。不可殺駝，亦不可喫駝肉，更不可售駝皮。如中途有駝太弱，不能隨大隊行走，則棄之令其自死；駝主因懼駝魂爲禍於其餘之駝，亦不敢殺害。是種禁忌，商隊皆遵從，不敢違犯。尚有禁忌，則係蒙民習慣之影響於商隊生活者，吃羊肉時，亦如蒙人之精細，將筋骨上之肉，剔刮淨盡。蒙人視羊肉爲生命要品。羊之被屠殺命僅爲延長人之壽命：不僅羊肉滋補身體，即其生命精氣亦能深入人體內部。是故虛耗任何部分之肉，即認爲其生命損失毫無價值，因此，煩惱不安之羊魂即將爲禍屠者或其他之羊。設羊肉被人吃過且毫無虛耗，則羊魂始得受人敬重。

人與動物之靈魂，與生命初非一物。羊之生命雖歪人體中，其靈魂則依然存在。羊之靈魂，並不爲崇，且頗可敬。惟其骨骼之重要者，如肩胛骨，必須擊碎；不然，若骨骼完整不傷，則其魂即將變之爲禍於屠者。但若將骨擊碎，則其靈魂即跛痾而無力爲患。

余冀能用是種非地理的事物—鬼怪，迷信，及半開化的習俗——以代機械的討論，將亞洲腹地商隊情形，與諸君一過眞活潑的背景。吾人須知，沿此商路，直至現在，依然保存已往風俗。吾人刻正討論近世所用之商路，唯此數商路，僅能爲特殊商人之用，而此等商人，今昔情形，大體相同。商隊之人，出入蒙古，遷徙無常。彼等爲混血族，無眞正國籍；實爲遊牧及定居民族間之過渡者。彼等非「生意人」，不能計算每年增進欵項，經理帳目，及利息

之利率。彼等與遊牧民族相同，財產太半爲生物，價値時有改變。彼等時由中國邊界載貨，轉運數百哩以至蒙古，或經蒙古以至中國土耳其斯坦；然後再擇較有利之貨物，運至中國。

是種生意，有時能得大利，然亦有時賠累，甚且有時爲盜匪所劫或爲所擄，或死於颶風沙暴。商隊往還，當然於二已知地點之間，惟在路上必須預備開闢新道以渡山嶺，或迂迴新路以逾沙漠。彼等實爲適用較開化之貿易於遊牧社會者。由實際而論，彼等已成商業化之遊牧民族；而此種遊牧習俗之永久存續，亦卽余在討論其地商路之地理的分佈時所欲提出者。是不僅爲中亞商路之正當觀念的線索，且分淸商路之二大種類。一類係由全部或一部族遷徙所開創之道路；而另一類則可稱之爲「常態道路」。後者在全歷史過程中，曾爲牟利的運輸貨物之用，係爲人所常通行者。是種道路，久爲今古個人或團體因政治商業宗敎關係所經由之衝途。

將余所經行之路，稍爲考查，卽可知其地理上之影響，在已往頗爲重要，而在現時，其重要則仍有未絲毫減小者。苟一參考地圖，則可見其他旅行家遨遊此區與余路線之重要適合諸點：由歸化至摩孤爾井(Morhgujing)與一八八七年楊哈斯班 (Younghusband)，之路大體相同；在山丹廟(Shandan Miao)及土扣門(Tukomen，又名巴音土呼木 Bain-tuhum)之間，曾橫穿普雷瓦爾斯基(Prjevaliski)之路線；在筏子湖(Kuai-tzo Hu)地方，考賓洛夫(Kozlov)曾有重要工

作；在黑水（Edsin Gol，亦稱弱水）流域，考茲洛夫，司坦因，及瓦納耳（Warner）均曾加以踏查；黑水以西，世人所知唯一道路，即爲賴的金（Ladighin）所行之南北縱道；至明水（MingShui）或又與楊哈斯班之道相合；自此以西，遂近鄂布魯哲夫（Obruchov），賀魯德爾（Holderer），福德爾（Futterer）及彼等後繼者工作之處矣。

歸化位處圍低原中。其南丘陵起伏，昔爲山西省界。北則岡巒迤邐，直抵蒙古高原。此地天然爲兵爭之區，華人與韃靼民族曾互相攘奪。故老相傳，昔日中國邊將某，嘗謂北部諸山必成爲蒙古與中國之永久疆界。歸化因附近之出產（如穀類等），遂使其地爲蒙古貿易天然中心及商隊之交點。

北部山脈，中國稱爲大青山。由歸化視之，確爲綿亙之山嶺；惟至登越以後，則其北乃一大高原；而此山實不啻蒙古高原之斜坡也。大青山南面，因寺宇關係，尚有球果樹林數片。在此較近世，林木範圍，尚頗廣大；由傳說中，知林木砍伐蓋在建築歸化城中蒙古廟場時。其截斷高原之北部小山，在歷史期內，絕無林木痕跡。惟大青山受太平洋吹來之潮風，影響及於高原，遂使其地雨雪充足，不僅足供畜牧之需，且可墾植燕麥等物。高原前部已爲中國移民所佔，惟仍有大塊牧地無人過問。是種爲駱駝蓄毛時所預備之優美牧場，及其食料之廉，頗足解示歸化爲天然重要商隊中心之故也。

由牧場以至沙漠，其變化情形，由地勢之漸高及太平洋潮氣之減少卽可知曉。戈壁主要趨勢，約爲西南至東北方向。其西止於庫魯克塔格嶺（Qurug Tagh），再遠卽爲塔克拉馬干沙漠矣。其南北最寬處，係在東經一百度至一百零五度之間，東行漸漸縮小，終乃出東部內蒙至內興安嶺而止。戈壁北部，因東阿爾泰山及杭愛山影響，潮氣密度復大。在受東阿爾泰山氣候影響之地帶，因有水泉，牧地頗佳，掘井不須太深卽可得水。再北至杭愛山，林木甚茂，可耕可牧；河水沼澤皆注入西伯利亞境。

歸化正北，戈壁情形不似西方之可怖，故商路之通西方及西北者，在途亢燥區域及又得到水草豐美地帶之前，並不直向西行。其地山脈皆爲東南西北向之丘陵，路線多與山脈平行，稍西，遂以戈壁爲樞紐，分爲數道。當丘陵降爲平原時，泉水漸呈現於地面，芻草發生；卽無水之處，掘地亦可得泉。

商隊辨別此等往返道路，皆視其由山南或山北經行而定。由此等道路以入外蒙，現時皆有政治上的阻礙；因戈壁限隔內外蒙古，內蒙屬華，外蒙則受蘇俄之把持操縱也。中國與外蒙之政治上的疆界，僅爲一寬狹不同之亢燥荒地，並無絕對的淸晰界劃；惟極東部分，內外蒙古皆有一部劃入滿洲，稍有糾紛發生耳。

余所行之路，北進極遠，始至向西方可通行之道；惟不得越戈壁北部，因沿途之井，皆有

外蒙戍卒守視也。由其地直向西行，穿過極尾散極長，且極亢燥之蒙古沙漠（是種說法係由諸家遊記及商隊自身經驗而來），是即大戈壁之中心，亦即余腦想中赴土耳其斯坦之「沙漠道路」也。

大戈壁之構造殊爲單純，且少顯著之特點；雖其地勢頗爲重要，然使毫無訓練之旅客如余者，注意於其形態之微細節目，則甚難也。當余旅行其中已數百哩後，始漸得到沙漠「感覺」，而余腦海中亦充滿老練於漠中旅行者所言之先兆。此輩人雖有充分地理的知識，而其前行則完全由感覺以知所至地帶。彼等能僥倖取道於良美路徑，與其地普通形勢相合，但彼等不能將所至各地之特別形態，加以分析及理性的解釋也。

可幸者，余對余所經行路線自然形勢之印象，已由普雷瓦爾斯基及考資洛夫諸家之考察，公表於世。其地有迤邐不斷之低原作東西向，約順戈壁長軸而當其由南至北展寬處之中點。戈壁本身爲一高原，向南傾斜；此連接不斷之低地，形成淺槽，伸入其中部。槽之附近，稍滲出少許水澤。設戈壁有一種曲折低下之槽渠，以代盤旋漸高之山嶺，則商路自將取道於此連續之地，以至最低之處。

「盤道」(Winding Road)或「沙道」(Desert Road)並不直抵此一帶低地；在「大道」(Great Road)南支，商隊所稱爲「小道」(Small Road)者，約行二百四十哩，始行接合。此路第一節在草

原之上；此草原係受大青山及其西支諸山氣候影響者。此後約有四十哩，亢燥程度之增進，頗爲顯著。是或因南部諸山，爲蒙古高原邊際，不及大青山高峻之故也。

入亢燥地帶後，「小道」折向西北，至一地曰摩爾孤井，「盤道」乃折而西走。此路（由歸化至摩爾孤井）與一八八七年楊哈斯班所行者相合。「小道」向北抵胡兒谷山（Burku）南坡，傍山而行，直至井泉相屬之處。「盤道」西逾一山，商隊呼之爲老虎山（Laohu Shan or Tiger Mountains）。老虎山北走漸低，遠遠復隆起而爲胡兒谷山，與阿爾泰山東支之古爾班揷漢嶺（Gunban Sai-khan）相接。

老虎山以西，「盤道」穿過沙漠低地後，遂至普雷瓦爾斯基之喀喇那林烏拉嶺北麓（Khara-narin-ola），喀喇那林烏拉者，狼山（Lang Shan）之東脈也。此後至山丹廟又爲低地，（其地有向北行之歧路），爲避免沙丘綿亙之沙漠，故折向南行。

此迂途至土扣門，又作西向。土扣門附近有鹽澤一。澤之各處，多爲沙丘所侵。余意此澤昔日必爲一湖。沿洩入澤中之地下水脈，老楡甚多。樹老而大，雖湖氣漸減，其根深入地中以吸水分，故得不枯；但無新生者：故知此澤漸就乾涸之趨勢實較恢復原狀之趨勢爲强也。

土扣門以西，沮洳棋布，直至筷子湖，是爲最大者。山丹低地是否在此等低地幹線之上，

余不確知，惟想其當如是也。由土扣門起，路所傍者，可稱為戈壁中之螺旋形槽地。是種連續的低地，皆有同一趨勢，殊為明顯：即愈西者愈深，愈東者愈淺也。

其地因少高山峻嶺，故景色荒涼靜寂；平頂空曠，一望無垠，亦別具一種風味。土壤為沙泥質，係由沙丘區經風化作用而成者。余記僅經一處，其泥坪因風力剝蝕，變為多數平頂高臺。其形與被河水沖刷而成之峭壁相同，泥土皆係平行層疊者。古河故道甚多，但由遠方遙望，較在近處查視反為清楚；蓋因多年風雨吹漉，其形態已日就湮沒矣。

傍余等路線，為東西向之小丘陵，迤邐斷續。惟有時地形稍變，盆地廣大，界以低而陡直之斷崖，或乾涸無定之水道。當余等行至極西，偶遇無沙塵障蔽時，亦可見迢迢青山，矗立南部。余曾注意於其地之老榆，已無新生者。遠向西行，余等至一範圍頗大之檉柳生長地，惟皆已枯死，故名黑柳樹 (Black Tamarisk)。檉柳多見於土質較堅之處，間有少數柳冢 (tamariskcones)。總之，余對其地得到一種普遍的印象，即已漸就乾燥是也。

余等所經之地，蒙人甚少。彼等生活之受沙漠影響，殊為明顯：因綿羊太半代以山羊，而馬則代以驢也。沙漠區域之沿邊，稍生粗劣牧草，故人煙較密。沿余等路綫，除低矮，纍瘤，枯槁木質植物外，他物皆不生長。

居民為厄魯特種 (Olöt Eleuths) 之一支，通稱為阿拉善蒙古人 (Ala Shan Mongols)。阿拉善

在余等路線迤南，情況甚佳；爲人口及貿易中心。

由余以上所述之情形，可知其地在蒙古中，實爲不堪居處之荒凉地帶。楊哈斯班爵士路線，太半皆爲「小道」。渠曾敍述所經諸地之荒曠寂靜景況。惟余由商隊所言，確信渠所行者，實較爲快樂安適也。彼等憶及昔日自由旅行該路時，常謂「盤道」辛苦，言外頗露懊恨意。但彼等亦稱「盤道」有一較優之點，且指出此路與他路自然構造上不同之處；蓋「盤道」因傍連綿不斷之低地而行，路旁不遠常可得到水澤也。水多由山之高處泄下，量少且含鹽分甚多，雜泥質，故濁穢不適口；惟頗易得到耳。有一事須視爲要務者，即路程終點多在夜間，每於傍晚必須查明井之位置也。在諸大路上，非距道常有一哩；其所以如此者，一以使路線沿低平地帶，較易通行，且水泉皆係來自山麓者，其地牧豐美；又所有井泉，爲使水量充足起見，必須由距其源頭近處汲取。

自山丹廟行約二百哩，遂入阿拉善沙磧，抵低地之最東端，有湖一，昔日面積甚大且甚重要，考資洛夫稱之爲「郭亦諏」(Goitso)，余信其必爲蒙字「快樂」之意；惟商隊則呼之爲筷子湖。余傍之行七十五哩，知其乃係連綿不斷之葦塘所成，沿南岸最深；北部蘆葦茂密，西南二面，則緊逼沙丘。丘高（余就考資洛夫調查而徵加己意）在十至三十米突之間，北向稍傾，南面則爲長坡，爲考氏所稱之巴底延札蘭吉沙漠（Badain Jarenghi Sands）北界。漠中有湖，

考氏呼之為庫庫勃登（Kuku-burdon），中國老圖於其地繪一大湖，名曰玉海。

其地丘陵斷續，窮目力所及，即可見其斷處沙塵高積。設昔日中國人對此地大湖或大澤有相當知識，則吾人有充足證據，斷定此地在歷史時期中已日漸乾旱也。筷子湖低地，如水面升高，自可變為廣大淺湖。其地隨處皆有水泉湧出，沿余等進行路線，有多數較大池泊；惟以蘆葦叢生，不能定其水量多寡。

余等抵低原以西曲折處，又入大沙漠地，約有三十哩；當沙丘漸無時，行於平衍沙中者又十四哩。沙丘時有因檉柳生長而降低者。檉柳甚大，為余在此路中所僅見者；毫無受沙漠影響之情形。在他處沙丘中毫無生物；且或時以風力而變其形態。沙丘皆基於堅硬土壤上，有時暴露於外。堅土暴露處，常有小片枯葦。商隊為余言，在此等地帶，掘地不過三四呎，即可得泉。由山丹廟至土扣門一帶之沙丘區域，為余此次旅程中所遇流沙範圍之最大者。

沙丘正西，東西相連之低原，為南北向之黑水（Edsin Gol）流域所截斷。此流域本身甚淺，而在北部則漸展開。水之流入此河者，皆注入相連之二湖。其地多已涸溝渠，昔日必為洪水向東北流之故道。黑水在此地流經二道，相距二十哩。水係由甘肅省南山融雪而來者；其東西數百里距離中，使此流域形成由北穿戈壁而南由蒙古至中國之大部移民或運輸上之遊廊。是遊廊即成吉思汗於一二二七年侵入甘肅（彼時不屬中國，乃屬唐古特——西夏）時所由者

也。

在此遊廊上，有垣牆環繞之額濟納域 (Etsina)；現雖已有數世紀無人居住，但在十三世紀末葉，馬哥孛羅時代，則尚爲人佔據。此城又稱喀喇和托 (Khara Khoto)，余意其於古代商路之創造，必甚重要。余由距其不遠之處經過，惜未得踏視。惟吾人可由考資格夫將軍，司坦因爵士，及瓦納耳君之敘述，悉其城昔日實大而繁富，非僅爲戍守堡壘而已。在如此之地而有如此之城，預想必爲商業重地。昔日南山積雪，或較現在爲深，當融化時，水量必多，黑水挾之以入沙漠亦必較大也。雖然，其地昔日雖可引河水灌溉，然由其自然形勢觀之，知此城永不能爲大而豐美之農業區域及多數遊牧部落之政治中心也。

余意額濟納之重要，必基於其爲北通外蒙，東達歸化之商業便利地點。昔日氣候雖較濕潤，並不足使戈壁爲適宜居處之所；但頗足使阿拉善北部之槽狀低原爲可通行之商路。當額濟納爲唐古特之繁富邊鎮時，歸化亦爲一小國之都城，馬哥孛羅稱之爲芬杜克 (Fenduc)。當此等小國存在時，其間來往貿易，大約似取道沙漠而不由南路；蓋南路雖有人烟，或有別部酋長勒索商稅也。

適余所詳述之路，現時在天然形勢上並不適於商隊通行，亦不若遠在北方道路之優美。兩組商隊結侶而行，常輪流飲其橐駝，因大多數井泉水量，一日內不敷三百橐駝之需也。其地

牧草亦不足商隊橐駝之用。在是種不適宜之地，如遠遠分開居住，不用牛，馬；綿羊，而恃山羊，駝，驢以爲生，則遊牧民族仍可存在。商隊橐駝，雖負重日日進行，但仍須携帶飼料；平均而論，什三之橐駝係負飼料者。當飼料喂用後，貨物又重新分配一次；故至旅途終點，負載太半皆已減輕。飼料除携帶外，沿途尚須購買，而在寒冬尤甚。飼料皆由中國商人之來自邊境者供給，其帳幕皆支於阿拉善沙漠中商路中段。因此，商隊之花費乃大增多；而同時以若許橐駝專馱飼料，利益當更減小。除額外之花費，其橐駝因微弱而棄於中途，較之行於草豐美道路，損失亦屬不貲。換言之，此路若非因政治關係，則斷難與他路競爭。在描著往土耳其斯坦之沙漠道路（The Desertroad to Turkestan）中，余曾將在阿拉善本地商隊及其他大路上商隊間之經濟橐駝及操持商隊之各種方法，加以敘述。

余意在歷史時期，北路曾頗爲適用。由余所述之低地或槽形地觀之，足證此地在已往數世紀中，沿途潮氣頗爲充足，殊有可能；而多死樹老樹並無新生之樹，益足明此說之非謬。復次，尚有一部分明證，於氣候變遷有直接關係；是種關係，余意於商路之屢變方向，頗爲重要：是即其地沿途之寺宇（喇嘛廟）是也。在忽必烈汗（十三世紀）之先，喇嘛教在蒙古並無堅固勢力；故寺宇之建造，並無在六百年之先者。此等寺宇之爲聖地，當有悠久歷史。無論何人，苟深悉中亞窪地來源，即知凡一種後來宗教所據者（如中國土耳其斯坦回教之情形）

，以前之宗教亦必視爲聖地。某地之得到神聖令譽，厥故甚多；惟一地之變爲普通退息中心，繼因自然進化步驟而爲宗教重要地點者，率皆在商隊所經道路之上也。

在「盤道」穿過阿拉善沙漠時，途中有二大喇嘛廟，一在山丹廟，一在土扣門；二者據南北大道橫穿東西路線之交，在已往於額濟納之重要上，皆有莫大貢獻。普雷瓦爾斯基曾由土扣門北行，並謂由北來經山丹廟之路，曾於一八七三年爲庫倫之赴藏迎新活佛者所用；其所以未取道於迤西較良之路者，以彼時正値回匪擾亂也。

在遊牧民族按節集會之適宜中心地點，普通皆可尋到喇嘛廟一所。是種集會，實即市場；如某地當商路四通之處，廟之附近，卽常有固定商店。如庫倫，烏里雅蘇臺，及科布多等蒙古城邑，其原起似皆如是。山丹及土扣門二地，現時雖以環境窮困，商業凋敝，無力舉辦若是之偉大建築，然在昔日，實有得到重要地位（自係屬於小程度者）之優點，而有力建築大規模之寺院以爲數百僧徒（或喇嘛）之居所也。是殊有堅強理由使人猜度寺院建築之處，昔日原爲重要場所，卽在建成之後，其重要亦未完全消滅。余意是種重要，蓋專恃其較爲繁盛之商路；因氣候之變遷雖足爲商路優劣之判，而其環境則似不適於多人居住，卽遊牧者亦不相宜也。由余所聞關於沿途碑誌之傳言，亦足有此推想之小小例證；蓋所有碑誌，除非在較爲繁榮時代，將必不易樹立也。

黑水以西，道路性質大變。其地在任何歷史時期，皆不在連結諸商業中心的交通路線之上，故在昔日，不似今爲重要商路；惟常爲蒙人之小部分遷移或狩獵或寇鈔中國之通行路徑耳。其地勢漸漸隆起爲荒瘠高原，作東西向之丘陵，或斷或續，橫斷其中。至此處，由南至北，沙厚激增，以之交通常生困難。高原土質爲堅硬沙壤，滿佈黑個石子。小山形態與高原似，亦習有同樣之石子。有時偶見大塊化石，是即石子之來源也。其地幾不知雨爲何物，即冬季雪亦稀少。丘陵上水流滯痕極淺，皆係少量融雪所冲者。植物亦少，僅有檉柳及其他灌木狀植物，且頗矮小。據考資洛夫探險隊隊員賴的金報告，北進極遠，至有獸類之最近處，爲庫庫土穆爾騰烏拉。(Kuku-tumerten Ula) 南向，無路可爲數日旅行者，商隊可通之道，則更無矣。

黑水以西四十哩有一井，附近已屬艱險之沙磧。由此井橫穿極亢燥之地幾百哩，始達聖井。雖商隊中人頗信携充足水量，至漠中下掘多日，至極深處，可得水泉，然此高原膨大時，實未留有低地可以掘井也。此百哩中，除短小脆弱之檉柳外，並無駱駝可食之草，即灌木叢亦少潤澤之態。是即爲黑戈壁極荒凉之區。極北，尚有一可行之路，其地有野駝，牧草亦較爲優富。

黑戈壁最艱險之部，止於羣山環繞中之一井。至此，高原突低，繼復高起而爲較低之高原

，磽瘠情況相若。兩高原之間，有井曰「野馬」，附近多羚羊，亦有野馬。余等由黑水至黑戈壁邊際，途中有一似烏鴉之小鳥相隨，冠呈灰色。在戈壁中，余未見禽類，惟由野馬井西行五十哩至另一井時，曾見一如啄木鳥者，土名柳雀 (tamarisk bird)。戈壁之西段，石子漸稀，但石英狀之小方石屑則甚多。

至此，高原復降爲充滿已涸沼澤之低原。景色恒因附近之岡巒而異。其南部及西南部，山勢漸高，儼然長脈，即馬鬃山 (Matsung Shan) 之主幹也。低原中，余見黃羊及沙鷄（正在遷徙），據云尚有野驢野駝等獸類。余又見一大野綿羊，似因傾泻之道，下南部較高之山，至沼澤以飲水者。此地由外蒙較爲易至。在此區域中，曾橫穿賴的金由南至北之道；是道爲余自黑水西行二百餘哩中所僅知者。

此地於商隊頗爲危險；通皆目爲「非人之鄉」(No-man's-land)，居民皆屬「叛逆」：非亡命徒即係由蒙古各處之逃避部落徭役而來者。其地能爲牛羊牧場，惟不足以引起其西北及北方諸遊牧者之注意，故其自然形勢，亦頗足爲逋逃之藪。余意此地當匈奴勢力集中於巴里坤山脈時，或曾爲彼族邊圍而爲竭力防禦之區。吾人知匈奴曾寇掠甘肅西部邊界，而商隊中人亦謂由此區域可南通肅州也。

此地在中亞政治上曾有數年著名，惟當白俄赤俄先後擾亂蒙古後（不僅俄人，中國實亦受

影響），外界對之遂渺茫焉。其時，有一人為蒙古化之華人，即普通記憶中所謂「假喇嘛」者，在外蒙曾得到一部份權勢。當蘇俄積極奪取外蒙管理權時，渠乃與從者，戰士，及蒙人，逃避遠方，另圖發展。

「假喇嘛」自立於「非人之鄉」，築堡砦以資守備（今日尚可見其遺址），且用全力開闢商路，建造貿易城市。渠實為看清用「盤道」代他道以維持歸化及中國土耳其斯坦間交通之第一人。渠由肅州運物以供商旅，價格低廉，而當駱駝不能行走，商隊將棄而不顧時，渠皆收養之。據稱現在穿行黑戈壁所取之道，即為彼所開築者，並曾企圖掘井以解救經行此地之艱苦云。

不幸，渠並不十分得衆心。其隨從大半皆係被強迫而來者，渠又竭力用高壓手段。其權勢之繼漲增高，與外蒙之統治者以莫大之疑懼，故終被暗殺。此種暗殺，據云係由庫倫派人所為者。惟苟無其部下之消極默認，則完全不能成功也。

由「假喇嘛房」（House of the False Lama）而西，入馬鬃山，頗難行；出山，至一地曰明水（此地余確以為係地圖中所註之明水；惟「明水」二字可用於任何井泉，故亦或許非同地也）。其地為由外蒙及甘肅而來諸道與「盤道」之會合點。西走，道分二歧：一迴繞庫魯克塔格嶺北麓，是為「盤道」路線；一沿嶺之南麓而至哈密。

余意明水係一八八七年楊哈斯班橫越余路線之處，因其駝隊旅行止於哈密也。楊氏路線，

其開創既頗可驚，而以後復無其他旅行家由此經行者，故頗可注意。余前已述及，其路綫大部與「小道」相合，迨至「小道」與「大道」連結處，遂順「大道」行，繼乃折而至余適所言「非人之鄉」，南行復西，繞庫魯克塔格嶺之端以至哈密。其路綫之末節，余意甚爲重要。是節道路，頗足表明余所欲提出之「往蒙古眞實商路」(true Mongolian-going caravan routes)之主要性質。此等道路，並不絕對順固定路綫去行，實不過一種大概進行方向，而此種進行方向，常受水草及部落爭戰或連盟支配。

楊哈斯班爾士旅行蒙古，或與余同，凡事皆委之商隊中人，祇求達到中國土耳其斯坦，不注意所經何道。設確係如此，則余之猜度必不差謬：即楊隊中人何以擇此路線，其理由與余隊中人之迂途「盤道」正同，與普雷瓦爾斯基所言之蒙人於一八七三年由庫倫赴藏不由常道之理由亦無二致也。當此第一位白人，由蒙古而中國土耳其斯坦而印度，長途跋涉時，正値回亂方終；西蒙因哈薩克回民之竄入科布多，道路頗爲不靖。哈薩克人與蒙人互相寇鈔，爲害商旅，當回亂方殷，彼等乘機大掠科布多。據商隊相傳，其時西蒙完全不能通行。迨中國土耳其斯坦回亂平後，彼等或仍未退走；故楊隊中人不順「大道」前行至哈薩克人常刼掠之白塔克博格多(Baitik Bogdo)，而取道於此饒有趣味之道路也。

……離明水後，途中見庫魯克塔格嶺，高峰積雪，奇景天成。余曾由庫魯克塔格嶺北面之土里

庫（Tur Kol）試爲穿過雪封之山口以至巴里坤盆地，但未成功。嗣是余遂傍麥金烏拉（Metsin Ola）外坡而行，抵古城子。途中在一界堡曾留滯十餘日；是種遲誤，在凜冽寒冬中，對余駝隊旅行頗感困苦也。自歸化至古城子，約行四月餘。（待續）

地理雜誌

地理教育專號

第二卷第二期

地理教學法……竺可楨
初級中學地理科課程標準草案……張其昀
中學地理教學法之商榷……張其昀
地教理室之設備……胡煥庸
中等學校之氣象儀器設備……沈思璵
地圖之研究……黃國璋
中學地理科掛圖第一冊說明書……張其昀
大學區與省區……胡煥庸
近年英國地理教育之趨勢……張其昀

國立中央大學地學系出版

本會出版書籍之二

馬哥孛羅遊記導言　張星烺譯補　平裝一冊　定價貳圓

馬哥孛羅遊記，久爲士林所知。是書西人詮釋者，不下十餘種，然最完善者，當推亨利玉爾氏注本。本會會員張亮塵教授邃於史地之學，以是書之我國舊譯本稍欠完善也，爰取玉爾氏注本，於授課之暇，從事迻譯；積時數稔，始克告成。本書導言，考證精詳，於馬哥孛羅之歷史及其著述之源流，提要鈎玄，包舉靡遺。譯者又自爲中國史上之馬哥孛羅及元代西北三藩略記二篇，補註於後；博大精深，遠勝原作。前於民十二夏曾分期刊於地學雜誌。茲特搜集各篇，印成專書。國人之治史地及留心掌故者，允當人手一編也。

發行者　本會

代售者　景山書社

斯文赫定穿行亞洲述要（續）

黃崇岐

叁　穆兹塔格阿塔之踏查

赫氏留居帕米爾嶨者十九日，以四月七日首途北行，抵雙子湖灼耳庫里（Shor-kul）及郎庫里（Rang-kul）附近。其地積雪無多，惟冰殊堅厚。二湖相連，溝通處，淸波蕩漾，鴻鳥翔集，頗爲可異。湖水不深，赫氏曾在郎庫里鑿二冰穴測量：其深度一爲五呎，一爲六呎六吋；而冰則皆厚至三呎餘。

灼耳庫里，回語鹽湖之意，以其水味鹹苦也。蓋淡水注入郎庫里後，因蒸發過速，迨流入灼耳庫里時，遂成鹹水焉。郎庫里在灼耳庫里之東，面積較小。湖濱常有野山羊足跡，回語呼野山羊爲「郎」（rang），是或即湖之命名所由來也。湖東有石堡，俄人置兵守焉。堡東爲楚嚕台梁（Chugatai）；越梁，遂入華境。

楚嚕台梁高一萬五千呎，頗峻峭。布侖庫里湖（Bulun-Kul）在其東北，有華卒戍守。赫氏留其地數日，爲登穆兹塔格阿塔（Mus-tagh-ata）之準備。

穆兹塔格阿塔，位布侖庫里湖之南，高二萬五千呎，爲帕米爾高峯之一。其地連峯際天，終年積雪，而以穆兹塔格阿塔爲尤峻，故有是稱；蓋穆兹塔格阿塔者，回語「冰山之父」之意也。

四月十四日，赫氏由布侖庫里湖啟程，發穆茲塔格阿塔，越一日，抵其下。途經撒雷庫里山谷（Sarik-kol）。谷仲入帕米爾高原中心，形如大槽；中有古城遺址，年代甚遲久。谷之兩側，峻崖磽确，少牧草，烟戶極稀。其南有蘇巴什河（Su-bashi），水草頗豐美，居民爲吉爾吉思人，首領曰陶格達信伯克（Beg Togdasin）。赫氏在其地出八音盒以娛土人。據云：當雅克布伯克據喀什噶爾時，土爾其蘇丹曾饋以此物云。

其地回人均視穆茲塔格阿塔爲聖山，謂爲古聖墓地，稱其上爲七十神聖所居，摩西（Moses）及阿里（Ali，致祀謨罕默德之壻）之魂在焉。又謂當阿里卒時，忽有白駝自天而降，負其魂以來此處。回人堅信其中爲摩西住室，故又稱之爲哈茲利特穆撒（Hazrett Musa），「聖摩西」之意也。回人復言其上有古城曰染乃達爾（Janaidar），建於古時極樂時代，後乃罕與下界通。城中四時如一，無祁寒，無盛暑，花木不彫，美人不老；人世之苦惱皆無也。

關於前清平定大小和卓木事，其地回民亦有半神話之傳說。據云：當和卓汗（Khan Khoja）統治由喀什噶爾至準噶爾部（Dzungaria）之瑪納斯河（Manass）時，中國遣二使來求和。和卓汗拒之，且殺其一使，割他使之耳鼻，縱歸。中國皇帝大怒，使人置釘於三釜中；既滿，傾出計之；督稱將以如釘之兵數，討伐和卓。時和卓有卒七萬，密佈於瑪納斯河左岸，以抗中國軍隊。接戰後，和卓大敗，折傷過半，遂收集殘卒，退守布侖庫里。與追兵戰，復敗，率餘衆

走小喀喇庫里湖 (Little Kara-Kul)。中國兵迫之，危急之際，忽有四騎士自穆茲塔格阿塔下助戰，以是和卓得轉敗為勝。和卓軍中有英雄名曲木喀爾喀什喀巴特耳 (Chum Kar Kashka Bator) 者，受命殿後，中流矢死，遺骸葬穆茲塔格阿塔西側，其地有冰川，直至今日仍以其名為紀念焉。

和卓既勝，潰卒漸歸。已而中國大隊皆至，而四十騎士復棄之還穆茲塔格阿塔；於是和卓又敗，逃至耶庫里，繼逝伊西洱庫里湖 (Yeshil-Kul)，從者僅五十人。和卓登山，見從者皆被困於核心，遂以手揮之，使投水，免為敵所擒。惟皆浮而不沉。和卓乃手持土塵，口念秘呪，拋之湖中，五十人始得沈沒。和卓隻身逃巴達克山 (Badakshan)，為其酋所殺，函首獻之中國軍隊。遺骸經其友人運至喀什噶爾，葬於哈茲利特阿帕克 (Hazrett-Apak) 焉。

當赫氏之計畫登穆茲塔格阿塔也，土人以山勢陡峻，無路可通，冰雪瀰漫，攀登匪易，且風暴時起，危險萬狀，皆勸其勿以生命嘗試。赫不聽，終於四月十七日晨，摒擋就緒，攜從者數人，以犛牛負食品，用具，由山之北面，曲折而上。翌日，抵高度在一萬七千五百呎之處，遇大風雪，不能再進。故十九日僅在附近查視冰川。冰之厚約在一百五十至一百七十呎之間。其時從者多感山病，頭痛嘔吐，而赫亦暴罹目疾，遂不得不放棄初衷，廢然而返。還至布命庫里，稍息，復東行，於五月一日抵喀什噶爾。

赫氏以療治目疾，居喀什噶爾者五十日。時駐喀城俄國領事爲彼得夫斯基（Petrovsky），頗熟悉中亞史地。赫經其指導，遂決以喀城爲中心，分向四方踏査。赫初擬先至羅布淖爾，繼以沙漠附近，夏日酷熱，驕陽所射，溫度常至華氏表一百五十度八分，故決至帕米爾渡夏。六月二十一日，晚，赫氏自喀城啓程，經新路以至穆茲塔格阿塔，曾兩度試登，皆未成功。嗣以給養缺乏，遂西至帕米爾堡。十月中，復回喀什噶爾。赫氏此次遨遊帕米爾，爲時百餘日，日與土人相處，對於其地之風俗習尚，皆曾詳細調査；頗有足述者。

帕米爾高原居民，率屬吉爾吉斯種，前已言及。其地小兒生時，鄰人於次日即皆來致賀；主人殺羊饗客，且祈禱焉。三朝，教士者皆爲小兒命名，蓋每日所生之小兒皆有定名也。兒名之下加以其父之名及「鄂格里」（Ogli）一字；「鄂格里」者，回語「兒子」之意。如兒名肯策（Kencheh），父名薩頭伐爾底（Sattovaldi），則此兒之全名卽爲肯策薩頭伐爾底鄂格里。

子女婚姻，皆父母代訂；惟不滿意時，亦可反對；然多不能違父母之命也。設男子父母皆故，卽可自行擇配。男方皆須交聘財與女子父母，多寡不等，皆視富力如何：富者常至十或十二「紮寶」（Jambau），一紮寶合英金九至十鎊，（中幣百餘圓），貧者僅納二馬或二犛牛而已。父母爲女擇婿，多選富有之家；富者聘妻則多擇財力較低者，以其易於使之滿意也。若女子

容貌端麗，聘財則恒加多。當赫氏遊其地時，有美女曰那夫拉汗（Nevra Khan），求婚者踵接，然以聘財過大，故至二十五歲尚未字人。其地有少年某，愛女逾恒，曾向赫氏貸款，冀償宿願；少年父母亦向赫爾說，足見此女魔力之大矣。

訂婚後，聘財交足始能結婚。結婚時，立新帳，即於其中行禮。教士捧經，朗誦夫婦相互義務。是日男家大張筵晏，賓朋畢集，皆衣新「喀喇特」（Khalat衣服之意）。設男子爲遠村者，則婚禮常舉行於女家，禮畢，始共赴新幕焉。

人死後，將屍體洗淨，纏以白布，然後葬之。穴深三呎，穴底之一側鑿洞，置屍其中。塡土樹石，四十日內，家屬按日哭奠。

吉爾吉思人什物有限，移動時，三犛牛即可運之。傢具銅鐵陶磁皆有，多係購自喀什噶爾及葉爾羌諸城者。帳中每獨闢一處，以儲食品飲料。飲料最佳者曰「愛蘭」（ayran），爲乳水相和，煮沸微酸之漿液。又有「開馬克」（kaimak），爲犛牛乳加杏仁粉製成者，色黃味甘。日常所用之乳不加煎煮者曰「酥特」（Süt）。各種乳酪皆儲山羊皮袋中。普通食品，犛牛乳及牛肉爲主。每週殺羊一二次，全家環坐大嚼，以刀割食，肉盡乃已。骨皆擊碎，以取其髓。就食之先，必須洗手，並呼「阿拉乎阿克巴爾」（Allahu akbar），即「上帝偉大」之意也。每日五次例禱，皆老人舉行。

男子工作甚輕，除買賣交涉及驅牛羊上下草地外，無他事事；居恒圍爐談笑，以度時光。婦女工作甚重：支架帳幕，紡織頭巾氈毯，取乳編繩，飼羊哺子，治餐縫衣，……皆女子任之。男女勞逸之差，可謂甚矣。

其人世界知識，頗爲缺乏。除東西土耳其斯坦諸大城外，如俄，英，中國，波斯，乾竺特(Kanjut)，喀什米爾，西藏，印度，大喀喇庫里，羅布泊，北京等，彼等雖知之，然清晰者頗少。其人呼俄人爲「烏魯斯」(Oruss)，稱歐人曰「佛耶機」(Feronghi)。堅信世界爲方形，四周環海，太陽繞之而行。赫氏雖百方譬喻，證明地爲球狀，繞日而行，然彼等將信將疑，仍謂無論如何，其所居之地，甚爲靜止，未曾移動也。

其地耆年時有談及往事者。耶庫里之布拉特伯克(Bog Bulat)，自謂當雅克布伯克時曾任百夫長，後隨哈奇木汗圖爾拉 (Hakim Khan Tura) 圍攻塔什庫爾干 (Tash-Kurgan) 之大笈克人，一週未下。會中國援軍至，兵潰，哈奇木遁，布拉特被擒，俘送吐魯番。當哈奇木敗逃時，布拉特有兄爲華兵所獲，戮於喀什噶爾，以是銜恨華人。布拉特居吐魯番九年，遇釋歸。華官以其敦謹，使爲帕米爾伯克，布以殺兄之仇，拒不受命。迨俄人據帕米爾，布遂爲耶庫里伯克；惟孑然一身，窮愁交迫，暮景殊爲可憫焉。

肆　塔克拉馬干沙漠之穿行

赫氏居喀什噶爾約將四月，爲關於此次旅行之報告。翌年春，遂決作塔克拉馬干沙漠(Takla-makan)之考査。

一八九五年二月十七日，赫氏自喀什噶爾啟程，發瑪拉爾巴什(Maral-bashi，即巴楚縣)，越五日，抵其地。瑪拉爾巴什在喀什噶爾河南岸，又名都侖(Dolon)；烟戶千餘，通稱都侖人；語言，宗教，風俗，與東土耳其斯坦人同，惟形貌完全爲回紇人(Uigur)耳。

赫氏在瑪城附近，調查數日，以三月二日離其地南行，沿葉爾羌河左岸，越荻叢，楊林，沮洳，沙磧，經數小村，於三月六日至賴利克(Lailik)。葉爾羌河寬約二百呎，左岸平淺，沙渚頗多；右岸陡直，高於水面六呎；惟水漲時亦常爲淹覆也。河最深處六呎三吋，水流速度爲每秒二呎八吋，洩水量爲三千零六十立呎。水不清澈，下視僅及二吋。賴利克等村居民，多以漁爲業。赫至此地使從者赴葉爾羌購橐駝，零星用品，及香油，以備旅行漠中之用；蓋以香油飼駝，可使之一日不食也。駝行漠中，在三四月時可三日不飲；至冬季則可支持六七日。

賴村之西二日程，有寺曰烏爾丹帕得沙(Ordan Padshah)，東土耳其斯坦回教名寺也。赫氏以三月九日往遊其地，途經特里木村(Torom)「特里木」者，回語「耕種之區」之意。土人謂昔日水澤充足，禾苗豐茂，貨穀者齊集；今以河道遷移，日就零落矣。

烏寺朝謁者頗多。據守者言：烏爾丹帕得沙乃回教英雄，其眞名爲蘇丹阿里阿爾斯勒恩汗(Sultan Ali Arslan Khan)，八百年前，因傳播回教，殉難斯土。自是以後，遂爲東土耳其斯坦烈士傳中之主要人物焉。

賴村之東南，葉爾羌河右岸，有村曰麥爾凱特(Morket)，赫氏因候人購駝久不返，遂由賴村移居其地。時村中方有傳染病，惟居民少用醫藥，多請巫師禳解。法於晚間舉行，息燈火，三長鬚老者衣長大白衣，持鞔皮鼓，至病者居室敲擊。初以指敲，聲甚急，惟頗一致，無參差。繼以掌，僅一聲。終以拳，六擊而復以指，循環不已。有時作婆娑舞，有時擲鼓空中，承以手同聲一擊。如是者約五分鐘，蓬蓬然聲如雷，九次乃已。其意以爲病者皆有鬼附，擊鼓所以嚇鬼，鬼逃則病自愈也。婦女生育時患病，請巫禳者尤多，亦於晚間舉行，惟術則稍異。其法：巫入病室，先注視燈光，謂可由光中見依附婦人之鬼。繼則敲鼓如前法，敲時，鄰人畢集；一闋告終，皆退，僅留巫者及病婦於室中。巫植木棍於地之中央，堅持之；上端束繩，繫之天花板上；使病婦用力引繩，鬆解乃已。巫再擊鼓，謂鬼已遠離。鷹在其地，亦被視爲與巫有同等法力之神物；故婦人病時，恒有放鷹室中驅鬼者。

其地人民詞訟，皆歸伯克管理；不服伯克之判決者，可至中國官廳上訴。淫風頗熾，姦非罪甚多，惟治法並不嚴酷。犯者，婦人則塗黑其面，背綁，役牽牡驢，使婦隨驢後，遊街示

衆。婦女如嫁華人或歐人，則目為不潔，死後不得入回教葬地，因其已食豚肉也。

土人婚喪儀注，與帕米爾人相似。婚禮聘財皆歸女之父母，多寡亦因財力而定；富者多至二「騰格」，貧者僅送少許食物及布疋而已。婚姻亦由父母代訂，惟如男女相愛悅而父母作梗時，二人可偕逃他處，數月後同歸，設筵道歉，即足了事。

沿塔克拉馬干沙漠居民，對漠中神話甚多。赫氏在瑪拉爾巴什時，回官曾謂漠中甚危險，為「台里司麥特」(telesmat阿剌伯語「妖魔」之意)所轄；多古城宮室，金銀財賄。人若攜錢物經行其中，必為惡鬼所拘而不能還；欲保全生命者，唯棄其所有之一途。古城有曰塔克拉馬干者，因以為全漠之名，亦简稱塔干(Takan)。瑪城附近，多呼此沙漠為「代肯代咯」(Dokken-dokka)，回語一千零一之意；因故老相傳，謂漠中埋有一千零一城也。又有人謂，昔時有某甲由和闐穿沙漠至阿克蘇，迷途，至一古城，見中國鞋甚多，觸之則為灰塵。又有某乙旅行至漠中，過一古鎮，金銀騰格頗多，飽載而歸。詎方行之際，忽有多數野貓，狂奔而來；乙乃棄其所得，隻身逃回。後再至其地，則黃沙漠漠，一無所見。又有回教教士某，和闐人，以負債務糾纏，赴漠中尋自盡。不意巧獲無數金銀，遂成鉅富。其餘之入沙漠尋寶者甚多，然能生還者少。蓋漠中多惡鬼，惡人獲其寶藏，故必致之死地也。

賴村之人亦稱漠中多異事；有野鬼，專以惑人為事。旅客經過時，常聞有呼其名者；如聞

聲尋之，則迷途渴死。（按玄奘，馬哥孛羅，皆曾謂沙漠中有鬼魅呼名迷人事。蓋是種傳說，由來已久。）其地有一種流氓，居恒無所事事，常結夥行漠中，冀有所獲。此輩既無正業，故皆仰食鄰人，且常竊盜劫掠，爲行旅居民害。

赫氏居麥村十餘日，四月十日，以駝已購齊，遂首途入塔克拉馬干沙漠中調查。從者四人；駝八，犬二，雞羊各數隻，裝清水約百加侖（gallon，每加侖約合中國四升四合）。當啟行時村人爭來觀，且偶語曰：「彼等必不能生還！」然赫氏久欲一覩此龐大沙漠之究竟，並不爲之氣餒也。

初行十二日中，沿途掘地尚可得水，間亦有沼澤植物，故旅途中尚無若何困苦，惟沙丘起伏，陟降維艱耳。迨至四月二十二日，遂入「眞沙漠」境：生物水澤毫無，目之所見，惟廣漠無垠之黃沙而已。二十五日，檢視貯水，因氣候風烈，飲用過多，所餘者僅足二日之需；而前途茫茫，不知何時可至有水草之地，以是不得不留之僅供人用；於是駝犬因疲憊乏水，漸有倒斃。至五月一日，貯水早已告罄，乃殺羊取血，以解煩渴。繼從者更取駝溺和醯糖，搶奪飲之，頗仍無濟也。是日，二從者渴死，赫與餘二人棄所有大半，以駝負儀器錢幣東行。至五月三日，始稍見楊柳，惟無水泉。時諸人皆喉乾欲裂，四肢無力，一從者又倒臥不能走，赫乃與餘一人掙扎而行。五月五日，抵一密林，知離水澤不遠，然已精疲力竭，寸步難移

，倒臥地上，奄奄待斃。既而赫稍蘇，爬行越林而前。幸天不絕人，遇小池一

痛飲後，以靴盛水，歸視林中垂死之從者，因得昔慶更生。

渴既得解，餓復隨至，而食品均已棄置中途。無已，乃取嫩葉及小蛙充飢。東走。不遠抵一河，蓋已至和闐河矣。沿河西南行，遇牧者，向之求食，稍得果腹。赫在其地小住數日。一日，有人牽一駝自北來，見赫，歡呼急趨；視之，乃五月三日倒臥於中途之從者也。蓋從者自赫等走後，夜間涼風吹動，體力稍蘇，遂牽駝鼓力循足跡而行，遇商隊乃得救焉。

赫等與牧者相處十餘日，向往來商人購馬匹食物，傍河而北，迂道阿克蘇，烏什等地，以六月二十一日，還抵喀什噶爾。中途，所僅存之一駝，復因過勞病死。是行也，計死二人，八駝，二犬及全數鷄羊；得生還者，僅三人而已。

伍　帕米爾南部之旅行

赫於喀城休養約三週，以七月十日啟行，作南部帕米爾之踏査。越一日抵烏帕勒（Upal）；由此西南行至帕米爾，有四路可通：曰阿雅格梁（Ayag），曰奇茲格梁（Kizig），曰布魯庫斯達坂（Buru-koss-davan），曰烏魯格愛特梁（Ullug-art）。四路中以布魯庫斯達坂爲最艱險，僅於他三路冰雪封凍時有人行走。烏魯格愛特梁雖亦難行，然其時正值河水氾濫，他三路皆不能通，故不得不取道其地。

烏魯格愛特梁，高一萬六千八百九十呎，頗陡直。過梁西南行，十餘日至塔什庫爾干，回語「石堡」之意，古代渴槃陀國名城也（今蒲犁縣）；故壘巍峩，矗立半山。其地新經地震，裂痕尚在，房屋倒坍者頗多。

自塔什庫爾干南行，至輿都庫什山北麓。稍事調查，遂西抵瓦克吉爾（Wakjir）。是處為分水中心：瓦罕河（Wakhan-dasia阿姆河主源）西流，塔格杜姆巴什河（Taghdumbash）東流，印度河支流諸水則由此南流。時英俄帕米爾劃界委員正在米曼雅里（Mohman Yolli）勘查，距瓦克吉爾不遠，遂往會焉。

赫與英俄委員同處約三週。直至界線劃定，約章批准，樹碑為誌；各還本國，赫始東還。取道塔什庫爾干，闊克喇巴特，（Kok-rabat），英吉沙爾（Yangi-hissar）等處以抵喀什噶爾，時已十月三日矣。

帕米爾南部，居民多大筏克人，亦有吉爾吉思人。前者皆屬十葉派（Shiite），後則為素尼派（Sunnite）。兩派頗輯睦，且互通婚姻。其在華界者，年僅納柴草芻秣少許。惟當雅克布伯克時代，擔負頗重。然吉爾吉思人多樂受其管轄，不獨華人統治，因雅克布伯克為回教信徒也。

蘇聯的領土和人口(續)

俞穀珙譯

歐俄殖民地的樣式　根據我著的歐俄城市和鄉村的生活(Town and Villago Lifo in European Russia 一九一〇年出版)和氣界圖，我認爲在俄羅斯平原的殖民地共有十個不同的情形，就中三個是各地普遍的。

北帶殖民地應特別注意到集合產業：就是耕，漁，和林產的選擇。只有少數從事農業殖民地，獨佔河谷，湖岸，和海岸。在分水界有泥炭的沼地，仍是全無人煙。這種情形，在土味拿河(Dvina)，阿尼牙河(Onega)和北方諸河流域，是很發達的。

在中央分水界冰河土壤地方的殖民地，最著的是多栽培亞麻和穀類。谷地中濕氣很大，並有長期的冰凍季節，因此人民都在泥土堆石的丘陵或岩石上建築小村落，作爲藏身之所。雖氣候比較溫暖乾燥，但是地下水仍是距地表不深。平均田禾的成熟時期，高地比谷底，總是晚着十日。這個情形多在俄羅斯平原西北部和窩瓦鄂喀兩河中央。

南方的殖民地，據有樹木水草豐茂的黑土帶谷地，範圍很大，並在高險的河岸之上，免爲春季融雪冲沒；有許多地方，殖民地特別的毘連，宛成一個極狹的地帶，伸長能達十粁；舉目望之，茫無涯際。有時居民生齒日繁，被迫他去，甯移居西伯利亞或北高加索，也不願意到分水界去。像這樣的殖民地，當然要和在分水界水草豐肥地方的亞洲蠻族，甚行戰

門，並且驅逐移民到有樹木谷地。現在居民不注意挖掘深井，是因爲在地面下不深的地方，就可以得到地下水。

此外殖民的情形，有在棧道和古代大道的，叫作大道式；有靠近鐵道車站，成商業中心或夏季住居地的，叫作鐵道式；有在攝生適宜地方的，叫作夏季避暑地式；有在工業發達地方的，叫作工場式；有在礦業發達地方的，叫作冶金礦業式；有在漁業發達地方的，叫作漁業式；至在克里米斜坡和高加索，環境特宜於栽培果樹的，就叫南方果園式。

殖民地的密度

俄羅斯平原全部的殖民地密度，從西北向東南遞增。在西北冰河構成的地方，地勢稍有起伏，平均每殖民地有三十至一百的居民，沿黑土地的粘土地方，從一百至二百，黑土地方從二百至六百，也有多至一千的。黑土地方的界限，同時就是大殖民地的界限。此地大殖民地的居民人數，雖然每個能到一萬以上，但是仍然保持純粹鄉村的特色，不能叫作城市。這種情形，烏夷考夫特別的指出，就是在匈牙利西西利和巴爾幹各國，凡具相同農業特性的，都有這種狀態。

俄羅斯散布各處的殖民地，常常遇着障礙：一種是屬於自然的，一種是屬於歷史的。前者的情形，應當注意的，是俄羅斯平原南半分水界地下水的深度，和冬季凍地中雜有雪堆，致使人民聚集在較大的殖民地，可以互相取暖和防禦。後者的情形，應當注意的，他們感於防

樂群族的必要，所以不願意他們的同族移居到獨立的區域。在森林地方，因爲可以防備冬季寒風，作一個蔽身所，所以殖民地面積較小。但是因爲防備野獸吞噬牛類，所以各殖民地都相密接。

黑土地的北界，爲分水界式殖民地和帶狀谷地式殖民地的分界。這個分界，在俄羅斯平原中，從泡道利亞(Podolia)到喀瑪(Kama)河口，是村落人口頂稠密的地方。因爲這個地方能供給多數移民，遷往蘇聯的亞洲一部和北方高加索，所以我叫牠作殖民的樞紐。

美國的經濟學家喀利(Carey)發表一個定律：就是農業殖民，最初到一個未開闢的地方，往往不佔據最肥沃的土地，而佔據與他們的器具合宜，最適於工作的土地。這個定律和俄羅斯的實情也相合。就是現在人口最稠密的地方，不在黑土地，而在靠近黑土地北界較肥的黏土地。在這個地方，繼續經營農業，地力已竭，於是人口才向南遷移，達到黑土地本部，黏土地的多數人民，轉而從事工業。俄羅斯平原的地理中心，起自莫斯科工業地，現在政治的同化力，已經達到全部平原和西伯利亞。

城市的發達　俄羅斯城市的發達，在歷史上共分四個時期。古代的城市，都是軍事殖民地構成，大部分繞以木做的堞樓城壁和溝壕，因爲古代俄羅斯多木柵，所以直到十四世紀，斯堪的那維亞人還叫俄羅斯爲木柵國。從木做的城壁，到軍事的殖民地，都有放射狀的道

路相通，大多數的城市，是起原於軍事，現在仍然有許多放射狀街市，聚集在一個中心的樣子，像莫斯科下新城 (Nijni Novgorod) 斯摩稜斯克 (Smolensk) 諸城的中心，都是用石建築，現在仍是呼曰城砦。

中世城市的發達，因為西方俄羅斯土地，漸漸的被波蘭立陶宛(Polish-Lithuanian)國合併，這些城市殖民地得享馬格代堡律(Magdeburg Law)所允許的西歐中世商工特權，並允許猶太人移住，這是俄羅斯最初出現的特許城市；凡建築房屋，都是用瓦鋪房頂，在較東的地方，是不容易見得的。

現代的開幕，是在十八世紀初年莫斯科國搆成俄羅斯帝國的時候。這時國內情形隱固，政治的中心，比上軍事的重鎮，需用較大，所以古代木築堡壘，幾乎毀棄無餘。許多中心城市，都變成矩形計畫：中央為商場所在地，並有石築的禮拜堂；周圍環繞的，是政治建築物，大抵也是用石修築的；至於普通市民的房屋，仍然多數用木，屋頂或用鐵或用板，情形不等。

最近代始自十九世紀的初年工業城市初興。至十九世紀的下半期，在鐵路附近，有商業城市蔚起，因此彼得堡莫斯科間的鐵路綫，僅僅經過七十七年，所有主要各站，都變成城市，並且附近各地，又有許多小城和鎮市，紛紛興起。

西伯利亞城市和歐俄相同，最初成立的，都是純粹由於軍事和政治的關係，多數由是利民，但是人民不免示出一種特性來，就是內中有多數政治犯和刑事犯，他們對於各種工作，都能供給出一種自由勞動的需要。西伯利亞最初成立的多數城市，都想急速壓服土著，成最大的佔據者，但是這種狀態，爲時不久，因爲和地理的狀況不能適應，也就自然而然的消失了。波塔甯（Potanin）就西伯利亞各城市所受商業的影響，說明幾種奇異現象：西部西伯利亞的貿易品，大抵是物多價廉的穀類皮革等農產品；反之，東部西伯利亞，大抵是價昂量輕的黃金毛皮甎茶等物品。在西伯利亞鐵路未修以前，西部西伯利亞的商人，每年所到的地方，僅達烏拉山的伊爾畢提（Irbit）和其他的烏拉山城市。若東部西伯利亞的人，能作長途旅行，達到歐俄彼得堡莫斯科下新城等文明較高的中心地，並將西方大部分文明，反射到距離歐俄較遠的東方各城。在最後的二十世紀，俄羅斯放逐多數黨人於東部西伯利亞，也於本地文明的提高，有絕大的影響。

俄羅斯平原和西伯利亞各城的概狀，比上西歐的程度，低的很多。最近十二年來，並未改良，因爲有許多已經毀壞的建築物，到現在還沒修復。

蘇聯南部山地，有一種特別式的城市；在克里米半島和高加索山北方傾斜面，有許多城市是園城（Garden city），牠的效用，可以作攝生療養地。在外高加索的多數城市人民，具很濃

厚的鄉村色彩，最著的是哥爾其斯(Kolchis)中央亞美尼亞(Armenia)亞塞爾拜然(Azerbaijan)等地，這些地方的大中心，就是第府力斯(Tiflis)和巴庫(Baku)。外高加索各城，除却黑海沿岸，在諸倭羅索斯克(Novorossisk)和巴統(Batum)間，所有新建的多數城市，完全是歐洲式外，還有多數是帶東方特色的，但是兩者之間，很難區別的十分清楚。

土耳其斯坦的城市　斯拉夫殖民達到土耳其斯坦時，發現撒馬爾罕塔什干布哈拉基發等多數人口衆多的古城，和河谷中泉地的城市。這些土人的城市，完全沒有破壞，可以和園城式的廣大俄羅斯殖民地比肩。並且因為政治的關係，又有許多新城，像維爾尼(Vernyi)阿斯哈巴得(Askhabad)克拉諾佛斯克(Krasnovodsk)等，都是在舊城故墟，用純粹俄羅斯式建築的。從中亞細亞鐵路和塔什干鐵路告成，人工灌溉法擴廣，才能誘動俄羅斯平原移民，紛紛的向土耳其斯坦遷徙，因此，這些城市，在新經濟上占重要位置，發展極速。在舊日布哈拉基發兩汗國內，很能引誘斯拉夫的新移民，所以城市人口，較前加多。雖然兩汗國的城市數目，已經達到三十五至四十之多，比上亞俄全部，僅有一百城市，誠然較大。但除布哈拉城為例外，竟無巨大的城市。按照烏爽考夫的主張：這鄉村的亞細亞，早已完全成立，中亞的土著城市，雖然人煙聚集，汚穢不潔，但是全部為鄉村狀況，並且有少數古代回教的公共紀念物，和附近的俄羅斯園城，屹然對峙。

城市的分類　俄國大革命後，官府對於城市的分類，有極大的變化。現在凡工業不發達的地方，就是居民不滿一千，也可叫作城市。把城市和城市式的殖民地，分別清楚，有多數城市，外表建築佳良，居民匯集，從古就無人知道。現在有許多地方的名子，業已變更；官府的報告，也不添註從前的名子。要是想着用原來的名子，逐一對照，是一個極感困難的事情。

城市人口的增加　按照一九二六年的人口調查：蘇聯城市的人口，共二千五百七十三萬四千四百一十八人，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一七·六。一八九七年的調查，城市人口連附郭居民在內，占百分之一三。這次計算，有許多城市式的主要中心地，官府名冊，均遺漏不載，當然比上自然的情形，數目稍覺減少。一九一〇年，我著的一本書，叫歐俄的城鄉 (Town and Country in European-Russia)，想着除芬蘭外高加索外，把歐俄的人口，修改一下，得出的數目，是百分之一五，此外半城市的居民，又占百分之三·五，全部人口的登記，除鄉村外，又有一部分登記在他處的，占百分之三一。在俄羅斯的亞洲一部，不在我的計算範圍內，這城市人口不算十分發達。大約俄羅斯帝國的城市人口，比上百分之一五略低，但是無論怎樣，比上官府報告的百分之一三，總是略高。

從一九一八年以後，俄羅斯西方人口最密的地方，連上多數的城市住民，都已經和俄羅斯

分離。並且革命以後，不少的城市人民，都由城市逃到鄉村，但是城市居民的百分數，比上從前，仍是較高。這可以發現在俄羅斯的聯合組織，計算一下，就是地方自治，需要很多的政治中心，這新成的或擴大的城市中心，能從鄉間吸收許多人口，從事工作。在革命之初，附郭殖民地人民，全數奔逃，街市多數毀壞，但是從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六年，因爲造屋救濟的結果，人口增加到百分之三九，同時勞動界殖民地，增加到百分之三八，靠近鐵路和水路的殖民地，和工業城市一樣，通通增加到百分之三二。此時蘇聯各城人口的平均生殖，爲百分之二四，換一句話說，就是每年增加百分之六。城市人口，中央地方最多，它的支派，分向列甯格勒和南部地方烏拉地方。

從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革命後，彼得堡的人口，落至七十萬，郭外許多的木屋，都拆下來用作燃料，現在人口又增加到一百六十萬，將來尙繼續增加。但同時都城莫斯科，竟躍居第一位，基輔巴庫人口，也凌駕敖得薩，這是因爲一九一四年後，商港日形衰落，人口比上各大城增加的很小。根據人口生殖的報告：諾佛尼可來夫斯克(Novo-Nikolaevsk)當革命後，改名諾佛西伯爾斯克(Novo-Sibirsk)，人口增加，達到百分之二三一〇，已經成了西伯利亞主要政治的中心，並爲最大的鐵路和水路會合點。此地在阿爾泰山以北，臨着鄂畢河，正居黑土地的中心，在全部西伯利亞中，人口最密。最近一八九五年，我曾在諾佛尼可來夫斯克所在

地的松林中，偶然在林中人的小屋裏，度過一夜。從人口調查後，各城人口，極速的增加，附近的木造小屋，僅經過一夜，就能造成。因爲諾佛尼可來夫斯克的進步，致附近地理位置不甚優良的古城托穆斯克，（一九二六年人口九二四八五）和臨着鄂畢河的古城哥利萬，（Kolyvan）（人口八〇〇〇）都受她的影響，不能十分發展。其次人口增加最速的，是在額爾齊斯（Irtysh）河岸鐵路水路會合點的衕穆斯克。東部西伯利亞人口較稀，城市人口的增加不快，人口沒有達到十萬的，就是伊爾庫次克，也不過九八九七九人，太平洋的海參崴，超過十萬。大體上說：西伯利亞和蘇聯邊境的各城，在殖民進步的通則上，比上舊日的大俄羅斯人口，增加較快，在歐俄荳奈次（Donets）河流域的約索夫喀，（Yuzovka）因爲冶金業發達，所以人口增加極速。

蘇聯主要城市人口表

城名	一八九七年	一九二六年	百分增加
莫斯科	一〇三五六六七	二〇一八二六八	九五
彼得堡（列甯格勒）	一二六七〇二三	一六一一一〇三	二七
基輔	二四七四三二	四九三八七三	九九
巴庫	一一二二五三	四四六八三二	二九八

敖得薩	四〇五〇四一	四一一一一一	一・五
哈科佛（Kharkov）	一七四八四六	四〇九五〇五	一三四
塔什干	一五六四一四	三二〇八六五	一〇五
羅斯多佛昂頓（Rostvo-on-Don）	一一九八八九	三〇四八一二	一五四
第府利斯	一六〇六四五	二七九五六五	七四
薩拉德夫（Saratov）	一三七一〇九	二一一七六五	五四
熱喀特林諾斯拉夫（Ekatoriroslav）一名的尼普爾羅彼得夫斯基 Dnioporopetrovsk	一二一二一六	一八七六四四	五四
下新城	九五一二四	一八一一八九	九〇
喀山	一三一五〇八	一七四一三二	三三
薩馬拉	九一六七二	一七一九五二	八八
熱喀特林諾達爾（Ekatorinodar）	六五六九七	一六一九六五	一四六

一名克羅斯諾達爾 Krasnadar			
痾穆斯克	三七四七〇	一六一四七五	三二八
阿斯達拉干	一一三〇〇一	一五二五四三	三五
都拉	一一一〇四八	一四九一七二	三四
薩利森（Tsaritsyn）	五五九六七	一四七一八四	一六三
一名斯塔林格勒Stalingrad			
熱喀特林堡	五五四八八	一三四三五六	一四三
(Ekaterinburg)			
一名斯勿爾德拉夫斯克Sverdlovs			
明斯克	九一四九四	一二三六一三	三五
痾倫堡	七二七四〇	一二一九七五	六八
諾佛尼可來夫斯克	五〇〇〇	一二〇六一一	二一三〇
倭羅奈茲（Voronezh）	八四一四六	一一六五七六	三九
雅羅斯拉夫（Yaroslav）	七〇六一〇	一一二一〇三	五九
伊萬諾佛倭茲奈森斯克	五三九四九	一一一一一四	一〇六

(Ivanovo-Voznesensk)			
提衛爾 (Tvor)	五三四七七	一〇五七一四	九八
約索夫喀 (Yusovka) 一名斯塔林Stalin	三三〇〇〇	一〇五七〇六	二三〇
海參崴	二八八九六	一〇二四五四	二五四
撒馬爾罕	五四九〇〇	一〇〇一八二	八三

交通影響到人口的分布　在交通路徑十分困難時，蘇聯能夠漸漸的佔據領土，是成功於斯拉夫族的農民。現在全領土交通，三分之一用犬與馴鹿，六分之一用駱駝，二分之一用馬與牛，而南部領土的一部，則用騾驢與水牛。在西歐地圖上，令人注意的，在俄羅斯國內驢子產生區域的北界，到極北境域，以驢子不能忍耐隆冬的地方為止。鐵路網在領土西部，較為發達，正在馬的產生區域內，並有二三幹綫，供給其餘地方之用。在蘇聯境內的大部分，河流在一年中，結冰的時間很長，僅有少數能和運河相連。廣大西伯利亞的河流，多數流入北冰洋，交通不便，就是蘇聯最著名的水路大動脈窩瓦河，也是流入內地的鹹水湖，勉強名之曰海。因為未用碎石鋪的道路，極為惡劣，所以汽車的交通，很不發達，據官府的報告

：一九二七年俄羅斯全國所有自動汽車，僅一萬二千輛（一九二八年美國全國所有汽車，達二千三百萬輛以上），俄羅斯廣大區域的殖民，應得到極大的聲價。

房屋的樣式　歐亞洲的斯拉夫族殖民，特別注意隆冬，所以他們的房子，沿用數百年前的樣子，屋小而暖。冬季北部森林地，用木材取暖，南部草原地，用草稈乾糞取暖。房屋建築，北部用木，爲單一屋頂；中部爲木屋頂，被以茅草；南部用泥土，被以茅草蘆葦泥土等。這個樣式的建築，叫他變成西歐式的，人民多不贊成，進行很緩。最著的是改建樓房，生火取暖的問題，解決較難。加上人民多數貧乏，因此蘇聯各城，除幾座大城外，都是有多數鄉村式的建築，和西歐各城的狀況，大不相同。

蘇聯各部的關係　蘇聯廣大荒涼的地域，人煙稀少，在森林地多狩獵民族，在草原地多游牧民族。像這樣的生活狀態，土著城市，當然是不能發達的。但是現在自治聯合的組織開始，纔感覺城市的必要。地方人口的唯一利益，是在利用俄羅斯邊境上的各城，建設首府，根據地方的風味，改變城名。因此希利安人(Zyrians)將小俄羅斯邊境上的烏斯脫希索爾斯，(Ust-Sysolsk)（居民八千）作爲共和國的首府，改名哥密；(Komi)；吉爾吉斯人(Kirghiz)在喀薩克斯坦(Kazakstan)共和國中，也將俄羅斯邊境上的派羅夫斯克(Perovsk，居民二萬二千)改名克茲爾阿爾達；(Kzil-Orda)；維爾尼(Vernyi居民四萬五千)也將牠的名子改成阿

爾瑪阿塔；(Alma-Ata)；巴什開爾共和國的首府，也是大俄羅斯的烏發城（Vla）居民九萬七千）。此外例子很多，寔難一個一個的舉出來。西歐人多注意到殖民上，其寔這是最新的和平共同生活。

與上邊情形相同的，就是蘇聯雖沒定出一個普通強迫用的官話，可是國際語必限於蘇聯的言語，結果俄羅斯語成了蘇聯的一種普通語。同時各聯合共和國和各自治省，在牠們自己的境域內，仍然用他們自己的方言。現在各地，既沒有文學的國語，又沒有較發達的方言，所以這言語的活動工作，正在進行中。

有一件事情、影響最大的，是提倡地方的測量，新成立的雅庫夏(Yakutia)喀維克斯坦巴什開利亞(Bashkiria)喀來利亞(Karelia)布利亞夏(Buriatia)諸共和國，牠們的領土和人口，自然需要列甯格勒科學聯合學院的科學家，加以仔細的研究。列甯格勒聯合地質委員會，是發見蘇聯各國礦產富源的。莫斯科中央政治統計院和各共和國的地方統計團體合作，功用在作出聯合調查來。這件事情，必須各共和國的地方統計社，用本地的方言，作出報告來，總能完全成功。莫斯科聯合公共設計委員會，是把各共和國的經濟，像電氣交通等，寔行調查。因此把自然界不同的各聯合共和國，組成一個大聯邦，牠們的關係，是由於經濟生活在互助原則上而成立的。

蘇聯人類的聚落(Human agglomeration)，居民共一億四千六百萬，產生時經濟發展與經濟的困難狀態，並且很明顯的是缺乏鞏固的平衡性。但是常在國外衝突中，能獨立的處理國內事情。烏貞考夫曾經指出，他說：「世界各國，唯獨俄羅斯和中國，有國內貿易，能表現國民經濟生活的主要部分。」

俄國地理學家西陵尼克（Silinich）曾經觀察大戰前俄羅斯的帝國主義，純粹是屬於地理的，目的在尋找自然空間的境界，和其他歐洲各國的帝國主義，屬於經濟的或國家的，當然不同。俄羅斯因爲和蠻族經過長期的戰鬪，養成一種衝動性，所以它的利益，和他國衝突時，所佔據的割讓地，很容易區別這些蠻族。據俄羅斯大詩家普斯金（Pushkin）說：歷史上俄羅斯雖受環境的限制，仍要注意到永不結冰的海上；但是俄羅斯人民，已經將他們的主要能力，用到廣大荒凉地的殖民和嚴酷的自然狀況的奮鬪上了。

俄羅斯保持它在歐亞洲的自己利益，既不屬於純粹歐洲的，也不屬於純粹亞洲的。就中的一個利益，在和解土著和調停從事農業的蠻族，這個問題，已經完全成功。就是前者的仇恨，已經變爲友好，並且規定土地的疆界，彼此不相侵擾；後者已經漸漸的激發他們的自由意志，趨向舊日他們憤恨農業毀棄農具破壞灌溉的原有地方去了。

、觀於俄羅斯殖民的趨向，很値得我們表同情的。再加上和惡劣的然自環境，作勇猛的戰鬪

，東方斯拉夫族殖民的成功，在人類史上穩占一個最優的地位。這不是利他主義，導著他們和野蠻的土著調和，實在是處在極嚴厲的自然環境之下，不能不聯合人類，和自然相抗衡，當然就引導他們從事互助了。

作者係俄國著名地理學家彼得，謝米諾夫，天，山斯基 Peter Semenov-Tian-Shansky的兒子，專攻地質學。他現在為列寧格勒大學地理學教授，兼着俄羅斯地理學會科學部部長，中央地理博物院（作者於一九一九年組成的）顧問和科學院理事。一八九七年俄羅斯舉行第一次總調查時，他曾作過調查委員會幹部的秘書。他的著作很多，最著名的是俄羅斯地誌大全 (Complete Geographical Description of *Russia*)，全書共十一卷，於一八九九年至一九一四年，完全出版。他總算是俄國第一流的學者，這篇文字，當然是很有價值的，但是篇內為舊俄的帝國主義辯護，狹義的國家觀念，仍未打破，不能不說帶點赤色帝國主義的色彩了。　譯者識　一九二八，一二，二五。

歐洲土地與人口之研究

胡稚郎

歐洲自十八世紀，始脫開中古的經濟與社會之狀態；至其所以成此鴻溝者，則須從地理及人口方面考求之。惟有二重要之點，吾人須加以注意者，即：

一，歐洲地勢甚宜於社會進化；

二，歐洲人口之發達分布早開端於十八世紀之前。

今世六大洲中，除澳大利亞外，實以歐洲為最小，宛如亞洲大陸一附著物。而在歷史上，斯土一部亦原為亞洲人種所播佔。今日之燦爛西方文明，本遠在亞人制度思想生活發微之後。故西方大陸，彼時若何，多莫明究竟，非若現代之調查完備可比也。

本洲地界，昔人多未劃分詳明。至今大西洋中及地中海尚有若干島嶼，是否應劃歸本洲範圍之內，地理家意見尚不一致。其在東及東南兩方面，俄人以據有烏拉及高加索兩地方，便以之為歐亞界限。設烏拉山等地，無山川之連綿，恐歐亞終無鮮明疆界之可尋矣。

至其幅員，則說法亦不一致：有謂三百五十七萬方哩者，有謂四百零九萬三千方哩者，更有謂當在此數以上者。今按所述之最小限度言之，是歐洲面積小於北美之半，小於非洲三分之一，而稍大於亞洲五分之一，較之大洋洲只多六十二萬三千方哩耳。

吾人若一觀歐洲地圖，即知其地勢，東北部為一大平原，西半部為岡嶺交錯之邱陵。其高

原部分可分爲二：

（1）聯原 Connected areas —自伊比利亞半島蜿蜒而東，直迄於黑海者是也。其面積計包有伊比利亞高原，坎搭卜列山脈（橫亙西班牙北境），比里牛斯山脈，瓦士澤山脈（法國東部）阿爾卑斯山脈，加爾典山脈（波蘭南境捷克斯拉夫東境）等。

（2）斷原 Detached areas —圍繞大陸，作半圓形，計擁有冰島，英吉利羣島，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烏拉山，雅拉山脈（克利米境內），及地中海羣島。

此等高地、半皆位置適宜，便於浸潤西風之吹送；對於歷史上，亦頗有重要關係。蓋此等山系，既不互相聯結，且一山之中，多有斷崖幽谷，爲之劃分，極便於穿行。至東北大平原之面積，約有二百六十六萬方哩之譜，外加以匈牙利，意大利兩平原之領域（前者二萬八千方哩，後者二萬一千方哩），已達二百七十一萬九千方哩，以視全洲面積，實佔有四分之三矣。

歐洲除廣漠平原外，尚有三事適於文化之發達：

1 氣候溫和，

2 海岸彎曲，河流多，

3 土質肥美，產物多且完備。

茲先就氣候言之。歐陸北端，已遠入北極圈，而其極南部分，又適在北回歸線十二度半以北；是本洲最大部分，皆處於溫度適中地帶，而利於人類才力之發展；此固早經歷史家所揭明者也。且歐洲之尤得天寵者，則爲大陸方向皆係向西開展；自南至北，皆有大西洋之浸潤，潴成許多內海。而其山脈又皆爲東西向，益便於暖風之吹送。故卽在德法諸國北部，斯堪的納維亞南部，極至遠如冰島，皆不僅雨量無缺，且有較高溫度，在同一緯度，殆難其匹也。

海岸曲折，河道饒多，亦歐洲之利點也。依大陸面積作比，則海岸線之延長，當以歐洲爲最。有人勘測謂歐洲沿海各埠，彼此間之不均距離，不過二百零九哩。試觀利加，丹澤，呂貝克（德國漢堡東北臨呂貝克灣），開魯（德國荷爾登運河東端南岸），亞摩斯德登，布路尼（法國北境），齊卜爾（法國西北境），南阿姆普登（英格蘭南境），利佛普爾，里士本，直布羅陀，馬塞，熱內亞，拿波利，威尼斯，特利亞斯（威尼斯東北），君士坦丁，與其他許多海埠，偶憶及之，便了然其便利矣。

歐洲河流既多，而又富於水量，計其重要水系，約分六支如下：

一，俄羅斯河流注入裏海黑海者也。此系大水有窩瓦河（長二千三百哩），尼普爾河（一千二百三十哩），及頓河（一千哩）。

二，德意志河流注波羅的海及北海者也。如威士徒拉河（長六百三十哩），易北河（長五百五十哩）

，及威澤爾河（長三百八十浬）。

三，法蘭西河流流向西方或南方者也。如來納（長四百九十七浬），羅亞爾（長六百浬），日倫大（長二百五十浬），羅尼諾河（長五百二十浬）。

四，伊比利河流皆西流入海者也。如陀羅河（長四百六十浬），達加河（長五百十浬），瓜地亞那河，（四百五十浬），瓜地爾幾維河（二百九十浬）（兩河流皆在西，葡二國境）。

五，波河水系流於意大利北部者也（波河長四百浬）。

六，多瑙河系流貫本洲東南部者也（長一千七百十浬）。

至於物產，英德之煤雖難比中美之富，俄國南部之麥，雖不及美國及阿根廷產額之多，顧歐洲物產產量，究甚高也。蓋本洲不適耕牧之地，只限於極圈內外，及磽确多山之處，但其面積甚小。此外則遍大陸全部，幾無寸土不毛者矣。麥則由地中海沿岸迤北，可耕至北緯六十九度挪威芬蘭諸地，尙宜於小麥，大麥，燕麥之地尤廣，更可種至六十九度以北。馬鈴薯，德國小麥，蛇麻，亞麻，大麻，玉黍蜀等之可種地域亦甚廣。而從萊因河上流迤南，則菸草，葡萄，橄欖，檸檬，無花果，又爲大宗出產。斯堪的納維亞諸國，德意志及法奧俄諸國之一部，又富於森林。他如英，德，法，比，之煤炭，德，英，瑞典，法，西，俄諸國之鐵，德，挪威，瑞典，之鎳，西，葡，意，德，之銅，德，奧，西，意，之鉛，亦因

德之苛性加里鹽，意之硫磺，產量均甚富。其較為缺乏者，惟金銀而已。

總上所述，係皆就歐洲地理方面立論。茲再就其人民一研究之。自十九世紀以還，歐洲實有二特著之點：即諸國人口之增加，及人民日趨於都市生活是也。吾人欲明其究竟，則凡十六，十七，十八世紀人類生活之狀態，勢不得不略加注意。

十九世紀以前，關於人口發展之確實統計，猶未能有。古代希伯來中國埃及諸國對於人口戶籍，雖早已有所調查，但不過為軍事及財政上設施，藉以供兵役稅賦之核奪而已。羅馬帝國設戶口編查局，主要目的，亦不外此。洎夫中世紀，則更不過偶然顧及於此耳。

考歐洲國家對於人口能作有系統的編查，實自十七世紀始。當一千六百七十年，哥爾卑爾(Colbert)就法國自治區，創有人民生死註冊辦法，後遂推行於巴黎。一千六百八十六年，瑞士政府，乃令各教區強迫人民，凡生死婚姻諸項，均須註冊。特此等查結果，恐終難的確耳。

一千七百四十九年，瑞典又首行調查戶口制度。嗣而芬蘭於一千七百五十年，奧國於一千七百五十四年，挪威於一千七百六十九年，匈牙利於一千七百八十四年，亦均前後學步，惟局部統計結果，成效仍不甚大。英國於一千七百五十三年，始有人提出戶口編查案於下議院，竟然遭上院擯斥，至比之為一種流行病焉。

一千七百九十年，北美合衆國憲法聯合會，始規定議會代表及直接稅則，須按各州人數，平均分配之，殆亦係稽覈人口之權輿。

一千八百零一年，英法二國首創行編查全國戶口事業，其結果尚比較可靠。於是認調査全國戶口爲不可能之妄念乃逐漸打消。迨馬爾撒斯出，根據人口增加及物力生產關係，著有人口影響於社會發達之原理一文，影響所及，乃更開研究人口問題之端緒。至科學方法之統計，則約在一千八百三十至七十年，始告成功者。

當十八世紀時，法蘭西等國之人口統計，終未確實。拉普來氏出，始大告成功。蓋拉氏深信其調査總數，猶不能有五十萬之出入云。

中世紀頃，歐洲人口增加極緩。沙利曼大帝時，法蘭西一地所有人口，約不過八百萬。更歷五世紀之久，尚不過一千二百萬。日耳曼帝國，當十四世紀初葉，人口總數差近一千二百萬，自此更歷二百年，迄無多大變化。英國在中世初期人口，說者紛紛，莫衷一是，而在十四世紀所受黑死病（一三四八年至一三四九年）之影響，又極重大。

考歐洲人口，在中世紀不發展之原因，計有五端：

（一）農產物少，食料缺乏，饑饉洊至；

（二）疾疫流行甚烈；

(三)戰爭甚多，死亡者有人口總數三分之一；

(四)醫術退步，不重衛生；死亡者有人口總數四分之一；

(五)婚期過晚，生育率減低，而以工人一級為尤甚（當時婚期多在三十乃至五十歲之間，即彼邦所謂之中年Middle life也）。

十六世紀以後，歐洲人口之滋生，略較進步，而以在英法為尤著。至一千七百年，英格蘭威爾士人口合計已達五百五十萬，德國則竟達二千萬矣。於時意大利人口亦稍形發達。特日爾曼帝國以受三十年戰爭影響，損失人口全數之半，故獨無增加；直迄千七百年，始漸恢復。

十八世紀，各國人口之發展，頗不一致。多數國家人口之增加率，雖與凶荒災疫戰禍所失略埒；然以移民於殖民地及出居海外結果，對於人口滋生，竟蒙有一種新的損失。而法國人口根本上有無發展，尚屬疑問。據梅拉布氏(Mirabeau)觀察，則謂法國以農產衰落，奢侈增加，人口確較減少。惟是時英國情況，比較尚佳，據彼國會報告，自一千七百至一千八百之一百年間，已幾有加倍之進步云。

至歐洲全部人口，據沙士米(J. P. Suessmilch)氏於一千四百七十一年之推測，斷為一億五千萬，隨又減至一億三千萬。惟美國某統計家，則謂沙氏統算實有三百萬之浮冒，即歐洲全

部人口，當爲一億二千七百萬也。

本世紀中，歐洲各國之人口產生率，均極盛旺，約有下列諸因：

一，醫術及衛生之講求日有進步；

二，食料種類產額增加；

三，君主及經濟學者，相率以人口增加爲提倡。

歐洲當中古時期，政府混亂，戰役連綿，蚩蚩者氓，或迷於宗教束縛，或擾於刀兵繇役，加以疾疫流行，醫術幼稚，人口損折，實有大半。迨中世紀末，局面略變，醫學更有長足之進步：德人巴拉塞爾始用鑛學的藥劑，不魯悉人維塞利始開解剖學之端，英國赫維始發現血液循環之現象。近世以還，光芒愈著：德人倫脫根，發明愛克斯放射線；法人巴斯脫發明傳染病預防接種法；德人康羅更首作細菌學之研究，發見虎列拉菌，因發明謝孚脫利亞血精療法；英人李斯達更發明克活陸福隆麻醉外科療法。至衛生方面，各國更講求不遺餘力。歐人從此乃得日躋壽域，而人口數目，隨以大增。

中世紀歐洲人民，以種種關係，農業未遑講求。直迄近世，乃大形進步。山無曠田，野無廢土，濬濕沼，灌旱田，保護土壤，研究種子，利用機器，分配耕區。據安士迪博士(Dr. Unstead) 最近之調查，歐洲各國每英畝麥之平均產額：保加利亞爲十五蒲式耳（英斗），羅

馬尼亞十七，匍牙利十八，與地利十九，法二十，德二十九，英三十二，丹麥比利時均三十五。以美國土質之沃並施以絕大經營，每英畝所產尚不過十四蒲式耳而已。近代荷蘭以本國土地狹小，且有疏浚須德海築長堤杜絕其與北海之通口，使之變為沃壤之大計劃，其努力益足驚人矣。

夫欲國力之發揚，必具有極多數之國民，故斐得烈大王當國時，亟亟以人口繁殖相鼓勵；英吉利國會亦有禁止工人移居海外之舉，而當一千七百九十七年，更通過獎勵人口繁殖大家庭之議案。迨馬爾撒斯人口論出，多數國家對於人口發達問題，始益知所驚懼矣。

十九世紀以前，歐洲人民多屬鄉村生活。昔日之希臘，則市府國家也；羅馬帝國亦以城市為主區，然希臘羅馬之人口稠密中心，不止限於城市以內；其城市以外，要皆有附郭卜居之人民，既如散漫生活，又似鄉村局面。伊自羅馬帝國末年，城市之為物，乃大顯重要。顧從西帝國瓦解，日耳曼族已佔高盧不列顛西班牙意大利諸地，故終中世紀，歐洲概，全流入村落生活。

十一至十二世紀以後，意法兩國之都市又日形重要，人民趨赴，亦日加多，遂為其工商業發達之濫觴。十三至十四世紀城市生活，仍極風行，不過當時最繁榮之都會，人口終未見甚夥。而關於此點，紀載既少，又多難憑信。計彼時人口確達十萬以上之都市，只惟巴黎及君

士坦丁兩大城，至倫敦人口雖無確實記載亦當與二城相埒也。總之，中世紀城市，擁有四萬至六萬左右人口者，約不過十五至二十以上。如米蘭，弗羅倫斯，熱內亞，可倫，布魯澤（Bruges），根特，呂伯克，等皆是也。若夫其他大多數之城市，雖皆有其經濟及歷史上的重要，特其人口，從未有達十萬者也。

十八世紀，歐洲各國之城市，少而且小，而其城居人口之發展低縮，又互爲消長。沙士米在德國因不能得確切原因，乃一歸之於神意。法國方面，一般且相信城市之發達，係原於鄉村地方之荒廢，而有廣土沈淪之歎。孟德斯鳩氏至倡言於時田野居民，業與往代十分之一相等，並謂此種趨勢，果再長此以往，則舉國土地，勢將絕居民烟火云云。然卡龍（Calonne）當一千七百八十七年致貴族大會之公牘則謂當時法蘭西全境滿一萬或一萬以上人口之城市爲數不過七十有九，且估料此七十九城之口總數，亦不過一百九十四萬九千九百十一人，就中首推巴黎（人口六十萬），次爲里昂（人口十三萬五千），次爲馬塞（九萬）再次爲不爾道克斯（人口七萬六千）。是知孟德斯鳩所言，實有近於誇張矣。

英國以受工業農業劇變之結果，當千七百五十年後，都會人口遂大見增漲。加倫敦在一千七百年爲六十七萬四千三百五十人，一千七百五十年爲六十七萬六千二百五十人，進步本屬甚少；但至一千八百零一年，竟一躍而爲九十萬人口之大都矣。至是時愛丁堡人口爲十萬零

二千九百八十七；格來斯哥人口為十萬零七百四十九，曼徹斯特利物浦伯明罕白列斯登諸埠人口，約皆在七萬五千至十萬左右焉。

要之，十八世紀實為歐洲一新而重要的人口運動開端；計其現象，不外兩點：

（一）外部的……………國外移民……………離心狀態

（二）內部的……………生活日趨於都市……………向心狀態

然嚴格論之，固不得推十八世紀為此種潮流之絕對界線也。

綜上所論，不過略引彼邦，作我借鏡。蓋我國土地人口，於歐洲全陸，實有相當之比擬，特怪國人多一任自然，罕從實際着想，為可惜耳。王桐齡先生嘗謂「中國向心力強，文化上則離心力強，歐洲離心者強，文化上則向心力強」：數語頗含隱痛。夫我國政治方面無論矣，即在學術方面，亦何嘗不然。以四千萬方里國土，而不能改良促進其生產，四萬萬人民而不能導其充分發展，高明之士，方競競從空洞方面，為樹幟標新之捷徑，對於土地民生何關痛長於空而弱於實，誠我國民大病也。

[illegible]

本會出版書籍之三

地文學　張相文著　平裝一冊　定價六角

是書爲本會會長張蔚西先生所著，現已三版。內容分星界，陸界，水界，氣界，生物界五編，附圖八十餘幅，材料宏富，印刷精良。有志地學者，洵當人手一冊也。

發售者　本會

地理學之意義與範圍

張[illegible]著

（一）地理學之意義
（二）地理學之內容
（三）地理學之分類
（四）地理學之範圍

（一）地理學之意義

地學者乃研究地之科學，地理學者乃研究地與人或人與地之一種科學也。地學範圍極廣，舉凡地球上陸界水界氣界各種現象之研究，均屬於茲學範圍之內。凡考求物之關於陸界者為地質學與地形學 geomorphology，物之關於水界者為海洋學與水理學 hydrography，物之關於氣界者為氣象學與氣候學，此皆專論自然現象，純為自然科學者也。惟地質學自十八世紀以來，名家輩出，雷俠兒地質通論 Lyell's Principles of Geology 之出版，尤於地質學上確立不拔之基，迄今枝葉豐茂，附庸蔚為大國，遂與地學及地理學分道揚鑣，各成為獨立重要之科學矣。故今所謂地學者，可專示之為研究地表 earth surface 之科學也。（註十一）至於地理學則不然，所以研究自然環境與人類生活之相互的與繼續的關係。言其性質則介乎自然科學

與社會科學之間，而以自然科學爲立足點，社會科學爲觀察點。此與地質學地學之專論自然現象，及歷史學之專爲人事之研究者，迥乎不侔。自然環境與地理環境不同，自然環境之最著者，如地形氣候水道等是，而地理環境則並且包括人而言者也（註二）。地理學中之所謂人類生活，如各種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等等，必與地理發生關係，始具有地理學之意義，非然者則屬於經濟學社會學政治學研究之範圍矣。近來法國有所謂地理學與社會學之爭，蓋社會地理與社會形態學 Social morphology 研究之範圍有相同者。大致社會學家謂人生社會，當作整個之研究，不當由自然環境作片面之觀察，互相排擊，領域未清。實則社會地理學之研究，先從環境入手，而社會形態學則以社會爲前提，其治學之觀點方法與其效用，固各有各之特點與價值也（註三）。

地理學對象繁複，言其人類活動，更爲錯綜紛歧。大抵物質的文化，如築室以禦風雨，造橋以渡江河，闢道路以利交通，凡此多因自然環境而產生，蓋顯然地理學之分內事也。惟非物質的文化，如言語教育宗教之派別政治之制度等等，多因社會環境而產生，則少地理學之意義。故言政治之組織，如單一制聯邦制總統制內閣制等等，當採入於公民或歷史教科書內，不宜見之於地理教科書中。但自然環境之影響於人爲制度，間亦甚多。例如法制中男子之適婚年齡，在歐西國家，意爲廿四歲，法爲十六歲，德爲二十一歲，即顯受氣候環境之影響

。夫人類活動爲多方面的，其與自然環境有關者，不過佔一部分而已。故人類活動之種種事實，當先加以地理學上眼光之鑒別。大抵經濟活動與自然環境最有關係，舉凡人生職業之分佈，衣食住行物質之需要，莫不與地理環境息息相關。政治活動則如一國之行政（專究之則爲行政地理 administrative geography 如交通地理財政地理之類）外交之政策（如保護關稅與自由貿易之類）國際之紛爭，國界之釐定等等，亦莫不有地理爲其背景。至於社會活動，性質複雜，試舉宗教爲例，以視其與自然環境之關係。回教產生與分佈，蓋受地形與氣候之影響。阿剌伯沙漠整齊劃一，一望無際，故產生一神之宗教。今日回教之分佈，多在全年雨量不及十吋之區，而在非洲北部，基督教傳道輒無效果，則其中之原因，當不難想見矣（註四）。總之地理學之職志，在闡明自然與人生之關係，其研究方法，則以「何處 Where 始，而以何故 Why 止」也（引法儒 Blache 言）。蓋地理學乃地域性之研究 regional study，凡事物之有分佈性者，方入地理範圍。但此所謂分佈性者，必以其地理學之意義爲限。非然者，則「僞的地理學」也 pseudo-geography。例如言政體之分佈，雖可以地圖表示之，但不得謂之爲地理學（註五）。德奧也，瑞士也，蘇俄也，澳洲也，美利堅也，加拿大也，均聯邦政體之國家也。此亦可以同樣顏色表示於世界地圖，顏曰世界政體分佈圖，試問此種材料，可以入於地理學之範圍否耶。

註一　據德儒李希霍芬之說，謂地球面部之研究，歸之於地理學，而地層下部之研究，歸之於地質學，則地學與地理學（當合名之爲地理科學 Geographical science。若爲求簡起見，可縮稱之爲地學二字。

註二　美國耶魯大學亨丁頓教授以人爲地理環境之一。見其所著 Principles of Human Geography 第八章人與人之關係。此書已有譯本，將由商務書館出版。

註三　詳見法國 Strassburg 大校教授 Febvre's A Geographical Introduction to History 英譯本社會形態學人生地理學一章

註四　見 Ko'ler's The'ry of Envionment PP, 83-84

註五　文化地圖 cultural map 似不能入於地理學範圍，以其其地理方面之意義甚少，如學齡兒童密度圖之類。

「二」地理學之內容—自然環境與人類生活

欲明地理學之性質，當先從分析內容入手。環境與生活，地理學之要素也。地理環境，可分爲二，一曰自然環境 Natural environment，一曰人文環境 cultural environment（註六）。自然環境之最著者，曰地形與氣候，治地理者當視爲先急之務。人文環境即人力征服天然利用天然所爲之產物也。例如鑿運河以利交通，樹五穀以供民食，交通與物產即人文環境之最著

者。吾人試環顧四境，城鎮村落，田野道路，隨處可見人工之經營，而都市之成立，尤人類史上最可紀念者也。凡地理環境之各種事實，莫不可以地圖表示之，如地圖上山脈河流與交通都市等是。惟人類活動祇能以照相攝示其人地關係，不能以地圖表而出之。例如言玄武湖之經濟地理，其居民之經濟生活，如秋日之採荷，冬季之捕魚，吾人於地理實察時，當以照相攝其眞相。蓋地理實察之於照相機，猶研究生物之於顯微鏡也。至於人類之各種活動，可歸納之爲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三種。經濟活動與自然環境之關係，最爲顯而易見，其影響亦最偉大。政治活動則以國家爲主體，社會活動則以社會爲本位，苟無政法社會之國家，則安有政治活動之可言哉。

環境與生活，其間有交相之因果關係，非孑然而孤立者也。自然環境之影響於人類生活，或爲直接的或爲間接的，而自然環境之各種要素，又復自相因果，有連帶之關係。例如吾人言地形，大致可分爲平原山岳與高原三種，其影響於溫度之寒暖也，水道之緩急也，土壤之瘠沃也，各不相同，而地形之於交通與軍事，以及其與人口之分佈，又有極密切之關係焉。又如氣候對於世界之文化(註七)，人類之行爲(註八)，一身之建康(註九)，以及溫度之對於物產，雨量之對於人口(觀世界雨量圖，知世界雨量之分布，與人口稀密頗有連帶關係)，其影響之深切，實爲自然勢力中之最偉大者。又如江海之發展交通與都市，水利之貢獻農業與工

業，言水道在地理學上之重要，實與地形及氣候鼎足而三。夫貿易之盛衰，繫乎水陸之交通，人烟之疏密，繫乎富源之開發，而水陸轉運貨物集散之處，又必有都會之興起焉。凡大都會皆有其經濟之基礎，交通之孔道，街市之建築，風俗之流衍，而其所以致此者，皆有自然之趨勢，可以往復推尋者也。據亨丁頓君之統計，現在世界大都市約一百三十有五，其中大洋輪船可直達者，則有八十之譜，美國現有人口三十五萬以上之都市十八處，無一不有水運之利。（註十）蓋交通者都市成立之第一要素，而水道則交通之命脈也。凡二河會流之處，多有都市之勃興。例如美國中部之聖路易 St Louis 乃在密士失必河與其支流密蘇爾厘河會合之點，而中國武漢三鎮，則在揚子江與漢水會流之口。又如甯波之都市地理，其位置當甬江與姚江會流之處，於是有江北江東城內三市區，蓋猶武漢三鎮之具體而微。

生物之世界，介居於自然與人類之間，而為其媒介。人類之征服植物與動物，實為人類改變環境之最有成功者。在野曰草，在田曰禾；在野曰獸，在家曰畜。長白山之森林，與凱湖之魚蝦，所謂天然之物產也，因此環境於是發生伐木業捕漁業之人類反應。至於礦產對於人生之貢獻，尤為偉大。美國落機山附近，如勃德 Butte 丹佛 Denver 等之新起城市，其成立與發達之原因，蓋受礦產環境所賜耳（註十一）。又如面積（註十二）對於人生之影響，亦甚顯著。美國中部，地勢平坦，面積廣闊，故盛行大農制。比利時歐洲小國也，地狹人

糊，農產物不足以自給，故以工業爲立國之基礎焉。又如風景亦爲自然環境之一。夫仁者樂山，智者樂水，自然界之美景，足令人引起文學之興味，思想之超激，豈徒領略風景賞心悅目而已哉。蜀中文人，江西詩派，蓋與山川之秀麗有關。讀李白詩「水綠天青不見塵，風光和暖勝三秦」，又「峨眉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谿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此即詠歎蜀中之風光也。南京山川之美，無過於鍾山與後湖一帶，後湖即玄武湖，周三十里，鍾山峙於東南，幕府山連亙於西北，山色湖光，掩映如畫，宜晴宜雨，可雪可風，舒曠覽以無垠，恣幽討而罔極。現在五洲公園建於其地，一經人工之點綴，又爲無窮之經濟利源焉。（附地理學內容表）

註六　見黃國璋先生講地內之研究（地理雜誌第二卷第二期）

註七　氣候之於文化，關係非常重大。美儒亨丁頓著有文化與氣候，亞洲之盛衰等書。談史上之氣候史觀，已有相當重要。

註八　據犯罪學家 Lombroso 君之調查，謂夏日之犯罪者，以暴動殺案爲多，冬季則以竊案爲多，此即氣候對於犯罪行爲之影響也（Koller環境論氣候與行爲一節）

註九　氣候對於健康之影響，大抵以華氏四十度勞心最宜，華氏六十度勞力最宜。又溫度過高，對於人生健康，甚有妨害。

註十　見辛丁頓人生地理學原理 PP. 123 124

註十一　見哥倫比亞大學濟經地理學教授 J. F. Smith's Human Geography 第十卷第十三頁

註十二　商埠亦為自然環境之一，見支加哥大學地理學教授 Colby's Source Book for the Economic Geography of North America 之 Point of View 一章。

地理學內容表　Elements of Geography

天然環境(乙)影響較小者 minor natural enviornment	人文環境 cultural environment
(七)動植物 (1)自然植物 ( )自然動物 (八)商埠 (九)風景	(一)市鎮 (1)城市 (2)鄉鎮 (二)交通 (1)運河 (2)鐵道 (3)航線 (三)物產 (1)農作物 (2)畜牧類 (3)工藝品 (四)人口

經濟活動	社會活動	政治活動
(一)物欲 (1)衣 (2)食 (3)住 (4)行 (二)職業 (1)農耕 (2)牧畜 (3)漁獵 (4)開礦 (5)伐木 (6)工業 (7)商業	(一)教育 (二)風俗 (三)宗教 (四)制度 (五)文化	(一)行政 (二)政策 (三)戰爭 (四)疆界 (五)國都 (六)殖民

天然環境(甲)影響較大者
major natural environment

(一)地形
- (1)山嶺
- (2)平原
- (3)高原

(二)氣候
- (1)溫度
- (2)雨量
- (3)風

(三)水道
- (1)河流
- (2)湖泊
- (3)水力

(四)海洋
- (1)海岸
- (2)海島
- (3)海港
- (4)洋流

(五)土壤礦產
- (1)土壤
- (2)岩石(建築材料)
- (3)礦產

(六)地位
- (1)緯度
- (2)高度
- (3)對於海洋之距離

(三)地理學之分類——人生地理在地理科學上之位置

地理科學範圍極廣，大別之可分爲自然地理，人生地理與，人文地理三種。自然地理者乃研究地球上水陸氣生物 biosphere 四者自然現象之成因，或其分佈狀況；地形學氣候學水利地理生物地理等屬之。自然地理與地學，範圍不同。地學所涉較廣，氣象學海洋學地球物理學等 geophysics ，亦在其範圍之中。人生地理又與人文地理不同。蓋人生地理乃研究地理與人生或人生與地理之關係，而人文地理則借助於人生地理，作進一步之研究也。人生地理亦名人地學，爲地理學研究之新趨勢，其地位殊與心理學中之行爲學相彷彿。人文地理非以人生地理爲基礎，則如空中樓閣，虛而不實，僞而非眞。人生地理本實驗之精神，觀察自然界

與人類生活之關係，以宇宙為一體 terrestrial unity，而推求其因果之原理。人文地理則本研究之精神，搜羅統計材料，以其示分佈情形。人生地理注重於觀察，借助野外地理 field geography 而以照相攝其真象。人文地理則注重於考察，以圖表為工具，而在於好學深思。人生地理為地理科學之中堅，實為聯絡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之跨橋。人生地理以自然地理為基礎，人文地理以人生地理為基礎，古人所謂「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是也。（見附地理科學範圍圖）

人生地理在地理科學之位置，與經濟學原理在經濟科學之地位相同。凡治經濟科學，必先以經濟學原理為基礎，然後循序而進，即可觸類旁通。治地理學亦必以地理學原理為先導，然後始以人生地理之方法與精神，研究人文地理或區域地理。苟如是也，則吾人之治地理學，庶不致溢出地理學之範圍，務得無所歸宿矣。經濟學原理可分為生產論流通論分配論消費論等等研究之，而地理學原理則可分為地形與人生，水利與人生，氣候與人生，物產與人生，交通與人生等研究之。人生地理學之性質有二，一為地理為人生，一為人生與地理。亨丁頓之人生地理，可代表地理與人生之著作，而約翰白呂納 Brunhes 之人生地理則代表人生與地理之著作也。亨丁頓之人生地理，將地理環境分為七種：一曰地位，二曰地形，三曰水道，四曰土壤與礦產，五曰氣候，六曰動植物，七曰人，然後進而研究與人生之關係。至於白

呂納之人生地理，則將地理分爲三種基本事實，一曰建設事業之不能生產者，房屋與道路是也。二曰建設事業之能生產者，農作與牧畜是也。三曰開發事業或破壞事業，漁獵與開礦是也。蓋法國學派之地理學者，多先由歷史入手，故趨重於人的方面，歷史地理甚爲發達。美國學派之地理學者，多先由地質地文入手，故趨重於地的方面，經濟地理最爲講究（註十三）。竊以爲今後吾人研究地理學，當以人爲前提，換言之，即當着重人生與地理方面。上古之世，地理勢力最爲偉大，故研究社會之原始，地理方面之解釋，當佔最重要部分。洎乎晚近，科學昌明，人類克服天然之能力，日見增長。歷史上之地理勢力，蓋受遞減原則所支配也。例如以距離之障礙，昔則「老死不相往來」，「望洋而興歎」，今則世界交通，重洋不啻庭戶，鐵道也，輪船也，飛機也，「八極可周於寸晷，萬物可齊於一朝」；吁！誠盛已！吾人對於地理學之態度，當處處以人爲主，以地爲賓，以人爲體，以地爲用。蓋天然環境對於人類生活之影響爲已然的爲遞減的，而人類生活對於天然環境之反應，則爲遞增而無窮，日新而又新者也。夫人類之羣（註十四）其能力爲超人的，實爲地理力中之最偉大者。（註十五）故吾人研究地理，當在於如何利用天然（如水電力之利用）開發天然（吾國貨棄於地，地有遺利，民有餘力），適應之，控制之，改造之，征服之，使有自然利益者，吾人能利用之，有自然障礙者，能設計戰勝之（如乾燥區域之灌漑事業與旱農制）。孫中山先生之

實業計劃（建國方略第二部），以地學之方法，人生與地理之眼光，以謀開發中國之富源。此書處處表現其創造的精神，將地理學之精神與價值，發揮盡致，幾有光燄萬丈之觀。蓋儒家所謂「治國平天下」之理想，當即為新地理學家之理想也。

註十三　法國學派亦名歷史學派 Historical School 如 Blache, Brunhes, Gallois, Demangeon 諸教授，可為其代表。美國學派亦名地質學派 Geological School 如 Davis, Salisbury, Atwood, Bowman 諸教授可為其代表。

註十四　地理學之所謂人者，乃指人羣而言，故地理學著作，絕少人名。歷史上之拿破崙與俾士麥，為地理中之巴黎與柏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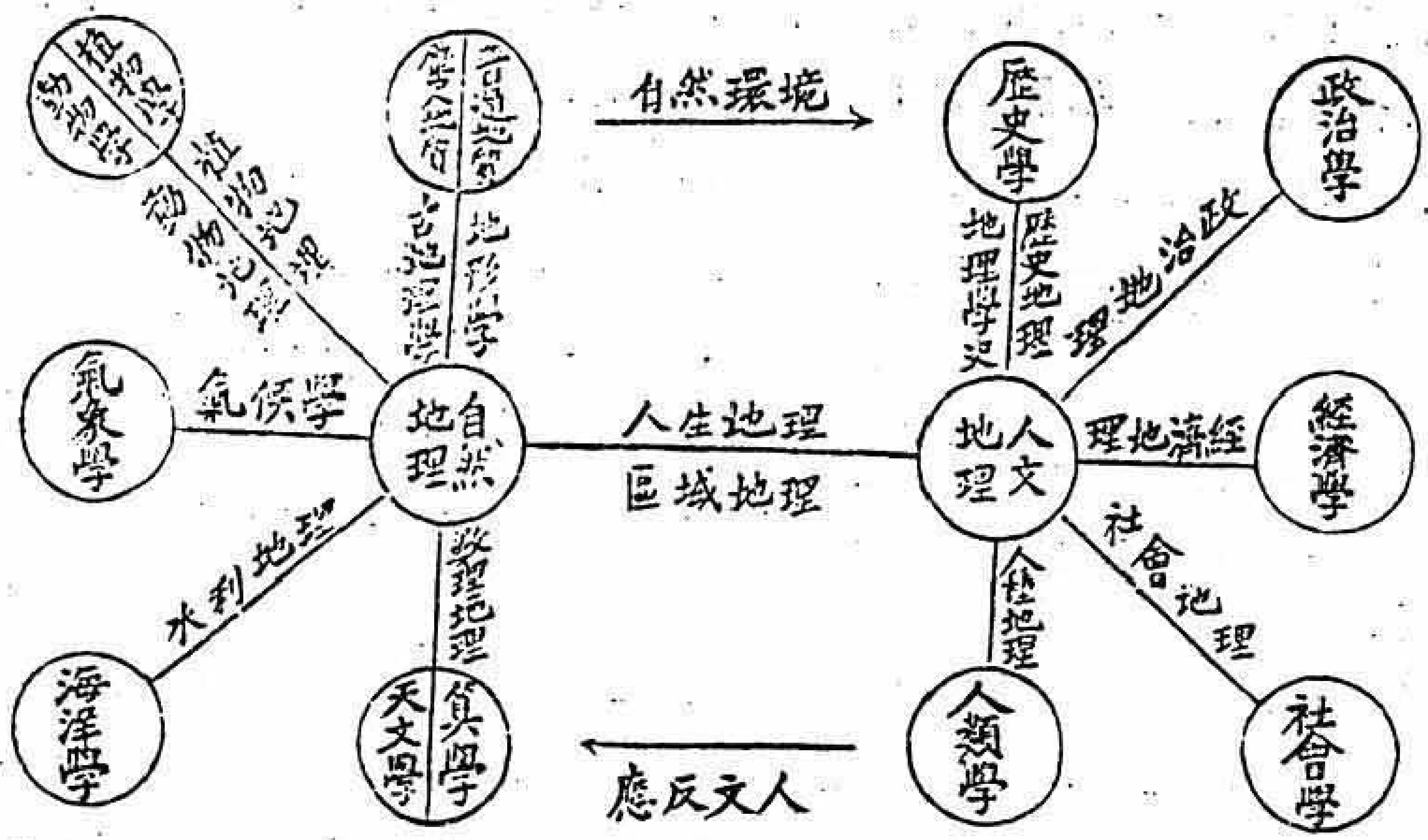
註十五　見 Blache's Principles of Human Geography 之序論 Man as a Geographical Factor 一節

（四）地理學之範圍

治地理學之方法，蓋有二焉。一曰分門的研究，一曰分區的敘述。換言之，即地理學之範圍，可分為通論地理 general geography 及區域地理 regional geography 二種。通論地理者，即以地理學為出發點，專究政治的經濟的或地形的氣候的是也。區域地理者，即對世界地理而言，如分世界為六大洲或若干區域，研究其環境與人生相互間之關係是也。分區研究或為政治區域，或為自然區域。二者在教學上各有優點與缺點，不能一概而論，孰取孰從，尚無定論（註十六）。惟為科學求真計，當以自然區域為依歸。自然區域又名經濟區域（註十七），

以在同一自然區域內，其人民之經濟生活，自成爲一經濟個體也。區域地理爲地理研究之極峯；蓋通論地理，僅能得其一偏，未能綜覽全體也。地理學家之工作，融在以人生地理的精神，科學的方法，將世界分爲若干自然區域

地理科學範圍表



，精確研究，審愼敘述，即西人所謂之「區域的人生地理」regionalhuman geography 是也。但地理學之復興，不過百年耳，故即在歐美先進國家，區域地理亦未能發達。蓋今日之地理學，尚在探險旅行實地調查之時期，而解釋與敘述，則正有所待也。至於通論地理可分爲自

然地理人生地理與人文地理三種，上已言之。人生地理爲新起之科學，惟其進步極速。美國對於人生地理向不重視，今亦急起直追。森帕爾女士一九一一年地理環境之影響一書 Semple's Influences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實爲其開山之著作。人文地理範圍甚廣，如政治地理，經濟地理，歷史地理，社會地理，人口地理，都市地理，交通地理，人種地理等等屬之。而政治地理與經濟地理，又爲人文地理中之二大柱石焉。

人文地理之名稱，法儒白呂納則謂之「歷史的地理」（註十八）蓋歷史爲人事之綜合科學，包括人類活動之全體也。美國加州大學地理教授騷耳 Sauro 則名之爲「文化的地理」cultural geography，（註十九）俄州 Ohio 大學地理教授亨丁頓 C. C. Huntington 則稱之爲「社會的地理」social geography（註二十）。蓋理科性的地理，有自然地理之名稱，而文科性的地理，亦不能不創一適當之術語以應其用也。經濟地理以美國爲最發達，美國支加哥克拉克 Clark 二大學爲美國大學地理教育之中心，而此二校近皆注重經濟地理（註二十一）則美國地理學之趨勢，蓋可知矣。政治地理以德國爲最發達，有政治地理 Geopolitik 之專門雜誌，雷次爾之政治地理一書（Ratzel's Politische Geographie 其第三版近由歐伯修穆爾 Oberhummer 教授修正擴充）實首先倡導風氣者也。惟世界經濟地理學之泰斗，則爲英國愛丁堡大學教授契茲霍姆 Chisholm 氏，而政治地理學之傑作，當惟鮑曼氏之戰後新世界。（註二十二）經濟地理所涉甚

廣，卓然自成一專門之學，其中又可分爲農業地理工業地理於商業地理三種。農業地理者乃研究農作物畜牧業與自然環境之關係（註二十三），工業地理則研究製造實業及捕魚伐木開礦之天產實業與自然環境之關係；而商業地理則討論地理環境與商品交換之影響也（註二十四）。經濟地理與經濟學統計學及農學商學等，均有極密切之關係，凡研究經濟地理者所不能不可究心者也。政治地理範圍亦甚廣，軍事地理與國際地理等屬之。軍事地理者乃研究地理環境與軍事活動之關係，例如地形於要塞，交通與運輸等，於行軍作戰，影響極大。當歐洲大戰，軍事地理學之應用，曾獲極良好之效果。哥倫比亞大學地文學教授約翰生 Douglas W. Johnson 即當代軍事地理學之專家。（註二十五）國際地理與國際學有關（註二十六）乃研究地理環境於國際問題之關係。舉凡國際之紛爭，外交之政策，貿易之往來，殖民之開拓，莫不以地理爲其背景。政治地理與經環地理對於政治學與經濟學方面之貢獻爲重要，極其彰明皎著，可無庸吾人之喋喋論也。

自然地理爲地理學之基礎，即研究人文地地者，亦當視爲先急之務，期於怡然理順，渙然冰釋。自然地理之重要者，地文學（狹義）氣候學與數理地理是也。數理地理，又可分爲三部，一曰天文地理，與天文學有關；二曰測地學；三曰製圖學：是皆專門之學，非有相當之算學知識，不易爲功。地文學與地質學同爲研究地殼之結構，但地文學專者重地面現代之形勢

，而地質學則兼及地殼過去之歷史。地質學以現在解釋過去，而地文學則以過去解釋現在；此為相關之處，亦即相異之點也。氣候學與氣象學不同；氣象學為研究大氣中各種現象之科學，而氣候學則研求地球上氣候之分佈；前者為理論的科學，後者為敘述的科學。夫地文學與氣候學借助於地質學與氣象學，而貢獻於地理學者也。新地理學之基礎，卽建築於此二大柱石之上。考美國之治地理學，多先由地質氣象入手，故其基礎異常穩固。我國嚮所謂地理者，多由沿革地理入手，故其流弊每規規焉敘述省縣，考証沿革，陳列種種之事實，作機械式的彙集，而於人地相應之科學精神，慨乎未之有聞也。海內學子，欲明地理之眞相，有志於地理學之研究者，當先從地文氣候用功矣。

註十六　見拙著自然區域與政治區域

註十七　見史密斯人生地理第二卷"To Teachers"一篇

註十八　見Bornes Beeetees 主纂之 History and Projects of the Soocial Sciences 第二章人生地理學史PP 100—105

註十九　見Prof. Saure 著人文地理學發達近史（載在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Socialsciences 一書第四章）

註二十　見拙譯何謂社會地理學（東南論衡第十八九兩期）

註二十一 克拉克大學刊有經濟地理季刊，已有四五年歷史。支加哥大學如 Goode. Colby Jones [illegible]

關於經濟地理方面。

註二十二 Prof Chisholm 著有 Handbook of Commercial Geography 一書，一九二八年第十二版由史坦潑博士 Dudley Stamp 修正增充，英著中之文獻也。又鮑曼氏之戰後新世界一書，亦於一九二八年修正增訂，面目煥然一新，地理學家如 Brunhes J R Smith 輩，均推爲空前絕作。

註二十三 O. E. Baker 爲當代農業地理學專家，著有 Geography of Worlds Agriculture 等書。

註二十四 見 Wisconsin 大學教授 Witeck & Finch's Economic Geography 第一章近代地理學之範圍

註二十五 約翰生爲巴黎和會美國之專家，著有 Battlefields of the World War 及 Topographyrand Strategy in the War 軍事地理等書。

註二十六 國際學爲研究國際關係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之科學。現歐美大學中漸設立國際學講座。如哥倫比之大學國際學教授爲 Moon 者其。

地理雜誌

第二卷　第三期

西洋人文地理晚近之發展……胡煥庸
國際地學會議紀略……王　庸
北方大旱及其善後之策……張其昀
國防計畫與新步倫……張其昀
西北邊陲之氣候一瞥……沈思璵
日本方志地理……王勤堉譯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之地理……朱潤珊
回教之世界……張其時譯
巴黎地理教育……胡煥庸譯

南京國立中央大學地學系

龍門造像雜記

許同莘

龍門之游既畢，紬閱史籍，參以目覩，得雜記若干條，附錄於後。

龍門舊有八寺，見於洛陽伽藍記者，曰石窟，曰靈巖；見於舊洛志者，曰乾元，曰廣化，曰槃訓，曰寶應，曰嘉善，曰天竺：皆後魏所建。益以奉先，香山，則爲十寺。

龍門十寺，石窟最先。魏書釋老志，「景明初，世宗詔大長秋卿白整，準代京靈巖寺石窟，於洛南伊闕山爲高祖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頂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斬山二十三丈。大長秋卿王質謂「斬山太高，費功難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中尹劉騰，奏爲世宗復造石窟一，凡爲三所；從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用功八十萬二千三百六十六，是爲石窟營造之始。唐太宗貞觀十年，皇后長孫氏崩，十五年，魏王泰爲后造像伊闕，岑文本撰碑記其事，有曰：「罄心而宏喜捨，開藏而散龜貝，楚般竭其思，宋墨騁其奇，疏絕壁於玉繩之表，而靈龕星列；雕□石於金波之外，而粹容月舉。或仍舊而增嚴，或維新而極妙」。碑在今賓陽洞外，額曰「伊闕佛龕之碑」。自歐陽文忠撰集古錄，改題曰三龕記；又以爲三龕皆魏王泰造，後之言石刻者，宗之。

余謂北魏石窟，自景明迄正光，歷二十四年，竭國家全盛之力，僅成三所。魏王泰爲母后造像，據立碑年月，上距后崩祗四年有奇。今三龕精整閎麗，爲諸寺最。泰雖豪侈，必不能於

四年之內成此鉅工。玩碑文「仍舊增嚴」語，是三龕即魏之石窟，秦因而崇飾之。然則謂秦造三龕，殆歐公失考也。白整劉騰皆宦者，騰後以擅權納賄，身後奪爵，至於發冢暴骨。魏王泰亦以驕僭獲咎，廢徙均州。其不獲令終若此。然則傾貲奉佛亦何益哉。

龍門有造像，不自石窟始也。考北魏人造像題記年月，最先者有太和九年長樂王邱穆陵亮夫人尉遲造像記，次則孫秋生等二百人造像，以太和七年興工，至景明二年工竣。按孝文遷都洛陽，在太和十八年，又六年爲宣武帝景明元年，始營石窟，上距孫秋生等造像之始已十六年。兩記均在老君洞中，是龍門造像，此洞實爲嚆矢。孫秋生等題名，結銜稱新城縣功曹，其籍貫不可知，要必目覩代京石窟，始發願爲此。自此以後，北海王始平公輩，遂接踵而起矣。

靈巖寺或謂即今魏字南塔，余未至其地，不敢臆度。惟石窟，靈巖，自昔並稱，則靈巖工妙，當與石窟埒槊。特石窟有碑記，而靈巖無之，故不著耳。

諸窟造像皆非一人一時所爲；一人所造，或祇一軀，或備衆形，亦不一列。安定王造像記云，「敬就靜窟，造釋迦之容，幷其立侍，衆綵同飾，靈仙煥然」。魏靈藏造像記云，「造像一區，凡及衆形，罔不備列」。楊大眼造像記云，「振旅歸闕，路逕石窟，覽光星之明蹤，覩盛塋之麗製」。爲孝文皇帝造石窟一區，凡及衆形，罔不備列；此一人所造兼備衆形者也

。若一人祇造一軀，則山中題記，觸處皆是。蓋當日佞佛成風，造寺不足，繼以造像，造寺所費不貲，而造像一軀高不盈尺，則所費至省。惟其費省，故平民皆得爲之。此趙阿歡劉三娘等題名所以彌漫於山谷也。

金石萃編著錄魏造像記凡二十六種。孫淵如撰寰宇訪碑錄增二百二十餘種。趙撝叔補之，又得四十餘種。近歲常熟曾君辛庵（燦章）知洛陽縣事，刻意搜剔，凡得魏造像記三百種，題名百種，齊隋百餘種，唐宋千餘種，都爲一千七百種，名曰龍門全山造像題記。而北魏題名，祇三五字者，猶未列入，可謂盛矣。曾君病舊選二十種之隘，別選五十品拓之，又續選二百五十品編爲表目，一時好事者，爭相椎拓。然老君洞皇甫度石窟碑爲傑出之作，而曾選不入目中，知所拓仍有遺漏。信乎此事之未易言也。

魏造像記三百種，在老君洞者最夥，凡一百七種。次則孝昌窟三十一，蓮花洞二十六，火燒窟十九，始平溪十三，老龍窩路窟各九，而賓陽洞魏寺南窟無一焉。蓋石窟靈巖，皆帝后所造，爾時呵禁森嚴，必不容齊民攙入。迨易代以後，無復限制，於是無造像而有題名，寥寥數字，鐫刻甚易，而可附帝王以自重，則庸夫俗子皆得濫厠於其間，故賓陽南洞一處，隋唐人題記至一千有餘，他處稱是。妍媸雜陳，碔砆莫辨，此則可爲慨嘆者也。

北朝矜尚門第，流品之別甚嚴，獨於釋老之祀，無貴賤，無男女，雜遝駢闐，毫不爲怪。

此可以老君洞造像證之。北海安定二王，親貴也，孫秋生，魏靈藏，功曹也，慈香，道醫，比邱尼也，趙胡扶，奴也，一龕之間，涇渭混淆若此。釋老志，「神龜元年，任城王澄奏曰，「遷都以來，年踰二紀，寺居奪三分且一。今之僧寺，無處不有，梵唱屠音，連簷接響。像塔纏於腥臊，性靈沒於嗜欲。處者既失其眞，造者或損其福。如此之徒，宜辨涇渭。若雷同一貫，何以勸善」」。任城此言，爲僧寺而發。余謂造像之弊，正復相同。然使諸人所造，出於一手，則有章法，有次第，猶自無妨。無如刻手精粗不倫，往往極神妙處，搀以劣刻三四，令名手減色不少。金石言龍門造像，輒爲神往；抑豈知淩亂無紀，一至此乎。

奉先寺本名大盧舍那像龕，唐高宗咸亨三年四月造，上元二年十二月畢工；皇后武氏助脂粉錢二萬貫。調露元年，於大像南置奉先寺，簡召高僧住持其中。開元十年，立石像座之下，備記本末。佛身通光，座高八十五尺，二菩薩七十尺，迦葉阿難，金剛神王，各高五十尺。唐書高宗本紀；「咸亨二年正月，幸東都；三年十二月，至自東都」。蓋駐蹕洛陽者二年，皆爲此事。龍門諸像，龕皆鑿石爲窟，惟此龕劈石成崖，由山頂直下，仰視象緯，咫尺可捫。老杜奉先寺詩。「天闕象緯逼，雲臥衣裳冷」。蓋實境也。香山寺建於後魏熙平元年，風景絕佳。白樂天修香山寺記云：「龍門十寺，觀游之勝，香山首焉」。樂天與元微之爲生死交，微之既歿，樂天誌其墓，其家以臧獲輿馬，綾帛，銀鞍，玉帶之屬，價六七十萬爲謝，樂

施寺中，於是香山復興。在宋爲洛中游宴之所，迨元明而廢。今則棟宇粗完，僅[illegible]已。自樂天棲遲於此，而香山之名特著。蓋風流文采，自足古今，不以寺之興廢爲輕重也。

集古錄三龕記跋，「龍門山壁間，鑿石爲佛像，大小數百，多後魏及唐時所造；惟此三龕像最大」。按歐公年二十四充西京留守推官時，錢文僖爲留守，幕府多名士，尹師魯，梅聖俞皆在其間，公在洛四年而去。此跋云云，一若未遊龍門全山并未至奉先寺者。蓋公少年時，方爲古文歌詩，未嘗措意於金石文字。迨中年以後，始有集古錄之作，則去洛之日久矣。然亦見一時士大夫留連詩酒，無考求及此者，其廢興成毀，一聽之自然，則此百千萬億佛象轉得自全於山谷之間，謂人與佛相忘可也。元薩天錫龍門記；「伊闕兩岸間，昔人鑿爲大洞，爲小龕不啻千數，琢石象諸佛相，菩薩相，大士相，阿羅漢相，金剛相，天王護法神相；有全身者，有就崖石露半身者；極巨者丈六、細者寸餘；趺坐者，立者，侍衛者，又不啻萬數。然諸石像舊有裂毀，及爲人所擊，或碎首，或損軀，其穿耳，其手足，或半缺全缺，金碧裝飾，悉剝落鮮有完者」。此爲佛像毀滅見於紀述之始。其毀滅之由，或以石裂，或以人擊，猶未有因以爲利者。近歲西人游洛，詫爲鴻寶，其顯露而易鑿者，輒向村民購之，或全身，或斷首，無幸免者。佛法慈悲，苟有利於斯民，碑首隕身，當所不惜；所可惜者，千年古物，遭此刼運耳。洛陽曾大令，曾點數全山造像凡十四萬二千一百八十九尊，破碎者二十

之一。以余所見，僅插鼓一洞已失全身者二十五傢。又造像極精極小者，往往在隱見之間，驟觀無覩；然則所存容有脫漏未可知也。

水經注；伊闕左壁有黃初四年石銘，記水之漲減。右壁有元康五年河南府君開通伊闕石銘。今皆不存。疑鑿石造像時已磨滅矣。龍門西山之麓，今爲驛道，有近人修路碑記。

洛陽多造像，不獨伊闕然也。近歲洛陽南鄉民家，掘地得觀世音菩薩象一軀，高五尺，石質瑩潤，色相端嚴，背有銘文數百字，妍媚遒勁，文亦邐邐可誦，是唐人造像中上品。出土未久，爲上海泰來洋行以重價易去。洛陽釐局見而留之，張喬翁葉揆初爲請於官，願歸通州博物館；乃許出境云。

洛陽冢墓最多，背邙面洛，佳氣葱鬱。北朝多誌墓之文，近歲居民發掘，獲利不貲，有以此爲業者。其法於雨後視水滲入處掘之，往往有得。若發一大冢，則明器偶人，盈千累百，不獨銘幽佳刻可得善價已也。骨董商設肆城中，四方搜掘，使古人於千數百年以後，無端受暴骨折骸之慘，背天害理，莫此爲甚。舊律發掘墳塚，盜取器物磚石者，計贓准凡盜論。律文發塚之義，並不限於見有子孫之冢，凡古人墳墓，雖年遠代湮，皆在國家保護之列。新律關於墳墓之罪，輕重雖異，命意則同。昔曹操置發邱中郎將，摸金校尉，袁紹數之，以爲汙國虐民，毒施人鬼。今之君子，矜尙風雅，而跡孟德之所爲，其亦弗思耳矣。鐵路委員孫君

幼田，嘗目擊其事，爲言某得墓誌若干石，某得銅器若干事，豪奪強取，有因此指陳者。余謂大利所在，勢不能禁，無已則於原石出土處，別樹一碑，如原石題銜，并姓名書之，曰某代某官某人之墓，旁注出土年月。如是則有三善：不沒當時孝子孝孫之用心，一也；爲地方備掌故，二也；墓誌書葬某鄉某原者可因此而知即今某地，於史事考證裨益不尠，三也。孫君喟然而歎，謂此言良是。然土人惟利是圖，安足語此。嗟乎，土人誠不足責，此邦士君子奈何熟視而無睹哉！周書賀蘭祥傳：「祥爲荆州刺史，盛夏亢陽，親巡境內，見有發掘古冢墓，暴露骸骨者。乃謂守令曰，「此豈仁者之爲政耶？」命所在收葬之，即日澍雨。州境先多古墓，其俗好行發掘，至是遂息」。祥一武夫耳，而所見若此，今日士大夫，宜書此一通置之座右。

洛陽縣城東北七里，有破陵村，相傳破陵即呂不韋冢。史記裴注：「不韋冢在洛陽北邙，道西大冢是也」。皇覽冢墓記云：「漢明帝時，公卿大夫八十餘人，論五經誤失，符節令宋元上言：「秦昭王與呂不韋好書，皆以書葬，王至尊，不韋久貴，冢皆以黃腸題湊，處地高燥未壞，臣願發昭王不韋冢，視未燒詩書」」王伯厚困學紀聞引此條，以爲漢儒欲發冢以求詩書，其陋至此。余謂漢儒以五經誤失，欲發冢求秦火以前眞本，使得如願以償，何惜一呂不韋冢！而宋元此議猶格不行，伯厚且從而非議之，今日得一元魏墓志，視此奚若。甚哉，古

今人之不相及也！

本誌民國十七年第一期目錄

插圖：地學會復活紀念攝影
一，地學雜誌續刊敘言……沈之沆（一—二）
二，泉州考古記……張星烺（三—二三）
三，四川西北新考古輯要……孫守先（二三—四二）
四，元以前亞洲民族侵入歐洲考……聶崇岐（四三—六四）
五，嵩洛紀遊……許同莘（六五—八二）
六，中俄國界史地考……翁文灝（八三—一二〇）
七，蘇萊曼東遊記……劉復譯（一二一—一四四）
八，地理學的旨趣和應用……王成組（一四五—一五〇）
九，雜俎……（一五一—一五四）
甲，我國六大都市人口之調查
乙，德國柏林地學會百年紀念大會記略
十，本會紀事……（一五五—一五六）
甲，本會派代表參加德國柏林地學會百年紀念大會
乙，本會出席柏林地學會百年紀念大會代表報告
丙，地學本會復活紀念會誌略

安東縣之經濟概況（轉載燕大月刊第四卷第一期）

彭本明

（壹）安東縣之沿革及地理

（甲）沿革　欲明安東縣之經濟概況，先宜考其所以能於此三十年來由一荒漠之森林而成爲奉天省東南之第一要鎮之沿革。安東初名沙河子，又名沙河鎮。三十年前，乃一荒漠之荒野，絕無人烟。然實爲包藏鴨綠江上游許多利源之沃地也。勝清同治十三年（西歷一八七四年）遣奉天總督龍氏，於該處招農夫，勵工商，敷設縣治，名之安東縣；於是漸見殷盛。中日戰後，遂入日本勢力範圍之內。及光緒二十九年（西歷一九八六年）依照中美續議通行船條約，開作商埠。從通商以來，貿易極盛。近來由內地遷來者，日益增多，市街日益擴大，而日本復在該處設關東廳；將南部極力經營，不遺餘力，今則儼然一大市區矣。

（乙）地理　安東爲奉天東南之縣治，東臨鴨綠江，與朝鮮之新義州隔江對峙，北界九連城，南望大東溝，西北一帶，山嶺重疊，與本溪湖，鳳凰城諸要鎮相依附。全縣之面積，尙無統計，蓋縣界尙未劃分清楚。有謂南之三道浪北之九連城西之勞柴溝等俱入安東縣治，但又有謂不然者；復加以官廳之敷衍從事，以致精確之統計，至今尙付闕如。茲爲明顯起見，就市內之商業情形及地勢製圖如下：（見後頁）

照本圖之分區法，本屬勉強。此不過就個地段中各業之佔多數者而區分之。茲再就各地

段之概觀，列之於下：

（一）地勢方面

（1）元寶山　該山獨峙於沙河鎮車站之西北，其形如元寶銀（馬蹄銀）之倒置，故名。高五百九十呎，登臨其巔，全市在望。

（2）鎮江山　該山在日本市區內，與元寶山南北遙對，高度與元寶山約等，日本於該處設公園，立表忠碑以紀念日俄陣亡戰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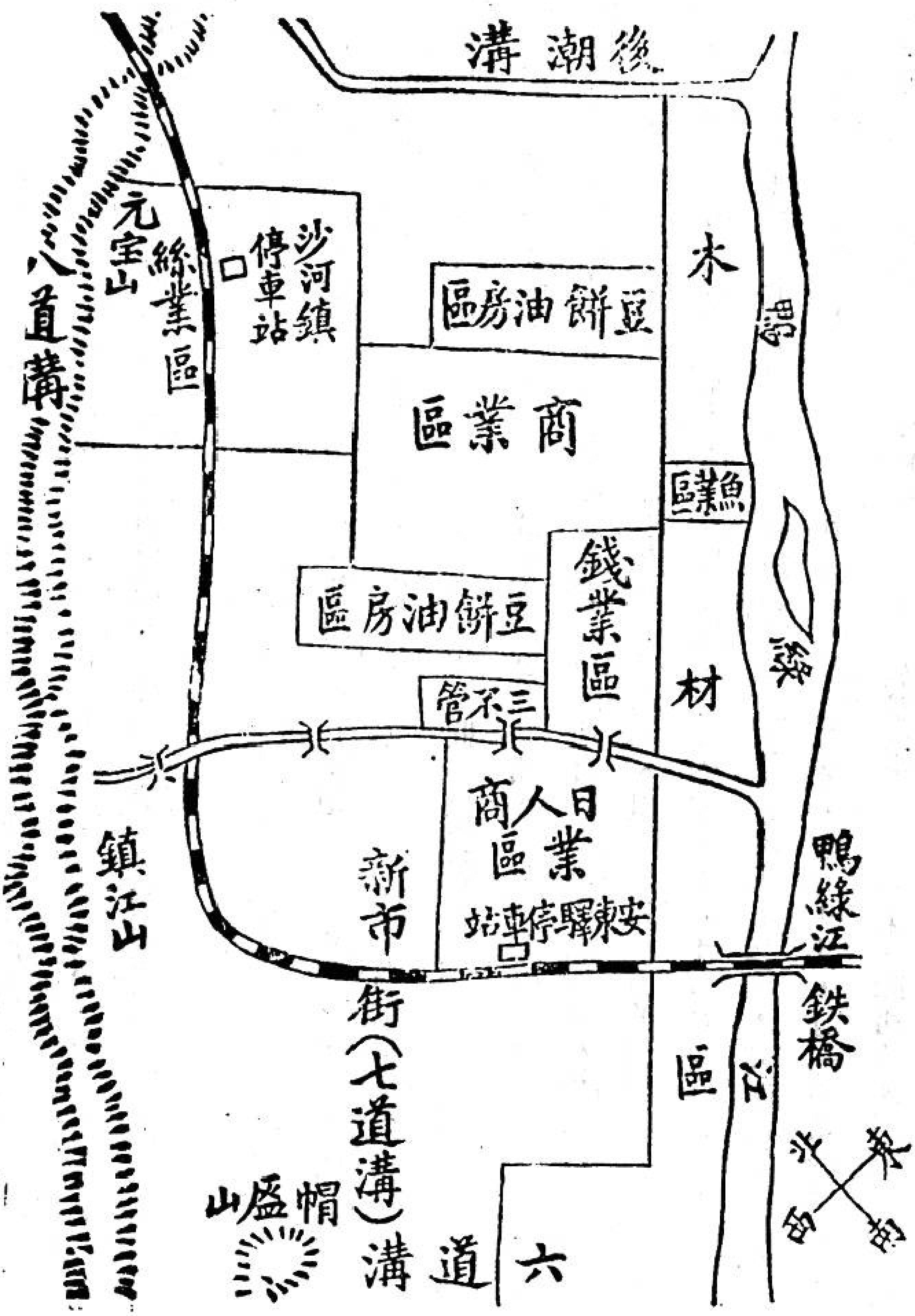
（3）鴨綠江　源出于長白系之白頭山南麓，西南流于奉天省與朝鮮之中間，為中韓之天然分界。由水源至安東縣約長五百浬。河面廣狹，隨地而異。此江之西南岸屬我國領土，其東北岸則屬日本。于夏季雨量過多時，最易泛濫成災，安東縣年來所受損失，實不少也。

（4）鴨綠江鐵橋　該橋為日人所築，與安奉廣軌鐵路同時竣工，聯絡中韓交通之唯一要道也。日人于橋上設稅卡，置重兵，入韓境之貨物，俱須呈驗納稅，而由韓運至中國境內之貨物則可自由。橋梁共十一節，中間之一節，能自由開關，于每日正午十二時至一時半為開橋時間，以便大航船之駛行。

（5）南滿鐵路　安奉線之一段，由市之北，穿丁香山而入。經舊市街（中國地之謂）

至新市街（非正式之日本租界），折而東行，越鴨綠江鐵橋，直駛朝鮮。[illegible]車站有二：一在舊市街，曰沙河鎮車站，一在新市街，曰安東縣驛。二者相較，沙河鎮車站遠遜安東縣驛，故市內旅客俱舍沙河鎮車站而就安東縣驛，運輸貨物亦因新市街之道路平坦易行，多由安東縣驛裝卸。

（二）市街概觀　市街有新舊之別。舊市街即沙河鎮，亦當地人之所謂中國地也。地位全市之北方，在沙河流入鴨綠江之口。新市街（日本地）當日俄戰爭時，為日軍政官所開闢，後由居留之日人，繼續經營，至今屋瓦櫛比，商業殷繁，為中日韓貿易之地。街衢井然：幹路縱橫十餘條，街有多許小道貫穿其間，周圍繞以溝渠，並築堤以防江水氾濫，我國市政實望塵勿及也。市內最繁盛之區：舊市街有財神廟街，中富街，前後聚寶街等。此間商賈林立，市內居民亦以此處為熱鬧地段。新市街則以太和橋街及市場通為最。新舊市街之界限，則以中日合修之四道橋為準。但年來日人野心勃勃，時有前發展侵略之舉動。第四道橋以北之地，近於荒僻，我國當局，不加十分注意，故遷移界碑，更屬易舉。惟近年來我國當局已不若以前之疏忽矣。於民國十五年，曾因侵越地界事，兩方當局有一番之交涉與衝突。後潮溝在舊市街之後，地勢甚低，每次水災受禍最烈，故雖經當局極力整頓，商業仍無起色，年來於該地所設之營業，除數十木材商以外，少


後潮溝
木
豆餅油房區
沙河鎮停車站
絲業區
元宝山
八道溝
商業區
魚業區
錢業區
豆餅油房區
三不管
材
日人商業區
安東驛停車站
新市街(七道溝)
鎮江山
鴨綠江
鉄橋
區
帽盔山
六道溝
東
西
南
北

有他種營業。蓋江水爲災，市面不振，設置於此，不啻自招其咎，惟木材[illegible]其地之低凹，便以撈取由上江流下之木筏，故多設工廠於此。但若水災過猛，亦常將廠內木料漂失，然所受損失，則不若其他營業之易而巨矣。六道溝在新市街之後，在日本勢力範圍之下。除大倉組製材廠（日人獨資經營），丹華火柴公司及採木公司（中日合辦）之貯木池位於該處外，商業尙不如後潮溝之興旺。沿鴨綠江岸一帶，爲輪船碼頭之中心，安東海關卽設於此。滿鐵貯灰所，大倉組製材廠與採木公司之大貯木池以及滿鐵貯木池前後相毗連，其他之木廠油房及大小堆棧，亦多設於沿江一帶，以便小輪船與航船之裝卸，故百貨麕集，爲市內貨物集散之中心，鎭日熙熙攘攘車馬往來不絕。

貳 安東縣之交通狀況

安東縣之交通頗佔地勢優越之之便宜。自安奉鐵路開駛，鴨綠江上鐵橋造成之後，北通瀋陽，南達朝鮮內地。復加以海運同時發達，自三道浪登大汽船，可航於渤海黃海間，直通大連天津烟台龍口青島上海等處，交通尙稱便利。玆分爲鐵路水運及內地交通三節詳論之。

（甲）鐵路

貫穿市內鐵路，祇爲安奉鐵路。

（一）沿革 今之安奉鐵路初爲日俄戰爭時日本急設之軍用輕便鐵路，行程殆需二日。嗣[illegible]後南滿鐵路株式社會，依照中日所訂之滿洲善後條約，於淸宣統元年八月至三年十月之間（

西歷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一年，明治四十二年至四十四年），改築廣軌鐵路。當議定自完工之日起，以十五年爲限期。到期請第三國評價人一人，將該路種種建築財產評價，由中國出資買回。惟民四中日交涉後，又延期爲九十九年。但民四中日交涉之二十一條，已經我國否認，九十九年之延期當然作爲無效，惟迄今十五年之期限已過，日人仍極力經營而我國尙無收回之能力，良可嘆也。當築成之時，適値朝鮮日總督府所管轄下之鴨綠江鐵橋亦竣工，於是安奉線遂與横貫朝鮮之釜義線（釜山至新義州）相連。至此歐亞大陸之要道，始名實相符焉。

（二）行程　自安東縣驛至瀋陽滿鐵車站，鐵路共長一七一·四哩。車費頭等日金十一元三角，二等七元二角五分，三等四元五分。每日開大票客車三次，直通瀋陽釜山間，全行程約須三十小時。瀋陽安東間，卽需時八時至十時。近復每週駛行一次鮮滿特別快車，自安東至瀋陽僅需時六小時許，近來南滿會社，經營不遺餘力，普通客車之三等亦有寢台飯車之設備，索價甚廉：寢台上層日金一元，中層一元五毛，下層二元；飯食則每餐一元五毛。且沿路各要站，亦有該鐵路案內之小販，兜售食物。此鐵路由安東經沙河鎭，五龍背，鳳凰城，通遠堡，下馬塘，本溪湖等十餘站而達瀋陽，故沿路向東輸運之貨物與出產，皆集於安東縣而後分散。

（乙）水運

（一）鴨綠江通航區域　由帽兒山至安東縣，約二百七十浬，爲江上帆船通行之區域。江水由此向西南流，匯合奉天朝鮮諸水，河面頓廣，可通行小汽船，惟通海之大汽船僅能駛至距安東市三十里之三道浪頭。旅客及運輸貨物，俱感不便。由安東上溯百七十浬間，於平水時，可通載重十四五噸之沙船，再行上溯至帽兒山約百浬，只可通載重六七噸之沙船，但流木流筏等，隨時隨處。可自由伸縮其堆積，故廣狹自然不同。自安東以下，雖河面漸廣，惟河底沙泥淤積，較大之汽船，則不易駛行，且河底沙泥時隨潮水之起伏而變更高低之地位，若非有經驗與諳悉蘊底之船家，不敢輕意航行。沿朝鮮之江岸則絕對不能駛行，蓋江水甚淺，潮退時則露出一片黃沙矣。

（二）海上交通　安東縣之海上交通甚不方便，在上文已稍爲論及，茲再申言之。安東縣之航綫有三：一通遼東半島至天津，一通山東半島到烟台青島龍口等處，一通上海。市內共有輪船公司三家：日政記公司，大連汽船株式會社及怡隆洋行。政記公司爲中國商人集股所經營之唯一中國輪船公司，近幾年來發展甚速，於大連天津烟台等處俱設有分公司，現已有數百噸至千餘噸之汽船十餘艘，航行於渤海及黃海間矣。大連汽船株式會社爲日人侵略奉天海權所設之輪船公司。總行在大連，于安東設分行。壟斷安東大連間之航路，他公司不容

染指也。怡隆洋行爲英人所設，不過一代理怡和洋行及太古洋行之一經紀耳。其航路只限於安東上海間，且每年所來之船隻，俱爲破壞不堪之貨船，復加以近年政記公司及大連汽船會社之振作，故營業一落千丈，已不能與人相頡頏矣。三道浪爲上下碼頭，距安東市三十華里，水陸俱可通。但旱路崎嶇難行，且中間亘以無數之小支流，車馬駛行，殊感不便。水路稍較便利，小汽船只需一小時卽可由安東市達三道浪。惟市內除三輪船公司購置小汽船數艘自用外，並無出貨或載客之汽船，故來往多用帆船。由安東市內至三道浪于順流時需三小時，若過逆流則行半日尙不可達。與近處沿海各埠之交通則有每日駛行之江上小火輪，與大東溝及孤山相聯絡。

安東之江海交通每年祇能駛行六七個月，於十一月時，江水結冰，須待來春三月底，方能融化，俗謂之開河。此五個月間，無隻船來往。於冰凍時，江面上可行雪船(俗曰扒犂)，能載輕便貨物及旅客。

(丙)內地交通

(一)市內與近郊之交通，安東地面，除臨江一面外，其餘並不十分平坦，交通亦不十分方便。與近郊之交通可由三大道達之。一在市之北，由後朝溝穿東坎子至九連城。一在市之西，由八道溝起，繞元寶山，饅頭峯至勞柴溝及哈嘆塘。一在市之南，則聯絡安東與三道浪

之大道也。此三大道不過為主要幹線，其餘支線尚多。交通之具，並非各大邑所通行之長途汽車，乃蠢笨之大車也。安東雖為一繁華縣治，但因市內街衢不修，不宜於汽車之駕馳，故汽車事業，甚不發達。覓遍全市，幾不可見一汽車行。大車形似平津間鄉下之轎車，惟以數匹至十數匹騾或馬曳之。叮叮咚咚，啣啣哦哦，若有數輛大車經過其吵鬧不亞於熱鬧都市之電車。此種大車之車輪，為鐵圈木心配合而成，輪之寬幅甚狹，駛行時，最易陷入土中，軋成溝道，馬路因之受害不淺。近來市內重建馬路興工，縣公署已有禁止大車入市之明令。

(二)市內之交通

(a)街衢　市內街衢，於上文已有論到。惟只偏重於新市街方面，對於舊市街則多忽略。舊市街屬中國官廳管轄，路政之腐敗，甲於各地。若以「無風三尺土，有雨一街泥」之形容詞加之安東，則更為用得其所。此等市街，實等於爛泥坑。祇將爛土路為鋪平，則謂之曰馬路。故雨時成為泥湯，晴時經烈日之曝炙，分成細末。風來也，則四處飛揚，而全市盡罩在黃紗障裏矣。市內之交通，全賴街衢之修整，此人所共知也。故安東縣負責官員於前六年，曾作修理馬路之提議，經過幾度之波折，始克興工。此所謂修理馬路者實重建也。前有之舊馬路，完全失其效用。故重建之費用，為數甚巨。安東雖興旺富庶，若無相當籌款之法。所需費用亦不易坐得。經官廳聯合商會及銀行界會議，會議結果為先由東邊實業銀行發行

市政募債券，政府則從旁幫忙，使市內各商店鋪戶平均攤勻，興工時，再由商會所抽得之稅捐抽出一部分，予以資助。復設市政公所，負監督指導之責，修理之法，乃依舊有路線，加以碎石，摻以沙泥，用壓路機軋平之。路之兩旁則築溝渠，於其下復修水管，以便市內之污穢，可由此流入江中，隨江流分散。修築之原料，以石爲大宗。可幸在市之北，有平頂山一，公產也。山上多石，故所用碎石，可賴此山之供給。築路之工人，則分兩種：其需技術技能者，如砌石，按水管，壓路等，皆由市政所召雇之工人建築之。其工資每日自小銀元四毛至八毛或一元不等。其餘不需技術技能之工作，如抬土抬石，掘坑鋪路石等，則由警察廳選犯罪較輕之壯年罪犯，沿路工作。成群結隊，足縛鐵鍊，但在警察監視之下，故不能私逃。自民國十三年起，開始興工。以市街之重要，定動工之先後，至今竣工者有前後聚寶街，中富街，財神廟街，廣濟街，興隆街後半段等六街。去年暑假，余至安東，見正修理由市內通海關碼頭之官電街。此街實爲市內運輸之最要路線。市內一切貨物之欲經海關查驗而出口者，及其他入口之貨物，此爲其必經之路也。舊有馬路，雖不如古代遺城之街道之狹窄，然亦非寬闊，常有二車不能並行者，且又有街頭寬，街尾窄者，故在修築新路中，開闢街幅及劃一街幅，實爲不可忽略之事也。市政所對於此亦甚注意，曾有諭令指定在某地段內之臨街房屋，若遇折段或重建時須向後縮入三尺至五尺。現下竣工之馬路，平均街幅，連兩旁之行人

道，其寬三丈餘或四丈，其情形視各地段之情形與夫馬路之形式而定。及馬路修成後，其應法營之事，爲改良市內交通器具，此容後節論之。

(b)器具　交通器具，載乘客者有馬車與洋車(當地人稱之曰小車)，汽車則屬罕見，載貨運物者有平車及小車。考此數種車輛之車輪，除洋車爲橡皮輪外，餘皆爲鐵圈之細狹木輪，駛行路上，最易壓成溝道，馬路因此受害不淺，故余在上節之末謂欲求市內馬路整齊，必須改良交通器具。改良法甚多，其最簡單容易者，當以限定載重與規定標準車輪寬幅。車價並不十分高昂，普通乘四人之敞篷馬車每輛行十華里，需車資當地通用小銀行二元左右，洋車則較比案價稍貴。平車則視其載重及所經過地段之形勢而異其車價。市當局對於市內車輛之監督，有一事應爲之記載，則於每歲春秋兩季，當局對市內車輛有一度之大檢驗。屆時於元寶山下之大廣場，羅列車輛，經當局特派官員一一驗查，視是否納捐，是否尚須修理或須停止使用等。此舉動，余只在安東見之。

郵電機關爲市內交通所不可缺乏之要具也。安東市內之郵電機關有中日之分。中國之機關，除郵政局差强人意外，其餘如電報局，電燈公司等，皆不堪聞問。日本方面，則慘淡經營，更於中國地界內設信筒電桿，大有侵略之野心。至於自來水之供給，中國更無暇顧及，此乃市政問題，在此無庸論及。

（叁）安東縣之出產及工商業

（甲）出產　安東縣出產，當以荳餅木材及絲爲大宗。全縣之收入實賴於此。荳餅之原料爲黃荳，多由內地及附近鄰縣採集而來，每年之消浴在數十萬石。經製成荳餅後，運往他埠，或作肥料，或作食料。木材則來自長白山，順鴨綠江流下，由木商收集，販與製材商，鋸成板片或灰條，然後發往他處。絲業則在當地紡績竣事，然後運赴各地。內地之小土產物，則有岫巖製作品及撫順之石炭製作品。離安東西北六十里處，產蠟石，土人用以製成花瓶，茶器，煙斗，文房四寶等，甚爲雅觀。以撫順煤炭所製成之花瓶，筆筒，偶像，煙盒等，亦甚足供玩賞。其他如絹紬，翡翠製作品，荷荷藤製之手杖及六神丸等亦爲著名之土產物也。

（乙）工業　安東縣之工業，實較商業發達。因水運交通不便，商業遂至無形受制，而該地爲天然之沃土，出產獨富，復兼收鴨綠江之水利，故工業十分發達。考縣內之工業，可分爲下列數種：

（一）製材廠　則將原木用機械鋸成木板之工廠也。全縣計廿餘家，其中祇有一家爲中國商人開辦，曰豐興製材廠，其餘皆屬之日人。其中規模最大者。首推日本之大倉組製材廠。該廠出品佔全縣之十分之七。我國之豐興製材廠，資本甚少，且陷於孤立，不易與人競爭

。近來全縣製材事業完全爲日人所壟斷矣。此製材廠所雇工人多寡不等，而其主要者，不外下數類：

(a)機器師　管理廠內機器；

(b)管理師　開閉蒸汽（全縣工廠多用蒸汽）；

(c)銼鋸師　管理銼銳及修理鋸片；

(d)鋸工　管理鋸木成板之事；

(e)小工　管理苦工。

（二）荳餅油房　縣內之荳餅油房亦不下十餘家，但爲中國商家，實足慶幸也。荳餅係將黃豆壓成圓形之餅，每塊約重六十斤。可作肥料及喂牲口之用。荳油爲其副，因黃豆經重力之壓榨，所含脂油，自可提鍊。此種工業，非應用重大壓力，不易將黃豆壓成餅塊，故縣內之荳餅油房俱設蒸汽機。

（三）絲房　安東產絲雖多，其質則不若江浙所產之精良。因養蠶之法不同也。安東之蠶爲山蠶，大如人之手指，孵化後，即放之桑林間，任其自由採食及作繭，故所吐絲粗而黃。江浙者爲家蠶，故產絲白而細。全縣業此業之資本較大者有二十三四家，吐絲季後常日夜開工，紡績成綫發往他埠。

（四）火柴公司　全縣僅有火柴公司一家，則丹華火柴公司也，天津總行設分工廠於安東，因採木便利故也。該工廠祇做鋸火柴桿及火柴盒之工作。工作完竣，則運往天津，此爲該公司之私業，全與縣經濟不發生多大影響。

（五）窰業　八道溝一帶之工業，以窰業最盛。該處多山，出花石。土人多於山坡，建火窰，燒煉石灰及磚瓦，並掘發石塊，以應市內建築之用。製煉之法，仍墨守舊章，毫無改良。

（六）染房　染房亦爲舊式工業之一種，染術雖不高明，而染房佈滿全縣。

（七）胰子廠　中華製胰廠爲中國人經營之胰子廠，每年出品，不在少數。積十餘年研究之心得，所造肥皂日見進步，若不爲資本所限，前途遠大，未可限量也。

（丙）商業　安東商業全賴工業興盛爲之支持，故只在不進不退之地位；比較而言，夏秋二季勝於冬春，因當夏秋之時，上江木筏隨流放下，上江之木肥（伐木之工人及商人），亦隨其木筏而下。此輩雖操苦役，然多富翁。及至安東，則盡力揮霍，以消在上江所受之苦勞；安東之商業，遂因之而提高。及冬春之時，又須返上江，作伐木之工，安東商業則專賴市民之支持，故營業大不如前，市面亦頓形蕭條，其商業之種類，約如下：

（一）綢緞莊　安東商業之最興盛者，首推綢緞莊，推其故不外因市民時與外人接觸；

漸染奢侈風，對於衣飾，更極力模倣，以致市內十餘間之大綢緞莊內，日日顧客盈門，生意興隆。

（二）靴鞋莊　靴鞋莊猶綢緞莊，俱為迎合市民心理之商業也。全市內之靴鞋莊，可四五十家。

（三）糧棧　糧棧供給民食之重要商業也。市內糧棧之大宗買賣，以黃荳為主，其次如秫米，小麥，包米麪，麪粉，大米等亦不在少數。

（四）錢莊　錢莊在安東金融界，佔有一部分之勢力，其主要營業為兌換銀兩，劃匯欵項及代存代放，此等錢莊與內地及山東省各府縣，皆有聯絡。市內之居民，多來自山東及內地，故年中所獲餘利，俱由錢莊匯回家中，此種營業，年中獲利，以營業之大小比較言之，則有過於大規模之銀行。其故於除作銀行之存放匯兌之有利營業外，復可由小本兌換得利：一刹那之錢價漲落，則可坐獲漁利矣。

（五）銀行　安東市內之銀行共有七家。在舊市街內有中國銀行；東三省官銀號，東邊實業銀行，華勝銀號及安東地方儲畜會；在新市街內有朝鮮銀行及正金銀行。照市內商業情形觀之，東邊實業銀行之營業最巨，因其為當地人所設立，且諳當地情形，故商人多喜就之。中國銀行及東三省官銀號之營業，多重於官家方面。華勝銀號及安東地方儲蓄會屬小規模

者也。朝鮮銀行及正金銀行爲日本金融機關，市內一切日金帳目及交易，俱由二銀行經過。

（六）漁業　安東在鴨綠右岸，去海亦不遠，故漁業甚盛。大蝦及黃花魚爲海產之最大宗者。普通每小銀元一毛可買大蝦四隻，黃花魚二斤。

（七）雜貨舖　雜貨舖皆屬小本營業，專售日常用品，全縣之內，無處無之。其中多有兼售切麵及饅頭者。

余去年暑假至安東，據調查結果，得悉安東之工商業，殊不如以前。木材較去歲少五百張木筏，黃荳較去歲少二萬餘石；大小商店之倒閉者百餘家。推其原因，不外如次：

（一）鴨綠江水每隔二三年，必泛濫一次，市內所受損失，爲數至鉅。未及恢復，以致精疲力盡，不易支持。對於防禦江水爲禍之事，市民曾有築堤之舉，但所用工程師不良，不悉江水之潮流形勢，祇一味堆土爲堤，沿江岸築成。及江水暴漲，來勢猛烈，冲破土堤，須臾間全縣盡成澤國。且江水入市後，水勢變緩，四圍有高堤擱阻，更較無堤時不易流出。此種工程師，有害公益，本應懲以法律；但背後有某有權有勢之官員，爲之作後援，故公民敢怒而不敢言。

（二）安東人口太少，不能有過雜之工商業。前十年間，安東之工商業，盛極一時，乘機而起，大有民九滬上之交易所之勃興然。孰知安東人口太少（消費者），以致供過於求；

於是營業一落千丈，各商店紛紛倒閉矣。

（四）餘論

在餘論中，余欲提出二事以告讀者：

（甲）安東縣民生狀況　民食以秫米及包米麵（即棒子麵）為主。市內商店間有食大米及麵粉者，但不常見。菜食則以菜蔬及猪肉為多。郊外之農屋，多用磚石及茅草建成。市內之房屋，則多高樓大廈，極輝煌燦爛之能事。

（乙）縣中所用貨幣至雜，普通通行者有小銀元金票二種，奉票近已拒絕使用矣。大洋則用於外埠貿易。小銀元則雙龍之雙毫銀幣，平時約十一毛左右可換大洋一元，金票則日本鈔票，物價多定二價；一為小銀元，一為日金，故中日交易時，遂發生「你們錢（日金價），我們錢（小銀元價）」之笑柄。

其餘如縣內烟館娼寮之多及三不管與城隍廟後一帶之罪惡區，屬社會問題，在此篇則不述矣。

本誌民國十七年第二期目錄

一，片馬考……白眉初（一六一—一八二）
二，嵩洛遊記（稿）……許同莘（一八三—一九六）
三，俄國第一次通使中國記……張星烺（一九七—二一六）
四，蘇萊曼東遊記（稿）……劉復譯（二一七—二三八）
五，蘇聯的領土和人口……鄒繼璞譯（二三九—二四八）
六，亞洲腹部之地理及其在歷史上之影響……孫守先譯（二四九—二八〇）
七，安得思蒙古考古記……李齊春（二八一—三〇二）
八，斯文赫定穿行亞洲述要……翁崇岐（三〇三—三一六）
九，會務紀實……（三一七—三二二）
甲，十二月九日臨時會記略
乙，款項報告
丙，斯文赫定博士加本會名譽會員
丁，鳴謝

蘇萊曼東遊記（續）

劉復譯

〔第二卷〕

關於中國和印度的消息

阿蒲賽特阿爾哈珊 Abu Zayd Al-Hasan，是西拉夫 Siraf 地方人，他這樣說：——

我細心讀過了這一部書，那是說，這部書的第一卷；我是被任為細心查考而且增補這部書〔的人，〕凡是我所知道的（舊譯作「凡是我從舊本中所看不到的」）關於同一題目的事，有如海裏的事情，以及海國諸王，和海岸上的種種特別情形（舊譯作「有如航海中的意外的事情，以及海國諸王，並且他們種種特別情形」），〔頁六十一〕諸凡我所知道，而為原書所沒有的，〔都得增補進去〕。（舊譯此下不分節）

我斷定第一卷書是回歷二三七年（公歷八五一年）所寫。在那一時期之中，常有多數的伊拉克 Irak 的商人，〔是波斯灣〕取海道向〔中國和印度〕兩國去。（舊譯作「在那一時期之中，海裏的種種事情是大家都知道的，因為有多數的伊拉克的商人，常取海道向各海國中去」）所以，我斷定第一卷書中所說一切，都是真實不虛；只有關於中國人把食物供獻給死者那一點，〔是錯的。原書說：〕要是人家在晚上把食物放在死人的近旁，到明天不見了，那就可以算是死人來吃去了。我們也曾聽人說過〔中國的死人有〕這樣〔的特別機能，而且相信著；〕直到有一天，有人從中國來了，

「我們以上」他的話總是可靠的了。我們把這件事問他，他說那是假的；他歸結是這麼說：「在這件事上，人家所說的全是沒有根據的。這猶爲崇奉偶像的人，自以爲偶像能和他們說話，其實是假的」。

（頁六十二）　自從第一卷書寫成之後，已有許多事情改變了，尤其是在中國。因爲發生了種種的事故，已把中國（與阿剌伯間）的海洋關係割絕，已把這（小）國毀壞，已消滅了（它的）法律，已搗碎了（它的）威權。我願意，若然能使阿拉喜悅的話，把我所能搜集到的（出譯作「把我在書上所說到的」）關於這一回亂事的消息敘述出來，而且指出它的原因來（出譯無此句）。

在中國搗亂秩序與正理，而且使（中國與）（波斯海灣的）西拉夫埠間的海洋關係斷絕的原因，是由於中國發見一個叛賊，他是屬於皇族之中的，他的名字叫作黃巢。他起始時所用的是僞計與慈惠，後來就從事於武裝的攻擊，使（人物與財產）都受到損害。他先把他近旁的官員們都毀了，後來他的勢力日見增進，他的接濟也日見廣大了。（出譯作「這個人起初時所用的是矯詐的行爲和沒有紀律，後來就用武力去威嚇別人；漸漸的有許多立志不良的人都到他身旁去了。他的聲名也增進了，他的接濟也弘大了，他的野心就飛揚起來了」）　他把他的預備工作完成以後，就向淡府 Hanfu（即廣州）進發，這是中國的一個城，是阿剌伯商人的匯集處。（出譯作「在被他所攻打的各城之中，有一個叫淡府，是阿剌伯商人的匯集處」）（頁六十三）從淡府到海，就步行說，還有幾天的路程；

其城建於一條沒水的大河的旁邊。（吉譯此下別爲一節）淡府人不願意黃巢進城，黃巢就把城池圍困起來；圍困的時間很久；其年乃回歷二六四（即公歷八七八年）也。後來城破了，城裏的居民悉被殺害。據熟悉這件事（吉譯作「熟悉中國情形」）的人說，當時在城裏做買賣而被殺死的回教徒，猶太教徒，耶教徒，馬士德教徒（Mazdeans），共有十二萬人，中國人還不算在內。此四種教徒的數目之所以能於確定，是因爲中國政府對於外國人要按口徵稅的原故。黃巢把桑樹（吉譯作「把城裏的桑樹」）和別種樹一起砍去。我們所以要把這桑樹特別說出，爲的是中國人（頁六十四）用桑樹的葉子喂蠶，直喂到它自己藏入繭子的時候爲止。桑樹既已砍去，中國對外的尤其是對阿剌伯的，絲綢出口事業，就跟着完了。

黃巢毀壞了淡府以後，繼續着把所有的城一個一個的毀壞。中國王就匆匆忙忙的逃走，當黃巢進過京城的時候。（吉譯作「中國皇帝的力量不夠抵禦他，他後來竟進到京城了」）這京城的名字叫作戶姆丹 Humdan（即西安）。中國王從戶姆丹逃到與西藏相近處的一個城，叫做馬都 Madu，就在那里住下。

亂事繼續着，（吉譯作「亂黨的命運維持了相當的時候」）亂黨的勢力日見擴大。黃巢的意志，和他所預定的計劃，是要毀壞各城，而且屠殺城中的百姓，因爲他自己並不是王族中人，而他又很熱烈的要攫取權力。（吉譯作「因爲他自己不是王族中人，他不能希望把所有的權力都匯合到他手裏」）後

來他的計劃居然實現了：他做了中國的主，直到現在我們寫這部書的時候（公歷九一六。）（雷譯作「他的計劃的一部分居然實行了，因為直到現在，我們和中國的交通還斷絕着」譯者按：雷譯與次節矛盾，似宜從雷譯，否則原書當非阿附哈那一人所作，次節乃後人增補」。）

黃巢雖持有他的威權，直到後來中國王送信給（頁六十五）住在土耳其邦裏的托古司與古司 Togus-Oguz 王的那一天。中國為托古司與古司是鄰國，兩國的王族是有連結的。中國王派遣欽差去求托古司與古司王來解除叛亂，托古司與古司王就派他的兒子來打黃巢，帶領了一枝大兵（據馬司烏提 Masudi 說，共有騎兵步兵四十萬人），軍械軍需都有。經過了長時期的戰爭與猛烈的衝鬥，黃巢就消滅（雷譯作「打敗」）了。有人說他是殺死的，也有人說他是病死的。（雷譯此下別分一節）於是中國王回到了他的名叫戶姆丹的京城裏。「可是，」這地方已經毀壞了；國王已經沒有什麼權力了；錢也沒有了；他的將領軍官和最好的兵，也都死了。而且，各省都有「叛亂的人」（雷譯作「非法之徒」）把經手收到的錢，完全扣下，並不把應行交出的一部分交給國王。中國王鑑於自已沒有權力，對於這些叛徒，只要能表示服從（頁六十六）而給與慰藉之詞，就一律赦免其罪，並不追查那一筆錢，也不要他們「當真」承認他的霸權。（雷譯作「其他與實固有的特權，也置之不問」）。（雷譯此下別為一節）這時候的中國，就像（波斯的）的基司拉 Kisra（即哥斯羅 Chosroes）時代一樣，（雷譯作「就像從前的波斯一樣」）其時亞歷

山大把達里阿 Darius 害死了，波斯就給他部下的將軍們瓜分了。〔中國各省的強官，〕都互相勾結，以達〔其僭竊的〕目的，並不取國王的同意，也不聽他的命令。要是其中有一個特別强大了，把別一個弱小的打敗了，他就可以佔據土地，毀壞一切。（〔雷譯作「使全境之內不留存一些活着的東西」〕）而且把所有的百姓都吃了。因爲，按照中國的法律，人肉是可以吃的，而且是市面上公賣的。同時中國人以脅迫到中國去做買賣的（外國）商人爲能事。（雷譯作「戰勝者不但虐待到中國去做買賣的商人」）對於阿剌伯的那窩打 Nahoda（船東）和船主而設的種種虐政，（頁六十七）都達到了最高點，超過了一切〔我們可以理想得到的〕界限。（雷譯作「不久，中國人不再管阿剌伯的船東的事了，各商業建築物的主人，也變做了被不合正理的託辭所攻擊的箭靶子」）做商人的應當納非法的稅，錢財被人劫奪，自身受到特設的强暴的待遇。（雷譯作「他們的錢財被劫奪，他們受到反於已往的待遇」。）在這種情形之下，阿拉——願他的名字受人頌揚——就把中國人的福佑完全奪去了。海裏的航行已變做了不可能。而且，這管理我們一切舉動者——願他名字受福！……的全能，已使這種災害「的消息傳」到了西拉夫和奧曼 Oman 的引港人和搢客。（待續）

亞洲腹部之地理及其在歷史上之影響（續）

孫宕越譯

（本文係接續上次之而坦因氏講稿，刊於英國皇家地學會地學雜誌第六十五卷六期。）

設吾人欲知中國人起意征服天然困難以求通過此廣大沙磧之故，吾人必須牢記：中國商業交通及政治之向西發展，塔里木河盆地實係安全路線，且具有特殊之重要與便利也。余之一九〇七年及一九一四年兩次冬季考查，使余尋得武帝經營西域所用之路綫，蓋皆在沙石掩埋，鹵澤不毛之可怖的區域中。關於此路綫之詳細證據及古代沿路之天然形勢，余必須引述「塞徼印度」(Serindia) 一書及余行將付印之第三次中亞探檢末次報告。今僅將歷次考查所得足資吾人回憶此路之有地理上的興趣者，撮要述之。

今請自中國之甘肅西北部講起。吾人由以上敍述，已知黑水與疏勒河盆地之情形，其地為南山北麓之半山地帶，天然形成向西之長廊，既易通行，復便防守。南山融雪供與充分水漿，故直至肅州，沿途水草足資任何大隊商務或軍事上人畜之需。自肅州前行以抵燉煌，古道所經，亦若今之通達新疆大道；綠洲相望，率皆位疏勒河左岸。河之北，北山戈壁，砂石瀰漫，直迄天山東端，磽瘠特甚。惟自古迄今，小團體人衆，並非絕對不能通過該地；是故武帝沿河築長城以遏匈奴南侵，實為必要也。沿疏勒河北岸，直至萬山子 (Wanshantz) 山麓下之河叉，然後遵河之南岸以向燉煌，余曾尋得古長城之遺址焉。

疏勒河一帶之綠洲，雖經多次蹂躪（包括最末次東干之亂—回亂—大蹂躪），但仍不失爲一中等供給地。此地誠天賦中國據以向塔里木盆地發展之區，亦古今西道上唯一可耕之處也。離此西行約三百哩，道路皆穿「眞沙漠」而行，直至今日已涸之庫魯達爾雅河三角洲，始克見昔日可以居人之所。由燉煌以西至疏勒河尾閭淺處，皆係不毛之地。僅沿疏勒河兩岸，及其附近在夏間因河水氾濫所瀦成之連續不斷的沼澤，有蔵葦與他種沙漠植物生長。

此地雖如此荒涼，然余之考古工作，即在是間得到明顯澈底之確據，證明中國自關此道後，確曾籌備一種有系統的組織，以通塔里木河盆地也。余前已言及，吾人由中史記述，知中國在第二次征大宛成功後（西元前一〇二至一〇一年），自燉煌西達鹽澤，沿途分設亭障以資守衛。武帝長城西展之用意在此。關於長城西段，余之考古工作，使余發見其遺蹟，仍屬連續不斷且多有保存十分完美者。

此地自長城建築以來，因氣候亢燥異常，致沿廢址附近，時能發見多許耶穌紀元前後兩世紀之饒有興味的人類遺物。在余於成堡廢墟所掘出之數百件華文簡牘中，經久以勤苦著聞不可比埒之大學者沙宛尼先生（Chavannes）考釋結果，知其中之多數具有準確年代者，皆係紀元前第一世紀初年之物；其最晚者，亦不後於紀元後第二世紀中葉因政局變動而放棄此長城之時也。此大部分之記載物，不僅書之於木，且多書之於帛，更有數件書於最古老之紙，皆

發現於坟沒堆中：是蓋替中文牘處所時時投出者。此種物件之保存，往往僅有數吋砂土掩護其上，益證漢中氣候，其乾燥情形，二千年前亦與今日相若也。

沿長城之亭障殘址，井然以列，因地勢而變通，相距一二哩不等。此等殘蹟所與吾人之明證，由地理家眼光觀之，亦係具有同等興味者。城垣通體皆係柴草與泥沙相疊而成。此法頗適於抵抗該地之自然破壞力：因風化作用，日漸月浸，進行雖緩，然無已時也。此外，是法對於在缺乏材料及距離遙遠中並水澤而亦缺乏之地帶上，加速建造，亦爲唯一可行之策。風向多自東北吹來，勢猛且久；惟在與風向不行之數段城垣，則仍屹立未壞，且多有高至十呎以上者。由其所用之材料（顯然具有易於毀壞性）觀之，此城之保存，可以確證自兩千年前此城初造時起，其地氣候即已極端乾燥矣。

至此處，余可乘機講明一事：即築城所用富於固結牆壁作用之柴草是也。此種柴草多係蘆葦，沿疏勒河之低下處，隨處皆可得之。惟有數段係用沙漠灌木或白楊枝柯以代蘆葦：吾人由此可知城牆經過諸處，此種沙漠植物之重要矣。努力節省精力，實時時足以表現中國方法之特點；而中國人能運用智力以利用土產，是亦一明證也。

現在又有一種觀察不容忽過，即素與中亞氣候改變發生相提並論關係之「收濕作用」(desication)是也。長城遺址，自燉煌以西，除有數處不能通過之湖沼，使設計者不得不因地勢而

節省建築工力外，大體係一線相連者。此種方法恰似羅馬國防長城之建築，即亭障相屬之邊牆，時間以「濕界」(Wet border)也．現在燉煌附近之牆基，凡靠近小湖沼之處，遺址尚可蹤尋，數呎之內，即接水面。此頗足表明該處水量，自武帝築城以還，並無劇烈之改變也。

由此地得到之古物，對於戍守此處邊城軍隊組織之記載，今不克詳述(軍隊大部均係罪徒)；至若軍隊給養及轉運方法，與夫烽墩信號等事，亦不能敘述。但苟一觀此龐大堅實長垣之後，頗有足使吾人注意者，蓋不遠即為駝隊通路，亦即昔日通商之孔道也。所有各戍壘及各營盤所在地，以地形學眼光觀之，在在足以辨明係中國風味。此段長城止於疏勒河尾閭所洩之沼澤；古時武帝之軍事工程師利用此天然防線，實足充分表現其憑藉地利以達軍事目的之計畫也．

疏勒河以西，古道方向，由現時通羅布淖爾大道上之兩座烽墩及其地之形勢可以看出。此點證明巴什陶拉哥 (Besh Toghrar) 沙原係惟一西進之道；道北為滴水皆無之庫魯克塔格嶺，南即庫穆塔格 (Kum Tagh) 之沙山也。其地顯然無須築城為之保障，因自然界本身，業已為此路線設就不能穿越之沙漠，以遏侵掠寇鈔也。惟此處顯然遇一疑難問題，即中國人何以違反其節省精力之傳統的目的，不惜犧牲重大財力，而必將此防護之長城及亭障築至燉煌綠洲以西是也。

此題答案頗爲明顯，惟吾人必先將以北之地加以注意。距燉煌約二百哩，在[illegible]庫爾雷克塔格(Quruq Tagh)山下，有哈密綠洲。此重要生產區域，誠爲甘肅通東土耳其斯坦之津梁，今日兩地經商大道實乃過此。但自中國威力第一次伸入中亞之時起，約二百年間，哈密均在匈奴之手；彼等盤據巴里坤附近，每越庫爾雷克塔格北麓諸地而進佔水草豐美之牧場。匈奴留據西北邊陲一日，中國即一日不能安全越北山戈壁以向天山。設不對哈密謀一抵抗之根據地，中國即不能遏阻匈奴結夥越北山以寇掠燉煌及疏勒河尾梢；因北山中部有少量水澤可供少數人畜之需，而疏勒河沿岸，此等寇盜尤易啸集爲患也。因此，遂激起武帝中亞政策執行者延展長城西至疏勒河尾梢焉。

中國開此古道以通塔里木盆地，所受之困難實爲艱鉅。是種困難，在庫魯達爾雅之古三角洲上，似完全不能勝過，因達到樓蘭，中間必經已涸之鹽澤也。惟中國人無時不欲甯征服自然界之任何危難，而不欲與野蠻仇敵鬥爭——蓋匈奴皆係預備犧牲自身性命以危他人者。即此一種原因，吾人即可知此古道所以通過不易通行地帶之故矣。

在蹤尋此古道之幹綫時，吾人須借助於漢書及其他兩種後成之中文史籍。其中所載證據，皆可供各段路綫之參考。惟最後之準確結論，則在余第三次中亞探檢之測量及發現後，始克得到。此種結論，余已在拙著「塞爾印度」一書示其綱領；並在「亞洲腹部」書中之一部討

論其證據；後者卽余行將發表之詳細報告也。此帶地形大概，已載余所印行五十萬分之一的中亞測量地圖關於羅布沙漠之二十九，三十，三十二，三十五，諸頁中。以上印刷物，余可詳細引用之。

約在一百四十哩以上之距離，古道方向，大致皆係視地形而改易者。自長城極西之點起，此路首沿沙漠低地而行，適介於童山濯濯之庫魯克塔格嶺與庫穆塔格嶺之間，余已言及，此段低地包有海灣形之羅布涸海極東之處。此處可由其谷口之休憩處而名之曰巴什陶拉哥谷地。穿巴什陶拉哥之道，馬哥孛羅曾經行之。經數百年之廢棄，近年始復間有旅途其間者。過巴什陶拉哥，路綫皆係沿歷大之鹽層涸海南岸者。

爲達到巴什陶拉哥起見，此路自古迄今，均必經疏勒河昔日歸宿地帶，該處乃饒奇詭之層疊地也。多條流蕩沙丘，直達此間。致有「三龍峽」或「三沙嶺」之名稱，此卽昔日中文記程書籍中（魏略）所謂樓蘭道上第一站也。巴什陶拉哥以二井著稱，水味不甚鹹苦，較他井爲優，古代路綫至此分歧，現尚有駝隊，間或由之以向羅布，且繼續沿此漸寬廣之羅布海灣北邊而行。在史前，海岸綫及大塊鹽層間，時有長條地帶，被以稀薄流沙及稀散之沙漠植物。鹽層殊堅實，然有數處仍爲沼澤，此足證明鹽層地帶昔日實伸入此灣也。如是吾入可以推想，自巴什陶拉哥西行約八十哩距離，取道魏略所謂之「中道」，現時仍能於數處得到非全不

可飲之水，及少量蘆葦灌木以飼牲畜。

自敵煌輸送給養及大批軍隊以越砂磧，其困難可以想見，惟較之往樓蘭道上所遇之可怖的障阻，則尙有霄壤之別也。巴什陶拉哥以西雖無可飲之水，但尙有植物可以尋到，沿途十六哩中，山脈屛蔽，漸沒入廣漠之堅硬鹽層中。其地空曠平夷，有如大海，地面開展，約百八十餘度。大道所傍之鹽層大澗，漸沒於羅布涸海之極東部分，自此西行，路之直徑約在百哩左右，昔日中國旅客多遵之以至樓蘭；今若沿羅布北邊，尋蹤此道，殆不可能矣。其前面不可踰越之鹽層地帶，亦無地界標幟以便旅客遵循。中國古代記述，亦未載其方位驛站及里數多寡；惟關於此段路程之可怖情形，則言之頗詳耳。

穿過羅布之嘗試，僅有取道樓蘭，較爲安全。當余第三次探檢歸來，關於一九一四年冬季考査結果，由所得到之考古學上的發現及時運之助，使余如何方能尋得此經過荒野亢燥之古道，在余初次報告中曾論及之（見地學雜誌—英國皇家地學會—一九一六年八月至九月號）。此事或不得不再爲簡單敘述，以爲解釋該處自然界情形及久已絕跡的生物之線索。

一九〇六年，余曾在此地之廢墟考査；是種廢墟，係斯文赫定博士在已涸之麻爾達尼雅三角洲上所發現者。余得到充分考古學上證據，證明此帶古驛，直至西元後三世紀時，仍在中國統治之下。由所發現之文件考之，其地在樓蘭境內，實爲羅布敵煌間之津梁。一九一四年

二月之測量發掘結果，使余得到更饒興趣之發現，以尋跡樓蘭故址之城郭。自水草絕跡後，因劇烈風化作用，致將其地蝕成屑壘及溝渠狀，而昔日之巨大壁壘，則消滅殆盡。余以特殊重要工作，曾至距可飲水泉約廿哩之處從事考查，由其連續不斷之遺蹟，得知向中國古道，係沿樓蘭最近處向東北進行，可斷言也。

廢墟中有一墓，距此屑壘狀地約四哩。急爲開掘，見墓中瑣碎明器，係經人敬謹收葬，在樓蘭未棄前所埋者。由所掘得之彩素絹紵觀之，足證精美且饒藝術價值之中國絲織品，係遵此道越樓蘭而西也。此外尚有連帶證明者，即此窀穸，原係當中國最初向塔里木發展時期所葬者。繼以風化剝蝕，漸形暴露，在未完全毀滅之前，又經人收集掩埋者。

是種在耶穌降生前之中國紡織品遺物，頗具特殊興味，因其恰被保存於古代絲品貿易之途中也。對於研究古代東西關係，此事亦具有同等重要。因在所有紡織物中，常攙有多數精心製成之毛製雜毯，且皆帶希臘色彩者。無論此種紡織品係屬土產，抑係自中亞以西輸入者，對此古道在數百年中曾爲文化交互影響之衝途，吾人已得明顯證據矣。

更東北行十二哩，不久即越已涸之庫魯達爾雅河床：沿河野楊檉柳，枯幹峙立，蓋槁已數百年矣。嗣是遂至一綫以牆垣之軍壘廢墟，蓋爲昔日來自燉煌道上之腰站。牆垣係蘆柴黏土重疊而成者，與燉煌以西之長城相同；是以其建築年代，當亦在中國第一次向塔里木盆地發

歷時無疑也。兩千年來，自然界之破壞力量，尙未將古壁完全摧毀。其中有具有年月之中國簡牘，因牆垣之覆遮，得以保存，與在樓蘭舊址所發現之物相似，均係西元後第三世紀末葉在此道未放棄以前之物也。惟堡壘之中，因風化作用，蝕成深穴，破壞已不堪言狀。

最足爲吾人賞映者，即高仰屏營地位置之保存狀態，及自古以來因氣候異常乾燥而有其東北三哩處瞭望臺之遺留是也。吾人在其地發現多數塚墓，中有樓蘭人屍身；彼等蓋曾住於此強固戍堡者。其中有數屍身及明器葬品，保存十分完善；使余覺已置身於半牧半獵之民族中而與之晤對：彼等即漢書所言之樓蘭人也。彼等體格，與由余所收集人體測量材料證之，知其與今日塔里木河盆地居民，尙有血統關係也。在高仰屏營地帶之頂，目力所及之處，使余斷定吾人已近庫魯達爾雅河昔日水澤所被之極東部分。過此而東，鹽屑閃爍，一望無垠，蓋已涸海底也。

三、由此地陸續所發遺物之位置上推斷，余以爲古道方向似係伸向東北。此種方向，將引余等離出巴什陶拉哥谷地之古道，成一直角。是種對蹤尋路繼工作之考查，實足使人灰心也。再向前行，供人類生存之材料毫無，即水潭亦缺乏；故欲安全通過此種荒僻道路，預備周詳，允爲要務。此段道路，約需十日行程；此實前此數週間，艱苦備嘗之勇壯駱駝的耐久力之嚴重試驗也。以是爲恢復駱駝之體力起見，在庫魯克塔格嶺以北之阿爾提米失卜拉克 (Altmish

Bulan) 鹵泉處，必須縱之在窪地中大嚼大飲，充分休息數日。

自阿爾提米失卜拉克試行兩程，越鹽質掩覆之層疊地及小山之崎嶇道路，又至瞭望臺之近處。余頗幸運，在其地更發見多數遺物，得實際證明余之臆測結論，卽路綫起首部分係伸向東北者也。該處邊際時有少數枯萎植物，視其遺蹟，係一古時亭障，與敦煌以西長城上之堡壘相同，惟幾已完全風化矣。過此，遂無廢墟以導余等，因吾等此時已入有史以來直至今世完全無動植物生存之地帶矣。（待續）

中國地學會簡章

（一）宗旨　本會以聯合同志研究本國地學爲宗旨旁及世界各國不涉範圍以外之事

（二）會所　本會基址在北平後海北河沿十一號

（三）會期　本會會期分常會臨時會兩項

（甲）常會每月第一星期第三星期開會各會員均得陳述意見講演心得

（乙）臨時會遇會中要務或延請名人講演由會長隨時知照或先期登報通告

（四）會員　本會公推會長一人編輯部長一人編輯員若干人評議員若干人幹事部長一人會計員正副各一人書記員一人其中外名人能以資力圖書協助本會者均推爲名譽贊成員

（五）入會　凡有志研究地學者或由本會會員介紹或投函本會由會員認可者得入會

（六）會費　入會之始各納會費一元每年納常費二元

會員之義務　會員對於本會除已擔任本會職務者皆有調查報告之責任如關係重要或新有發明者由評議員公議酬以相當之酬報

（八）會員之利益　會員應得會中所刊布之報告雜誌一份本會不另取資

（九）退會　在會會員遇有左列情事者皆得退會

（一）妨害本會名譽經評議員之議決者

（二）過期不交會費屢催不應者

（三）本會員自願退會者

（十）經費　除會員會費外得捐補助費以供本會開銷

地學雜誌 民國十八年第一期

編輯兼發行者　中國地學會

印刷者　北美印刷局　北平地安門外大街路東　電話東局四一〇二號

總發行所　中國地學會

價目表

定價	每季	一冊大洋六角
	半年	貳冊大洋壹元貳角
	全年	四冊大洋二元四角
郵費	本國	每冊伍分
	日本南洋	每冊陸分
	其他各國	每冊壹角
廣告價目另有詳章函索即寄		
注意	郵票代洋按九五扣只限半分壹分貳分四分	